



哀情小說

歸

海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八角  
定價

# 通俗新尺牘

洋裝  
一冊

尺牘不能通俗卽難適用。此編就現今事實社會禮俗分十二類撰擬六百餘通文字以通俗爲主，然質而不俚，便於摹倣，亦可爲初高兩等小學生書信範本。

計其特色有七：

一、以人爲綱，以事爲目。

二、適合社會心理，灌輸國民常識。

三、淺顯明切，易於解釋。

四、每函均敍事實，不作套詞泛語。

五、每題分撰數篇，以類相從，措

詞各異，男女應用，均極便利。

六、於學界商界及一般社會通用者，分別詞意，各加符號，以便檢查。

七、精印小本，一厚冊，并附郵政寄費表及郵匯銀錢各種重要章程，以供旅行攜帶之用。

是編分類二十有八。凡四百十有六函稿，皆切合時用，擬事周詳，聯詞精當，不拘一格，各得其宜。

## 正訂 新撰普通尺牘

二冊 詳解一冊 五角

## 正訂 新撰商業尺牘

三冊 三角

是書文字平易雅潔，無艱深陋俗之弊，備載貿易情形，切合時用，將使商界中人，於肄習尺牘之餘，並能通曉商情。

## 正訂 新撰學生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是書分二十類，或敍陳事實，或研究學問，皆用學生口吻，一致一復用意，遣詞皆兩兩針鋒相對。附書札款式數則，凡擡頭稱謂封套格式，均詳細說明。

## 正訂 新撰女子尺牘

二冊 二角五分

現在女學大興，尺牘之用漸繁。此書就家庭親友三門擬爲書函一百六十餘首，文字力求淺顯，詞意不失女子身分，並附書信款式，以示模範。

序

不

如

歸  
序

小說之足以動人者。無若男女之情。所爲悲歡者。觀者亦幾隨  
 爲駕虛之談。顧其情況逼肖。旣閱猶若斤斤於心。或引以爲惜。且  
 六十種。其最悲者。則籲天錄。又次則茶花女。又次則是書矣。其云片岡中將似有  
 其人。卽浪子亦確有其事。顧以爲家庭之勸懲。其用意良也。且其中尙夾敍甲午  
 戰事甚詳。余譯旣若不勝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而質之海內君子者。威海  
 水師之燐。朝野之議。咸咎將帥之不用命。遂致於此。固也。乃未知軍港形勢。首恃  
 礦臺爲衛。而後港中之舟。始得其屏蔽。不爲敵人所襲。當渤海戰歸。卽燬其一二  
 舟。艦隊初未大損。乃敵軍夜襲岸軍。而礮臺之守者先潰。卽用我山臺之礮。下攻  
 港中。屯聚之舟。全軍陡出。不意然。猶力支以巨礮。仰擊自壞。其已失之臺。力爲  
 朝廷保有。舟師不爲不力。尋敵人以魚雷。冒死入港。碎其數舟。當時旣無快船。足  
 以捕捉。雷艇。又海軍應備之物。節節爲部議。抑勒不聽。備門戶旣失。孤軍無據。其

燭宜也。或乃又謂渤海之戰。師船望敵而遁。是又讐言。吾威林少谷都督戰死海上。人人見之。同時殉難者不可指數。文襄文肅所教育之人才。至是幾一空焉。余向欲著甲午海軍覆盆錄。未及竟其事。然海上之惡戰。吾厯厯知之。顧欲言而人亦莫信焉。今得是書。則出日本名士之手筆。其言鎮定二艦當敵。如鐵山松島旗艦死者。如積大戰竟日。而吾二艦卒獲全不燬於敵。此尙言其臨敵而逃乎。吾國史家好放言。旣勝敵矣。則必極言敵之醜。畏惠而吾軍之殺敵致果。凜若天人。用以爲快。所云下馬草露布者。吾又安知其露布中作何語耶。若文明之國。則不然。以觀戰者多防爲所譏。措語不能不出於紀實。旣紀實矣。則日本名士所云中國之二艦。如是能戰。則非決然遁逃可知矣。果當時因大敗之後。收其敗餘之殘卒。加以豢養。俾爲新卒之導。又廣設水師將弁學校。以教育英雋之士。水師卽未成軍。而後來之秀固。人人可爲水師將弁者也。須知不經敗衄。亦不知軍中所以致敗之道。知其所以致敗。而更革之。仍可自立於不敗。當時普與一二國大將皆累。

敗於拿破倫者。維其累敗亦習知拿破倫用兵之奧妙。避其所長。攻其所短。而拿破倫敗矣。果爲能國。卽敗亦復何傷。勾踐之於吳漢。高之於楚。非累敗而終收一勝之效耶。方今朝議。爭云立海軍矣。然未育人才。但議船礮。以不習戰之人。予以精礮堅艦。又何爲者。所願當事諸公。先培育人材。更積資爲購船製礮之用。未爲晚也。紓年已老。報國無日。故日爲叫旦之雞。冀吾同胞警醒。恒於小說序中。撫其胸臆。非敢妄肆喙呴。尙祈鑒我血誠。

光緒三十四年六月十日閩縣林紓序於望瀛樓

# 不如歸卷上

日本 德富健次郎原著  
鹽谷榮譯爲英文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 重譯

## 第一章 度密月

日本伊香保產溫泉之名區爲日人禊飲之地。地有逆旅曰千明。第三層樓中當黃昏時。一少婦開軒。面野景。年約十八。秀髮成丸。鬚已嫁矣。衣灰色繻。衣胸垂青絲之絡。容色娟白。而時顰。其眉顏亦清減。以外狀觀之中。溫裕而外。嫋娜也。其人不類抗冷之梅花。復非交春之櫻花。爲微風颺其餘片。但肖夏中黃昏時之月見。花娟媚。姿於林莽之間。此時少婦眼中所接者。但有日光足尾山。色斜陽射其峯。巔亂鴉。扇晚翅爲陽光所暴。閃閃作金色赤城之後。游雲兩片。宛約逐風而動。少婦倚窗正目注此雲片也。雲片大不盈抱。受日幻爲異采。向足尾山而飛。迨陽光垂沒。雲容漸歛。褪深絳爲淺紅。又漸變爲灰色。冉冉沒於暗中山峯。亦爲暮色所。

隱樓頭美人翠袖尙憑闌角未卽入也忽聞有老嫗作笑聲仍呼美人爲女郎覩而自責曰誤矣遂易稱曰夫人吾歸矣此樓心胡洞黑而不燈且浪子夫人又安在者浪子答曰吾在樓闌嫗曰外間風迅易中寒疾趣入此主人久尙未歸耶夫人披簾而入答曰吾乃弗審抵暮仍未歸來汝今以傭保趣之老嫗曰可遂捫索得取燈然之時逆旅侍婢登樓將書授老嫗嫗曰主人尙未歸書姑留此可也遂上此書與浪子浪子曰書爲吾父所寓吾乃不知武男何由霑滯於外遂發書則其父手迹老嫗曰此爲吾老主人書耶書中作何語老主人好調詆或書中亦多可笑語時侍婢傳書後卽轉屏風而下老嫗納市上所購物事皮之直近浪子之側言曰此間天氣惡乃不類東京浪子曰然此間山櫻桃五月始華足知地氣之寒汝前坐吾側老嫗鞠躬謝後始坐以目注浪子久爲意甚得言曰吾乃不意今日丸鬚之夫人卽爲老嫗懷中之乳嬰當時太夫人捐館夫人乃出吾背痛哭阿娘其憶之乎語時嫗淚滿其頰言曰夫人嫁之一日盛粧而出嫗曾言太夫人在

者見其嬌女嫁夫不其樂耶因以袖自拭其淚浪子垂頭以手近爐上而戒指中鑽光燦然照眼少頃老嫗引目見浪子卽陳謝曰夫人恕嫗嫗年耄言乃無檢嫗思失人失恃後爲後母所虐顧連以長勝筭矣此嫗之所不料而欣戚交迸者也顧自今以往得情郎而事當無憊意之時言次侍婢傳言男爵歸矣立時有二十餘之健少年西裝而入言曰憊矣卽門次去履而進嫗及浪子亦就門次迎男爵忽迴顧門外小僮言曰謝爾送我復卽童子手中取花一束授浪子曰置之瓶中夫人曰美哉花乎嫗曰是躑躅花豔極矣主人得從何許男爵曰花美吾明日將請夫人爲此花位置其高下令顏色相映發爲佳然吾當就浴矣遂下而入圍嫗曰吾觀主人精神遠出凡隸於水師者均如是夫人不答但點首微哂遂舉男爵之衣淨去其塵以口親之懸之移上逾數分鐘武男浴罷起步登樓入時言曰吾此浴適哉嫗曰主人出浴乃迅捷竣其事武男曰我爲男子烏能類婦人之細意浪子助其夫著和服踞席而坐武男以手自摩其頰其赤乃類蘋果之乍熟浪子

遂出書上武男。武男曰。是爲岳氏所寓。其中尙附一小牋。武男曰。此牋乃予汝者。武男讀來書。且言曰。吾岳尙清健。旣而曰。又譖謹矣。吾讀老人書。乃如聆其聲。遂笑而置其書。浪子讀父書時。則引首面老嫗曰。老主人命我傳語。汝當自攝。是間天氣惡。防舊疾發也。嫗鞠躬曰。老主人乃分神及我。至感至感。武男曰。吾飢矣。今日進兩餽飪。行乃經日而息。言次。視席上曰。是爲何魚。浪子曰。似爲亞漫魚。面老嫗曰。汝云然乎。嫗曰。然。魚乃不惡。武男食時甚甘。飯盡一器。令更盛之。嫗笑曰。主人果飢矣。武男曰。今日跋涉山水間。幾於日晡。風物殊佳。吾道中恨未挾浪子果。吾能詩者。詩且盈篋而歸。不令辜此風物。浪子曰。惜哉。武男笑曰。汝焉能行。今日攀藤附葛。上下石壁間。汝焉能行。果行者。亦將得金鷹勳章矣。尙有數處無路。自達垂鐵繩爲橋。人卽猱緣以上。余少隸水師學堂。升高騎危。日攀緣柂檣之上。故習。不爲險。汝雙足尙未履及東京之地。矧能此耶。浪子面頰言曰。吾在女校中亦習體操。久。武男曰。止。爾貴族女校中之體操。固足恃耶。吾昔曾觀於女校之中。見

衆女執聚頭之簪蹴蹈與風琴相和吾以爲跳舞耳旣乃知其爲體操也語已大笑浪子曰汝太惡作劇使人難堪武男曰我尙有餘言吾一日見山木女兒之側有垂髫女郎着粉梅顏色之裙方跳舞酣時乃不見有生客之睨其旁其人卽浪子也然則汝宜閉口矣浪子曰幸勿以質語傷人君曾識山木女公子耶武男曰山木爲府君門客至今尙往來無間言已謂浪子曰汝胡不再言浪子無言但曰汝更說之嫗曰新婚小偶胡至齟齬且以杯茗爲和解之

## 第二章 紗浪子

吾書所敍之少年卽川島武男爵也近新娶子爵片岡毅陸軍中將之長女片岡浪子爲妻武男新娶得婚假遂偕其新婦並嫗至伊香保度密月浪子生八年喪母至於母氏儀範亦依稀不可省記但覺母氏慈惠恩己甚摯尤憶彌留時執己小腕言曰孺子聽之若母將遠行矣汝年少長當尊事若父撫愛若妹駒子也浪子應聲而哭母曰我行汝亦時時憶我乎則以手拊摩浪子之髮今浪子旣嫁

雲鬟委縵當時。則髮初覆額耳。此言浪子誌之中心。乃匪日不思母氏之慈愛。遺年繼母入室。自繼母至而家政乃力反其前。轍浪子之母士族也。綽有門風持家清整。臧獲咸懷。繼母亦本之士族。顧少小游學於英倫。心醉歐風。幾成爲西產。則深以陳舊爲無當。一一變亂。故軌母來未久。浪子至欲覓亡母。遺規乃消滅如塵。不可尋迹。且繼母之對其父。直據已見。如發號令。父亦脫略者。則曰汝較我爲高。汝意云何者。改之可也。一日子爵及其書記生。與繼夫人同席而飲。子爵笑視書記曰。難波君我詔汝娶妻。幸勿覓取。有學問者。果得宿學之閨秀。將終身爲室人。所囁鄙。難波本善謹。今面夫人。無敢置對。則垂首自轉其酒杯而已。後此難波歸語其妻。謂己女勿使入高等學校。但於中小之學。窺涉大致足矣。浪子者。生小秉母教性。亦辯慧。每日老人出時。必親上冠杖。送父至於門外。蓋孺子之心。直類春初之弱草。迨春雪一降。遏不使挺。似枯矣。然日暖。雪融。草復萌生。浪子之遭母喪。直春雪遏草之時。果更煦以陽光者。則蓬蓬然翠綠盈眼。顧得繼母一臨。則長日。

不。如。歸。

上。卷。

西粧花露噴勃。浪子見而愕駭歎避。顧此特初見。而然果恩意隆洽者。即可依依其膝下。然繼母以學問自炫。初無顧覆之心。其視此八九歲之女嬰。竟責之以成。人。因是義立而情漓。浪子遂奄奄無有人氣。長日悲不自勝。浪子固愛亡母而繼母則雅不欲聞。卽駒子稚年繼母。視之尤峻。故浪子所最親者。但有老父及嫗與阿姨而已。顧是三者。雖屬親已之人。而嫗氏乃不常至。嫗又趨走之人。浪子偶與相親繼母見之。卽怒形於色。惟子爵時加垂憐。而又虞失歡於繼氏。則神合貌離。無敢竟致其恩意。偶當繼母之前。亦時加訓迪。轉眼復卽撫慰。浪子感父之心。至於萬狀。深知老父仁慈。其不能明示恩言。正以陰有所格。故力衛其父。幾於百死無惜。然浪子事父虔而母亦弗悅。謂夫屬我也。憐愛均出諸我。此女又何爲者。脫長日不言。母則又斥其非人情不可近。一日母女微拂。繼母大怒。則援引英國格言。呶呶作訓。迪語既責。浪子日遷怒。及於其母。謂生女不教。適爲後人之累。浪子受斥。憤極。欲起而抗辯。則又思其父。遂力忍之。又一日母以疑事。加浪子申申詈。

不已。浪子無言匿於暗陬而哭。讀吾書者當知。浪子家有慈父。胡由躬受慘毒。至此須知丈夫行事安能管及兒女。瑣屑則女兒冷暖固隨娘也。一母之慈敵及父慈五倍。今浪子事此深酷之繼母。在理必漸磨其女嬰之性爲深憂極慟之人。有時子爵亦云。浪子胡慘慘無歡意。乃不類閨秀。然而讀吾書者又當知名花之種。或植盆盎。或植瓦缶。花不爲此而榮枯。但得煦以陽光。則紅鮮照眼矣。若浪子者似以名花之種實諸陰鬱沈幽之地。何復能花。旣而浪子成婚及期。則浪子歎曰。半世苦光陰。至是止矣。至其父母及嫗。亦咸歡悅。惟所懷則各別。繼母之意。則謂拔去贅疣於心。滋適父則私慶。女子未嫁老夫適。無術爲之憇。檮今遣嫁。寸心釋矣。嫗事夫人久。目見其女公子有歸。尤深欣慰。繼母者衣飾以豔麗爲宗。浪子則常服。及於遣嫁。奩具亦復蕭然。嫗見狀。至於淚泚。謂先夫人在者甯復止此。而浪子則一無所顧。謂得夫而事無患。無衣來日正長。母須籌此。及別其慈父。亦稍減其悲。

## 第三章 采蕨

自伊香保至水澤觀音中爲地可三英里曲徑如蚯直踰童山而過爲路至坦平雖閉目而行亦不至於顛躡夾路即爲上毛之草磧交春時則桔梗蓼草萱草葉葉交互彌望如間色鬱蒼其中間以蕨花凡樂野適者恒至是賞心彌覺春暉之促一日午後武男夫婦及一嫗一婢同蒞是間采蕨少選設地衣而坐武男中距浪子去屨以粉霞之巾蕩其塵土始歸坐稱曰軟芳如襲卽南面王蒞此亦不爲簡藜嫗面浪子曰夫人今日豔乃不翅且吾久不聞夫人作雅歌矣浪子曰吾歌久而渴於是小婢發囊出橘及餅武男曰以橘代茗可也遂自剝橘視浪子曰似我如是剝橘汝亦能乎浪子曰是笑不能小婢忽曰主人采蕨乃間以青草武男曰妄也汝誤乃嫁我以誤因喟曰美哉韶光吾神怡心曠矣浪子曰試觀此蔚藍之天若用爲女兒裙衫之色不其稱耶武男曰用爲水軍之號衣則尤稱浪子曰香哉草也汝不聞雲雀鳴於林梢耶嫗謂婢曰松子食足更赴彼間采蕨於是嫗

婢同行。武男語嫗曰。剩彼餘芳。勿盡劉也。私語夫人曰。浪子觀姥大好精力。浪子汝罷乎。浪子曰。否。初未有今日之強健。武男曰。吾行海遇佳景亦非一。若如今日居高而收野綠。則亦不多經閱。汝試左顧一帶粉白之高墉。卽爲濫川之城。吾來時。卽小飲於彼者。又有青瑩如帶者。則爲利根川。曾一一入眼否。更望赤城之山。坡陰有濃煙直上者。則爲前橋市。尤遠。則濛濛然。非眼力所接。恨來時未攜遠鏡。惟如此春光留餘不盡。則興趣亦不至於索然。此時浪子以手按武男之膝。歎曰。吾龍永永隨郎在此。則願望足矣。目微忽草間驚起二蝶。翩翩近於浪子襟間。猝然遠逝。尋聞有足音人尙未至而長影已倒其前。有人呼曰。武男君。武男引領呼曰。千岩君。胡以至此。千岩亦二十許少年。衣陸軍少尉之衣。美貌無倫。雖在兵間。乃無風塵之色。仍白皙如玉。惟美中有不足者。則口角脣邊微露佻達之狀。復好側目視人。綜其姓名曰千岩安彥。與武男爲中表。功名雖遜武男。而官階則爲本兵之參謀。頗契重於尙書。此時言曰。武男君乃百思不料吾之至此。吾昨日至高崎。

卽宿於彼間。今日至濫川。方聞賢夫婦在伊香保道塗未遠。故來奉候。店人言賢夫婦山行采蕨。故亦乘興至此。然明日歸矣。惟來至突兀。或不見罪。武男曰。安有是者。惟兄來曾晤吾母乎。千岩曰。昨日幸謁姨母。母精神佳。然頗望兄歸。則又顧浪子曰。卽赤版家人亦大佳。方千岩語時。浪子面頰及向之作語。則尤頰遂以目注地。武男戲浪子曰。前此與爾輩鬪。輒虞其敗。今吾有助矣。蓋合水陸兩太將。卽有八千娘子之軍。亦且無如我何。因指嫗婢曰。彼助其主人。謂我勢孤。至云吾所采蕨。乃並野草而收之。此足恨也。時老嫗見千岩至。不期愕然已。乃言曰。千岩公子。胡以能至是間。武男曰。吾以電取救。故猝來耳。嫗曰。主人作稚謔矣。又語千岩曰。公子明日歸耶。卽面浪子曰。聞公子歸東京。卽我輩亦須歸逆旅。治晚餐。武男曰。可。今夕千岩君飯於吾寓。汝輩爲治具。款千岩君。復曰。浪子汝亦趣歸。胡不少留。慮汝聯軍。行勢孤。虜敗乎。且少安。吾不更挑敵矣。浪子不敢復郤。乃坐。嫗婢拾糞而行。三人乃復采蕨。以爲時早。遂漫行及於水澤觀音。既至。始謀徐徐履童山。

而返斜陽。在山光景奇絕。道旁之草受日。如然孤松倒影。修可數百尺。更望山下人家。炊煙已上。四無行人。但有歸牧。武男千岩。駢肩而行。浪子步隨其後。已過山谷。武男曰。吾失一行杖。汝輩少待。吾將往掇取而歸。浪子曰。親愛我且同行。武男曰。我奔越而往。汝何能逐。遂置蕨於地。狂奔向原路而趨。武男旣去。浪子無言去。千岩少遠。獨立而望武男。及不見而止。千岩卽曰。浪子君。浪子本他顧。尤不欲其作是稱謂。然千岩復近其側呼曰。浪子君。浪子此時不能不答。旣迴顧見千岩。二目灼灼然。則又趣而少遠。千岩曰。吾爲君賀新婚之喜。浪子不答。紅暈被於雙頰。千岩曰。今君新婚樂極。此至可慶。噫。應知尙有一人。弗樂者。浪子莫答。但以雨蓋之項。拂道旁之草。千岩曰。浪子君。浪子不得已回首。曰。何事者。千岩曰。夫以男爵之尊。益以多金。可云意得。故吾爲君稱慶。浪子不懌。曰。是何言。千岩曰。身事貴族之人。且富。亦不問其人之爲賢爲愚。竟委身事之。此貴族女子之惰性。本爾爾也。浪子生平和婉。至是忽大怒。曰。此語當向之武男。若向我言者。可云無武汝前此。

以書予我。又不明吾告父此宵小行爲何取於足下。千岩亦怒齶牙言曰汝乃敢爾方欲言時忽有村人以馬至山上見爲貴人則脫冠致敬而乃不辨其爲何氏人者千岩屏立不動遏其怒氣轉爲鄙夷言曰旣不之屑則以原物見還可爾浪子曰還爾何物千岩曰卽爾所恨恨者浪子曰今無有矣千岩曰然則安往浪子曰似此鄙穢之言付之一炬矣千岩曰無第二人見之乎浪子曰安有人見千岩曰汝幸勿愚我浪子曰汝勿喋喋撓我此時浪子怒視千岩而千岩亦作一種慚憤狡毒之容相嚮浪子滋懼則回首他顧此時武男已奔馳至浪子釋然噓氣知不爲千岩所困矣千岩乘武男未至尙呼曰浪子君吾尙一言前書若未毀幸勿爲武男及若父母所見不爾將抱其懊悔於無終語後僞掇野芳於地上而武男已揚行杖於空中而舞呼曰爾二人待我久矣吾奔越而往返故氣促莫止杖固得矣因曰浪子胡爲變色其患作耶此時千岩得野海棠置之襟間答曰浪子君防爾迷路故爾因大笑以掩其迹武男亦笑曰歸矣三人遂徐徐向伊香保

## 第四章 山木兵造別業

高崎中三點鐘中之火車一二等車箱中。但有一客。以背承壁。翹一足於別榻。噙雪茄於脣際。展報讀之。此人卽千岩安彥也。忽爾力擲其報。口張而雪茄落。則以足力蹴之碎。俯車窗之上向外而睡。狀至無聊。復起而閒行。已復就榻坐。叉手於胸。攢眉閉目。狀至焦煩。千岩安彥者。少亦孤露。父爲鹿兒島士族。在明治維新時殉國。千岩六歲時。母亦以疫死。生小長養於姨氏家。則武男之母也。姨目之厚。而姨丈初不謂然。故每逢佳節。武男盛服侍坐於貴客間。千岩布素。屈於末座。顧亦自知孤孽。寄食於人。未敢較也。尤知武男勳舊子弟。建豐而輔。亦非嗇可以揚鑾。於天衢。己則伶仃之人。但恃其腦力手力。以立生計。然其妬武男。憾姨丈之心。未嘗一日去懷。姨丈在時。送之武備學堂肄業。千岩亦疏懶不復勤勉。私計出山。僅有兩道。一難一易。難則舍之。但取其便易可圖者。方同學者力爭分數時。千岩夷然。眼光所注。則專在有權勢威力之人。覲顏事之。顧乃不虛所求。同業者捧其文憑。

如拱璧時。而千岩已不翼而飛。參謀本兵矣。同學之畢業者。奉檄督操練於各聯隊間。而千岩已坐籌帷幄矣。顧千岩既得志。則第二事。卽爲婚姻。計得婿高門。於榮利之場。亦足佐其弋獲。思及古諺。謂猿必聯臂。則飽飲甘泉。意攀援亦聯臂之謂耳。且目中四盼。侯爵之女必許伯爵。富家之子必婚貴家。此時眼光已注及片岡女公子矣。中將者。雖爲後備兵之將領。然名位甚尊。而帝眷復隆。果能身在東牀。則薦蘿之附。可以直施高處。中將有二女。千岩意則屬其長女。卽浪子也。浪子最爲中將所憐。而繼母非人。則又力祐之出。此人生絕大機緣也。且尤重。浪子之沈靜溫雅。惟中將處人沈毅寡言笑。千岩百計賞之。乃不能得其志。鬻所在夫人。則頗悅千岩之側媚。浪子之妹駒子。亦與之近。夫人所生。亦一子一女。千岩以其幼也。乃不注意其人。惟家有老嫗。爲前夫人所遺。浪子贍之。形影弗離。夫人逝後。僕嫗均爲後夫人所遣。却惟此嫗。爲中將所重。謂是前妻房中人。留之以將護浪子。而此嫗眼中。乃鄙夷千岩。不以爲可。千岩爽然。旣而又念。浪子果兒屬者。彼終

僕媼耳。千岩伺間至於經年。忍俊不禁。則私作情書。僞爲女友所寓。自郵政寄示浪子。書發後。千岩忽得檄出外。凡三閱月。歸而浪子已爲加藤子爵作伐嫁武男矣。千岩大怒。發篋出西京購得之錦綺。本以遺浪子者。乃一一撕裂之事。旣弗成。則匿其懊喪之態。仍爲抗健。又防浪子或出。書示武男及中將。則已事且立。敗匪特。不爲己利。且失獎引之人。以此之故。遂乘高崎之役。繞道伊香保省。武男並探取浪子之喜懼。自是日起。其介介於武男者。較前爲烈。今吾書追敍已竟。當迴敍千岩在火車中情狀矣。千岩瞑坐車中。忽聞有人呼武男聲。則陡起而外矚。時車已停於車站。有裨販之夫。呼上尾。上尾二字。日人說之甚類武男。千岩知誤。則曰。妄哉。復閒行於車中。聳肩搖首。久之。復歸座。尤怏怏不可耐。少須。車發上尾車站。其行如風。厯車站三數。至於王子。車復停矣。時有五六旅客。以革襪踐碎石而前。陸續上車門。來客有一人。年鬢在五十以外。色作深紫。眼角下垂。左眼有痣。大如黃豆。衣單縫之和服。凡二重。巨紳之上。懸重金之表。金戒指爛然照眼。甫坐而眼光已與千岩相

觸卽曰。千岩君。千岩曰。別後無恙。客卽與千岩聯坐。曰。適從胡來。千岩曰。至自高  
崎。客視千岩久。曰。君今日忙耶。苟得間者。爾我可以共飯。千岩許諾。  
 在橋場渡臨水。有河房一區。顏曰。山木兵造別業。樓上陳設精雅。中有二人對酌。  
 其一卽千岩。其一爲眼底有痣之人。卽其地之主人翁。山木兵造也。彼此坐語。旁  
 無侍兒。山木膝前列簿。其上加以鉛筆。簿中署姓氏官閱。一一加以注脚。每一人  
 名。或加圓圈。或作勾點。或勒。或點。有時去其所勒處。加之以鈎。山木曰。千岩君。茲  
 事卽於是定矣。惟何時足以就理。君意能決其成乎。千岩曰。濟也。此物已落本兵  
 手中。惟彼間有人行賄逾重。君當勿惜小費。指簿中一人曰。此人至難馭。君必以  
 術拘攣之。山木復指一人曰。君謂斯人何。若千岩曰。人亦非佳。我乃弗稔。但聞人  
 言。此君至縝密。惡賂而喜詔。果不答者。當退。彼愠怒暴發無情也。山木曰。陸軍中  
 與物無忤者。固多。而矯介者。亦非鮮。去年僕爲一聯隊中治軍衣。旣上之長官。均  
 無言。忽有一大尉赤鬚者。僕忘其名矣。則矯然不以爲可。吾餌之以餌。中藏金焉。

大佐逾怒曰我安可以賄成立碎其合。合碎而金出。大尉益怒不可遏。欲寘我於法。幸百計彌縫始免。須知貿易人觸此矯直者累無倖因歎行賈難也。武男君者亦復類此。欲貢詔求宥於其人乃終不獲。當一日旬。千岩曰。武男何足數。彼門業盛擁產豐。胡能不以廉自矯。若鄙人者。鑾耳不少資於朋友。決不自立。山木曰。誠然。卽出囊中五十圓之鈔。票上千岩曰。此爲車馬之費。後此事成。尙不斬酬。千岩取而納之腰橐。曰。吾以誠處朋友矣。諺云。不種奚穫。山木笑拊其背曰。千岩君聰明而亮直。在勢宜爲糧臺總長。始不負君長才。千岩亦笑曰。諺云。英雄仗短劍。較諸童孺挺三尺。三之長劍便也。山木曰。然。惟乞吾友爲饌留意。爾居中調度。較吾輩貧緣於外爲佳。千岩曰。可。吾苟得消息。必以奉白。山木將以車送千岩。千岩曰。我倩市車足矣。勿煩尊乘。山木曰。吾頗慷慨。不令山妻奉杯酌。以侍吾女於病榻中。未能來也。千岩曰。女公子豐子君。清恙作耶。山木曰。臥經月矣。故以吾妻至而相之。千岩君聽之。凡人爲妻子所累重。乃不翅。若鰥者。得錢弗散。聚多金易耳。千

岩旣行。主人引侍者送之門次。山木送客後歸寢。次有中年婦人。啟屏出坐其側。此婦人白皙而髮稀近鬚。二齒翹出脣外。言曰。千岩君行耶。山木曰。剛行。豐子何如者。婦人愀然曰。罷極矣。顧侍兒曰。兼汝出語。山木曰。兒今日復碎一甌。且裂其襦。年十八矣。乃狂憨如是何也。山木曰。今但送此兒入諸巢鴨風人之院。婦人曰。此非謔浪之時。吾意頗憐其人。彼今語竹兒斥武男無情。吾去年饋以新年之禮物。及羅巾手套等事。均我以私蓄得之。用意至深。彼乃不我諒。直娶一惡醜嬌恣之浪子。薄倖哉。武男也。我爲山木女兒。卽言門地。何媿於彼。浪子胡貴於我。語已而哭。我思此女至屬意於武男。汝將何術。以寬慰之。山木曰。此尙何術。有是母。乃有是女。川島家新得箇。而又多金。試問卽能下娶吾女乎。吾窮其智計。本欲貢豐子於其人。顧乃莫可。近亦置之矣。況又已娶。又如何者。苟非浪子中道夭折。及見休於其姑。則事尙可圖。伏然何能遂。爲爾母女計。尙宜爲之相攸。則老來之事了矣。似汝身爲有才之女。區區此事。亦復易圖。婦人曰。汝一往狂言。吾胡能聽。且我

安有汝之慧黠者。汝年五十。尙爾浪遊。山木曰。我口給不及汝。然汝亦過於燥烈。吾之愛女。奚不及汝。若力不能任。則宜別圖爲愛女地。今且同視病人乎。於是二人同行。視豐子。山木兵造之行狀。吾書亦不復了了。今但知其人紳而商矣。盛年時。頗得武男之父獎引。至於今日。尙戀戀川島之家。或云山木之戀。戀川島之多金也。平心論之。斯言亦殊谿刻。家本櫻川町。立別業於橋場之間。前此以居積取盈。今則變業爲陸軍中治軍實。其子習商業於米洲。豐子則肄業於貴族女校。近新畢業耳。至其妻婚娶何時。人皆無聞。但喧傳以爲西京人物也。所娶之女貌固不佳。然山木多外婦。常以野妍補內嫫。此事卽其妻亦微聞之。然不校也。日本屋制。多凹其厚墉。狀如巨齕。或置榻庋物事。往往而有。是中陳琴牀。及月琴。且有玻璃匣。中儲小木偶人。近牆有短几。用以作書。對面則懸鏡。見者恆以爲貴族中綉闌也。頗豐碩。初觀咸驚其豔。實則肉重非佳。櫻脣微張似倦。於閉翕星眼惺忪如春眠。

始覺口中申申嘗侍婢婢曲身榻後以袖掩口吃吃而笑女忽掀被而起取影片則女校中學友均校服列坐其間視久之則以尖指破一女友之容正於此時聞屏風移動聲女曰何人得母竹也山木曰然爲禿髮之竹於是同其妻至榻前豐子強起匿影片於胸間伏之山木曰豐子今日略平復乎適匿於衾間者何物與老父觀之豐子愈匿山木愈引而出之卽曰此浪子君玉照也汝何爲破之汝之罪過較之夜中罵晉神道爲烈妻曰更勿言此山木曰豐子汝爲山木愛女胡必奄奄不振至此彼人旣薄倖汝何戀之爲苟得富家郎如三井三發者可或相大將之兒亦可否則嫁外國王族亦無不可胡戚戚爲豐子居母之前匪狀不逞顧見老父遂無言山木曰癡兒胡不見答乃終不忘情於武男耶豐子汝聽之胡不一至西京流覽風物彼間名勝可以怡神且西京產錦綺之區儘足往購衣材亦願之否汝久久未涉其地矣迴顧其妻曰汝胡不將豐子行妻曰汝能同行與否山木曰我在百忙中胡能至彼妻曰然則我不赴山木曰何也妻笑山木駭問妻

曰。我。乃。不。能。釋。然。於。爾。之。留。山。木。曰。兒。女。在。側。何。爲。不。檢。豐。子。聽。之。爾。母。均。愚。駭。之。言。爾。幸。勿。聽。妻。曰。汝。勿。更。飾。山。木。曰。止。矣。顧。豐。子。曰。勿。介。介。事。或。可。圖。也。

### 第五章 片岡子爵燕居

六月中禮拜六之下午赤版中栗子花盛開片岡中將家門全隱於栗花之內是日中將據溫榻坐狀至蕭閒中將之年剛出五十界外而鬚髮微童且作斑白之色軀幹至碩重可二百磅所乘馬雖貴爲天方異產亦至汗血頸短與肩平頰下重疊幾合胸際腹蟠然類安祿山兩股之巨如擎面作赭色巨鼻而厚脣髯疏眉淡二目之細乃同一線色至和藹口角常作笑容望者怡然欽其道貌前數年秋中將獵於山中衣獵衣道渴乞飲於山家老嫗見之大異以爲奇碩因問行獵何得中將笑言無有嫗曰行獵焉得食不如自食其力可得五十圓也中將曰月耶嫗曰年耳爾果無業者可業於吾家中將曰謝嫗盛意行來奉謁嫗曰以爾高碩如是沒於獵中此才殊可憫惜此時中將恒用以爲談助實則以貌取中將者其

言亦正類此山嫗耳知中將之行狀者乃知爲國家師武之臣中將之立如山聲色勿動兵遇大敵斗然無色恆資中將爲鎮攝今日書房中盜盆植文竹壁上則懸天皇天后御容左壁則南洲老人書成仁二字其下列書籍無數牆隅上置同官之影本國及外國皆備東南之窗大啟面東見靈南之山樹木陰翳而愛宕之塔尖直出樹杪上於蔚藍尖上飛鷺盤旋作井闌形南窗以外則芳園一片栗花照眼也栗樹罅中隱隱見冰川神社天色晴明作藍錦色栗花粉白如纏襯此蔚藍之天乃逾見其嫩白時有栗樹之枝橫瓦於窗外陽光穿樹入室碎影如篩微風一來即送花香達於室內中將左執一卷則西北利亞鐵道現狀也方徐徐展觀窗外微聞有金井轆轤之聲此聲既停則萬聲都寂時小扉忽啟有二童子探首內窺格格作笑聲而去一爲男兒可八歲衣水軍之衣一爲小女較男兒略小一二歲籬髮覆額則衣紫柳條之衫赤其鞋此二童旣笑而去則又復入奔集中將之側分抱其股呼爸爸不已中將微笑左手拊男兒之背右手摩女兒之髮言

曰學堂中予假耶汝輩月考佳乎男曰吾算學得甲類女則出幼稚院成績品置中將之膝曰師言吾針黹佳也中將曰可男曰吾誦讀居乙其餘皆丙中心滋抑抑中將曰進而益上勿自灰其心汝今日誦故事到何所矣男曰師述楠正行事斯人吾至佩仰爸爸試言楠正行壯耶拿破侖壯耶中將曰二者皆偉人男曰吾悅楠正行而尤嗜水師爸長陸軍吾必隸水師中將笑曰汝官水師隸爾姊丈武男君足誨汝矣男曰彼特小尉我欲中將耳中將曰水師中無大將中將少游之称但曰副水師提督且汝曾否願爲提督者男曰爸爲中將矣中將不長於少尉乎中將曰爵秩安足論惟讀書多學問精始名爲大人物女久久不得言即大聲進曰爸爸今日先生爲我言一故事言兔子與龜競走事我請述以告爸爸一日免與龜約競其腳力語已言曰嬾嬾至矣此時有命婦雅步入室髮作西來梳掠眼角微邪望而知爲狡猾之婦人頰上加微粉齒如編貝衣作和服以黑錦爲腰帶手中加寶石之戒指見二子卽曰汝二人復擾若翁矣中將曰吾方詢問學中

之功課。婦人曰。汝二人出。若翁宜授書時矣。汝且在外少待。吾當挾爾閒行。二子聞聲。引手跳躍而出。夫人責中將曰。汝處兒輩過略其分。中將笑曰。此何傷。處兒子以寬彼之歸附。亦篤。夫人曰。吾但知嚴父慈母爲天下之通義。如爾所言。則宜陰陽易位矣。今訓迪兒輩。均我爲之。然則汝直使歸怨於我。中將笑曰。先生勿怒。且少坐。莫施嗔責。卽從几上取皇家第三讀本誦之。舌強而音滯。夫人閉目靜聽。指摘其誤。以上均中將長日之功課也。以中將在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佐明治維新。百務叢逼。乃無心及於英文。去年以前備之中將歸班後備。乃得餘閒肄習。先生卽夫人繁子。爲九洲士族名家之女。在倫敦留學久。以英文論在日本中固特出者也。以久居倫敦。純乎歐化。幾欲盡變其家政。納入西軌。顧乃不幸舉家僕婢。竊笑其所爲。而兒女亦不行親吻之禮。中將一心爲國。無意於家政。夫人令復不行。乃長日蘿怒不已。時中將剛能上口。至一篇方欲以和文譯敍。門開。一少女入。以紅絲束髮。年可十五六。見其父力捧小本之書。恣力讀誦。則匿笑不自己語。夫

人曰母氏加藤姨氏在客座奉候夫人不悅曰至耶中將卽別移一榻語少女駒子曰汝延姨氏入此少須見一四十五六歲之命婦徐徐入室與中將夫婦爲禮加藍色之眼鏡似眼中多熱力故施之以此姨氏貌肖浪子蓋與浪子之母爲同胞之女兄弟夫爲加藤子爵充上議院議員浪子之嫁武男卽彼夫婦作伐時子爵起而延坐曰夫人坐此吾乃久不把晤加藤子爵院中事鞅掌也夫人曰彼不爲公而勞乃勞於稽事終日以翦修花葉狀似園丁今吾家葛蒲尙未花而石榴與玫瑰乃大盛子爵以何時惠顧吾家評量花事又面夫人曰吾夫甚欲延姊氏一到寒第並攜毅一及道子同行夫人素與加藤夫人異性情並異教育初無諸洽之時益之加藤爲前婦之女兄弟見時恆介介夫人意謂片岡身心性命及富貴均己獨享之物胡以臥榻容人鼾睡且加藤夫人往往提及前事使中將勤其悼亡之思而又加恩浪子垂青老嫗此二事均足爲己之仇敵今浪子嫁老嫗行家中已祓此二梗顧一見加藤似立起地下之人與之爭蛾眉之寵眷時加藤出

糖餌於襟間言曰此爲老身饋毅一與道子者胡以不見此二童詎學中未予假耶時駒子將茗入加藤夫人出錦製之花言曰此爲駒子簪之夫人謝曰謝姊氏彼三人得之均歡樂矣此時有侍者入面夫人曰茲有紅十字會中人晉謁主母夫人乘間辭出旣出引手招駒子與之耳語駒子卽不去伏於窗外聽之夫人昂然自出駒子者亦中將前妻之子也繁子夫人乃極加以憐愛浪子寡於言笑夫人以爲孤特駒子天懷活潑乃適見悅於後母夫人之所以鍾愛駒子者亦示浪子之不見愛由其自召我爲人母好惡悉本之公心須知天下營私爲己之人必不自承其爲私己必肆力強爲其一二事使人知之以見其無私矧繁子夫人以學問炫世言語媚人外觀者幾謂突過中將惟中將不以才氣尙人而人恆與之親暱夫人雖備極能事見者咸望望然未敢掬示肺腑夫人爲勢遂孤惟其孤也苟得親己之人則曲意與之投契取以爲助凡前此剛勁之奴廝均一一遣郤新收之衆乃僞鑾矯笑示其恩意與之媒近駒子者頗親愛其姊然後母喜聞其姊

之短則亦摭拾不根之言以媚後母夫人得駒子爲之探偵心甚悅之往往用以爲儀以償取家人之過失此時駒子立東窗外之長廊第二窗下聞其父與姨氏談笑甚歡後此語乃稍微但聞有數語曰浪子曰浪子之姑他語一不之間時見穀一口中高唱過廊見其姊側耳東廂欲聲駒子示之勿言而穀一不省呼曰駒子汝在此何事者駒子止之勿言而穀一仍喋喋苦問不已駒子怫然而奔穀一卽曰汝乃無膽語後徑入中將書屋見姨氏在坐則鞠躬示敬仍立其父之次姨氏曰吾親愛之穀一吾自見汝後軀幹高矣汝仍長日赴學堂乎穀一日然夫人曰吾聞爾算學得甲等矣爾明日同爸爸及嬪嬪至姨母家觀花可乎中將曰道子安在穀一汝前此爲姨母賜爾者爾喜耶汝母又安在尙與客作長談乎告嬪嬪姨母行矣中將待穀一行後卽以目視加藤夫人如有所思久乃曰今但將嫗呼歸少一煩惱亦佳事吾亦早料其如是矣吾意本不令其行而浪子欲之卽嫗亦自甘隨侍而去今但如是行却語至此夫人已入視加藤夫人曰姊氏行耶吾

乃甚歎。客至適在此時。加藤夫人曰。吾輩戚屬爾。且侍客。夫人曰。客行矣。是又爲開慈善會事實。則此舉亦未必得錢。姊行後。爲我問千鶴子佳。自浪子嫁後。千鶴子初不見過。我滋念之。加藤夫人曰。彼惟荏弱。故少至奉候。起居更圖相見行矣。繁子夫人亦殷勤道意中將曰。我送夫人道子毅一及我並出。中將旣出。夫人卽踞中將之座。翻來客所費慈善會章程語。駒子曰。適姨何語。駒子曰。吾不甚了了。似言老嫗事。夫人曰。嫗耶。駒子曰。我聞如是。武男君之母時發風癆。怒氣時作不可近。一日老嫗私謂浪子曰。老人奇癱苦汝矣。幸老人年高。風燭不時。汝可以無患。此語母聞之何如。似狂謬也。夫人曰。似此老物不謬者。孰則爲謬。駒子曰。老嫗語時爲浪子姑氏所聞。乃大怒。夫人曰。孰遣其竊聽者。此煩惱不甯。自取。駒子曰。浪子以姑不測。乃造阿嫗。夫人曰。胡爲至阿嫗家。駒子曰。浪子每遇不特意事。輒決策於嫗氏。夫人乾笑曰。若嫗何策。駒子曰。吾聞阿父言。將呼歸司。逗子別業。夫人曰。卽如是已耶。駒子曰。吾尙欲竊聽。毅一至而大擾。乃不能更聽矣。

## 第六章 記武男之母

武男之母曰慶子。爲年五十三矣。舍風癆時發外體尙健碩。其夫奄穸去家可十英里。則時時步往不憊其重。可一百五十磅在命婦中。如是癡肥。蓋無有也。然夫人於其夫通武在時。絕瘦。自六年前悼亡後。乃大肥。有人言通武方嚴肆其壓力。夫人則類大皮毬。遏之卽伏縱之復圓。夫爲霓藩小士族。在維新後始顯。方大久保爲相通。武至兒重於相國。爲刺使於外。宦囊至碩。而性質剛烈無倫。於是往來者絕少。惟加藤子爵爲其故交。大久保旣罷。相毀者遂爭集。然通武之所以得爵者。初非舊勳。以霓藩地偏無才。故通武易於崛起。旣嗜酒。盡五六爵後。白眼視其座客。凡地方會議。遇通武醉時。乃無敢與抗。通武在時。川島舉家咸處虐政之下。如事暴君厥狀類大雷電以風人爭隱處樹下。防爲雷震。獨武男見寵通武雙膝卽爲武男之跳舞臺。舍武男外。自夫人及廝僕。無一不嘗通武。巨靈之掌者。卽山木微時爲門客。通武亦曾以是饗之。顧山木雖見批爲辱微也。而利之所在。不能。

不趨家人。但聞主人發怒。卽厨間鼠子亦無敢張吻而噬。物蠹婢將物事。至於無端墜落。通武之屬。吏欲造謁者。必先詢問長官風力所嚮。遇惡風者。必却退。無敢前。夫人慶子事此。狂童三十年茹苦含辛。亦可不言。而喻方翁姑在時。亦迅同陰陽之霹靂。卽增一通。武之暴。夫人初不見。多迨堂上相繼而亡。則巨敵。但有一通。武夫人亦思挑戰。以輕兵嘗之。顧乃一試。卽望風而北。遂即降。抑無敢伸眉。遂決二策。一則低首乞降。一則聞風奔匿。後此亦漸稔。風色凡再三。忍後而威稜亦頓減。至若少變氣質。則堅同山岳。迨晚年酒狂愈甚。長日無醒時。容忍二十餘年。而晚。年。幾。於。不。復。更。忍。嘗。自。太。息。願。偶。貧。家。亦。萬。不。願。得。勳。爵。之。禪。翟。乃。光。陰。如。逝。三十年。雙。栖。遂。成。永。別。夫人雖哭而心則舒。徐知後此可以自由矣。顧一自由。強權。遂立當通。武生時。伏於隅隙。一如無物。至是翹然而出。意態即矜張。無倫。前此人見夫人俯伏可憐。今日更覩。乃偉然如天人。則心訝其變化之速。時有高識之。人謂夫婦相處久。而性情體魄往往相肖。此語出。乃不審。其如何。然夫人今日行。

狀竟無別於通武。須知川島夫人三十年之茹痛今爲驕很。縱溢之時矣。論者謂川島之棺甫蓋夫人之閑立開且批已之人已行每專一事亦無復狼顧尤欲家人知己之不御事者非能之不足乃力縱其辣手。凡假資於人則盡索而返之。蓋通武之予人以難堪人尙有堪者若夫人之絕力蠅炙較通武生時尤酷。通武豪暴綱目尙疎夫人則躁烈而多疑科綱密而弗漏。家人伏處其下較諸往日爲尤難矣。以上情狀卽所以敍浪子之姑嫜也。大凡新嫁娘初面姑嫜良有一種羞澀不甯之狀且易髫而髻又爲婢嫗易其稱謂則入耳殊格格且慚然爲時未久則人地皆習亦漸漸知爲婦之道。浪子於此時正甫脫女郎窠臼入諸新婦範圍然家政人各不同顧不能以娘家舊範例諸夫家臨嫁時中將丁甯謂爾此行片岡浪子之事終而川島浪子之事肇此二語浪子深佩諸心迨一至姑家規模乃大相懸絕若以財產論則夫家碩於娘家在暴發之家可云富貴兼備惟外氏爲佐命大臣賓從雜遝悉要津也而夫家雖名豪宗而門庭冷落乃同止水戚晚旣稀。

賓朋復寡。當通武在時。或有過從之雅。迨主翁一逝。遂成羅雀之門。且浪子繼母新歸。諸歐洲家政布署。斬然一新。無復舊時敝俗。卽繼母平日之訓迪。亦時時令效其所爲。始克稱爲婦道。而夫家則陳陳皆舊時模範。無一近於西風姑氏之治。家猶之三十年前爲小士族時。主張中饋者。每事必加躬親。當時爲姑婢督責。而然今爲年旣暮。習與性成。而亦不覺其煩瑣。家中有紀綱之僕曰田崎。人頗謹愿。門外之事。均此僕趨走。若門內米鹽小節。亦夫人一一加以稽核。浪子嫁時。挾一老嫗入門。夫人已驚悸不甯。謂故家風範。乃至以人爲媵。及老嫗見驅。初不爲開罪。夫人蓋夙有逐客之心。特借端遺郤而去。浪子雖知機然猝易其性。插手亦頗以爲難。亦知老父臨行之丁甯。身爲人婦。勢當曲體尊嫜之意。然未移時。而姑惡之聲動矣。武男挾浪子歸自伊香保後。奉軍中急檄。以兵艦游弋海上。浪子旣嫁水師中人。而別離之況。固已夙備。然新婚乍別。則萬難爲情。武男旣行。則懊悵者久之。方中將未經嫁女時。已累面武男。深贊其爲偉器。故一經加藤作伐。卽加允。

許浪子旣至。又見武男儔爽丈夫而情愛復根之天性。舉止聲音頗肖老父之英偉。計得人如此。閨福頗不少也。於是敬愛其夫。至竭誠以獻。卽武男得此秀外慧中之婦。亦志滿意得矧浪子稚齒可憐。似於夫婦恩禮外。如提攜其小妹者。成禮未三月。而恩義之篤似夙世已。根其情愛。此次捧檄遠行。夫婦咸悵悵不能遽別。然而浪子自送遠後。爲勢亦不能眷戀其夫。蓋老姑之風癆作矣。病中性質暴烈。督過無已。且老嫗已行。閨中初無慰勉之侶。此浪子第一次成爲無告之人。大凡學生新入學堂。而舊學諸生必加凌譏。更一二年。則又來新至之人。此所以見凌者。又如例以凌人矣。卽爲人姑嫜者。亦無一不來自新婦。以理言之。則所惡於前者。必母以先後顧婦人之心。恒不謂然。迨及身爲人上。卽以所受者授人。一日浪子方裁衣。姑斥之曰。汝尺寸誤矣。寬四寸者。即可就中內折以爲緣。言已復曰。非也。老身爲汝治之。汝二十年綠窗之下。但酣眠乎。且汝之來。其爲新婦來乎。凡諸申申之誓。乃不可一一指數。試思浪子幼年失母。受驅策於歐化。繼母之下。旣嫁。

則。又。遇。頑。錮。守。舊。刻。毒。無。情。之。姑。氏。動。輒。得。咎。不。知。適。從。時。姑。病。臥。侍。婢。不。在。則。扶。持。抑。搔。均。浪。子。自。任。顧。舉。動。不。習。遂。意。爲。難。而。病。姑。卽。痛。斥。侍。婢。詞。鋒。均。側。注。於。浪。子。浪。子。十。年。閨。中。但。受。繼。慈。之。譏。諷。而。悍。如。牝。虎。之。病。姑。咆。哮。實。所。未。聞。則。慄。慄。懦。懼。不。已。然。此。特。示。意。而。已。繼。此。則。張。其。爪。牙。相。向。矣。浪。子。此。時。但。有。自。歸。綉。闌。取。武。男。小。照。親。之。曰。親。愛。之。人。汝。胡。不。早。歸。以。慰。我。然。浪。子。德。性。佳。不。尤。不。怨。仍。循。分。以。事。其。姑。

### 第七章 通書

一日浪子得武男書。蓋自香港而來。書曰。最親愛之浪子見此。余作書時。寒暑表至九十九度。執筆汗淋其身矣。前在佐世保曾去一箇。汝當已得。自彼間啟程。風浪不生。而天氣酷熱無倫。雖吾輩海上人亦不能耐此炎蒸。吾輩同儕十餘人。均徂暑而病。余幸無恙。惟受熱帶風日。黝同黑人。臨鏡駭然。幾不相識。同伴請吾以影奉寄。余乃惡爲之。昨日登岸。同國之僑人。爭至海邊迎我。汝之來書。吾已再三

讀之心中殊鞅鞅。知母氏舊患復作。然以卿奉母。我心釋然。吾遠行子職。實卿代之。惟母患作時多躁烈之性。知卿宛委調護事亦大難。岳家及加藤姨氏想都無恙。姨丈仍終日養花自怡耶。老嫗已行究屬何事。嫗行汝應無伴。如何如何。惟汝以書與嫗時爲我慰勞。我歸時必以物奉饋。此嫗風趣佳。吾心甚悅其人。嫗母及千鶴子曾否時來。吾聞千岩亦常至吾許。吾家少戚畹。常來者惟有此人。母氏亦頗青盼。汝能善待其人。亦足以博老人之歡意。其人頗靈警。或可助爾所難。爾最親愛之武男。啟其下又作數語。吾特寄吾母一書。請卿口誦與老人聽之。吾在香港。仍小作勾留。然後過呂宋。向雪梨。從彼間赴舊金山。歸時繞檀香山回國。秋以爲期也。卿更寄書者可直寓舊金山日本領事。余自得之。其後又有一書。則白雪梨來。書曰。親愛之浪子。今年五月。吾及爾在伊香保采蕨。不及三閱月。吾身在南半球。雪梨矣。夜中迴念舊遊。覺世界變遷。直出人意表之外。去年遊弋海上。尙眩暈。今茲如履平陸。且心有所寄。無論海遙天涯。咸屬於爾。雖在夜中掌舵繁星。

滿天若顆顆皆卿小影實告卿吾與朋儕行樂吾何嘗有心但覺此心已委卿心腹卽在是間作書覺此一牋不久卽在卿掌握臨觀於窗下吾恨不能揭此心肝與牋同往也雪梨中多富人人具煙艇出外遨放吾心亦思功名成後歸我林泉製一千五百噸之遊船吾爲船長兒輩則爲舵工合一家以遨遊四海尤必一至雪梨示卿以年少感懷之地下略又二書則浪子寓武男者書曰親愛之武男見之吾得君七月中在香港所發者迴環百讀聞炎蒸傷人而君無恙吾心滋慰姑病日有起色夫子無復懸懸吾在獨居深念中亦躬自排遣至伏侍老姑敢不盡職惟自憾魯鈍不能上愜老人之心今但盼夫子海上歸期耳外氏咸佳今已盡赴逗子中銷暑加藤姨氏同赴興津別業獨吾家寂處東京頗傷岑寂老嫗尙居逗子強健如恒吾以書述夫子厚意嫗感乃無藝今但覺家政未悉毫釐恨前此在家初不留意於瑣瑣者及身爲人婦百無所能滋可恨也夫子囑我閒時少習英文然伏案逾時姑卽不憚故極力拋撇專留意於家政其不能違率夫子命令蓋

亦有故夫子或能諒我有時岑寂無聊中甚思見君苟傅翼而飛必且至君左右  
 閒中時時取君玉照並船中所影者相對彌日知君必在舟中念我矣前此吾在  
 學堂初不留意於輿地之學故書中所述地名咸在恍惚之中因特披輿圖溯海  
 里以迹君所經之地復思吳天生我果爲男子者我亦必隸海師極君行所往我  
 必追逐顧此想亦覺其癡第思極無聊亦不期其出於此報中詳敍氣候之更變  
 吾讀報亦不留意今則每日最注意卽屬此條每逢報告某地有風吾心卽省省  
 然憂慮無已幸夫子自保千金之軀爾親愛之妻浪子拜白其下又一書曰親愛  
 之武男夫子觀之吾之思君幾於匪夜不夢宵來一夢則與君同至伊香保采蕨  
 而行忽有人分擘爾我之身君行逾遠吾則墜入海中則大號慟不止而姑來爲  
 醒吾身吾始覺爲夢心略釋然顧雖如是而恆怏怏不樂乃望君趣歸蓋心中無  
 限之言必欲君歸一傾吾積故每日東望不已此書即寓檀香山君歸時必可得

讀浪子拜白

## 第八章 武男燕居

不

如

歸

卷

上

39

時爲新年。川島家主婦方踞爐取煖。迴顧表中。方及八點。言曰。八點矣。尙未歸耶。卽取其菸斗納之以菸。極力吸之。時時側耳聽門外人聲。家固靜僻。然在新年。車聲亦往來不絕。鄰家擲骰呼槩。廬雜以笑聲不已。主婦嗤曰。是何樂之有。復思及其子。卽罵曰。一至岳家。卽不思歸。凡年少之人。大不足恃。言時欲少動。斗觸其受病之筋。則呼痛不已。卽以菸斗叩几。呼侍婢曰。松。正於此時。雙車已遲於門外。武男夫婦歸矣。松聞呼喚。奔入問狀。主婦不答。但詈其晚。松無言卻退。武男遂入言曰。爲吾母道晚安。浪子亦繼進。且問安。且爲武男去禮服付侍者。向夫人曰。新婦歸遲。勞姑久竚。夫人曰。爾輩歸耶。爲時久矣。武男曰。如母言。兒輩始便道省加藤耳。姨氏乃必欲兒夫婦同赴赤坂。於是合姨氏一家五人偕往。赤坂客多。周旋極久。歸少遲耳。武男被酒。絳其頰。則以手自摩。言曰。今日乃大有醉意。侍者以茗入武男飲之。夫人謂浪子曰。汝家無恙。浪子曰。謝吾姑問。訊父母咸寄聲言。以事不

得至。歎乃滋甚。姑所饋物事。父母亦寄聲道謝。憇。武男曰。吾輩所攜歸之物。又安在。浪子卽捧一巨槃。上陳野雞一對。此外雜以鵝鴨沙鳥。夫人曰。此何來。浪子曰。老人行獵於外。至除夕始歸。方欲賣送而來。適新婦歸甯。遂挾以返。明日將復出。甚欲得一毫豬。夫人驚曰。毫豬乃可冀耶。若父少吾三歲。而強健如是。然彼少小已然。今乃無變。浪子曰。家大人乃強健異常。宿山中三日夜。毫無所動。自言氣力足敵一少年。用此自足。夫人曰。年健胡能不引而自足。須知天下苦事。惟病耳。如老身直同廢棄之物。今九點鐘矣。汝輩易衣可以歸寢。忽曰。武男今日安彥。適來此。武男欲行。聞言而止。言曰。千岩至此耶。心中似不特意。夫人曰。彼言欲面爾言。事。武男沈吟久曰。彼覓我。得毋欲假資乎。夫人曰。否。汝胡由知其出此。武男曰。兒聞人言如是。明日或能見之。夫人曰。山木亦至此。武男曰。此物奚其至可厭也。夫人曰。彼言初十日。將飯爾於別業。武男不悅。曰。滋可厭惡。夫人曰。彼懷誠念若父。胡能不往。武男甚不悅。夫人曰。汝必一行。吾倦矣。明日更語之。武男遂與其母道。

晚安。浪子亦如禮。夫婦遂並出。既至。浪子爲武男去西裝。加以和服。刷其禮衣後。命侍者燻茗。遂及其夫之次言曰。吾親愛之人罷乎。武男吸菸手中。展讀賀年之書及名紙。一一檢閱。仰首言曰。浪子汝罷乎。噫美哉。美哉。浪子曰。汝適何言。武男曰。吾言爾爲絕美之新嫁娘。浪子曰。語之令人覲覩。則迴面他顧。武男見其粉頰。一半髮光。乃如漆也。時浪子所衣。則爲黑洋錦衣。緣均作波浪之紋。束白腰帶。胸口有針。上作無忘我花。此武男得自美國者。武男見浪子嬌羞。美乃無蠶言。曰。浪子衣此等衣。今夕乃同新婚也。浪子曰。更言此者。我逃矣。武男大笑曰。我止矣。然爾胡逃者。浪子亦笑曰。我逃而易衣耳。武男自去年以船游弋於海上。本以秋中歸。已而至舊金山修船。遂遲遲不卽歸。及歸已歲暮。故未出而面客。今爲正月初三日。始出通謁。並存問其故。舊武男之母至頑錮。凡小近歐風。則至引以爲恨。然武男身爲家督。夫人亦不能不曲如冢子之意。凡武男室中陳列。和洋雜陳。地上加氍毹。有榻。有几。牆之凹處。張風景之畫。在畫之前。則通武遺照也。左邊爲兩書。

櫈中間懸寶刀。則其父之所遺者。櫈置軍冠及遠鏡。柱上懸短劍一口。牆上畫圖。其一卽其所常御之戰艦。其一則同伴武備學生之合影。几上尚有數影。一爲武男父母及武男象。時年五歲。則斜倚通武之膝間。更一影。則片岡子爵衣中將之衣。武男雖坦率。然屋中精潔。一無纖塵。銅瓶上有古梅一枝。橫斜有致。諸如此類。足見武男天趣高。故位置物事。咸井井也。武男另一壯年之影。則倚諸銅瓶之腹。含笑如領梅香。時紅燈射影。屋之四周。皆徹火盆中。獸炭熾烈。作紫燄。燻人武男。剛歸諸兵間。見母健妻賢而入此。幽靜之軒。衣長袖之寬袍。樂乃無極。口中尚吸烟。卷臥於溫榻。百無所憂。而微有介介者。則千岩之爲人。不能無梗。時徧檢名紙。突見千岩之名。心爲赫然。蓋今日適聞千岩劣迹。前月有人以明信片寓至參謀部。中與千岩。千岩之同伴偶觀之。則居積取盈之人。以此問千岩索通者。尤有一事。則部中祕事。往往洩出外間。則皆爲糧臺采辦之事。因之國中巨賈。有因是而得厚利者。又有人見千岩常與商家往來。此爲軍中人所不應窺涉者。因之部中。

人頗疑干岩。片岡中將與本部大臣稔故。述是語以告武男。令武男諄勸其勿爾。否則不能自立於部中矣。武男今日見名紙。因而大怒。思將覓得其人。面揭其短。惟如此。閨闥春光。烏能以齷齪之人。自梗懷抱。時見浪子易衣後。以紅茶入。武男曰。敬謝。賜茗。則起坐火爐之次。問曰。吾母睡未。浪子曰。睡矣。則以面視武男。曰。吾親愛之人。汝得母頭暈。今日飲酒多。吾母趣若飲驟也。武男曰。非醉也。今日之樂極矣。聞吾岳氏議論。乃不期其醉。浪子聽之。汝得名父而事之佳哉。浪子曰。吾所佳者。尙不止吾父一人。武男僞爲不省。曰。繫何人者。浪子色頰垂頭。自摩其戒指。曰。我又烏知爲誰。武男曰。奇哉。以汝愚人。何由有此詞令。浪子二頰爲火所熏。乃絳如玫瑰。則以手自摩。言曰。吾知爾行。又出門矣。家庭光陰。乃短於行伍也。武男曰。吾若久滯家園。汝又必趣吾外出而閒行。非歟。浪子曰。安有是事。何事枉人。今胡不更進此杯茗。武男飲既。以雪茄灰屑落諸火爐。四顧精舍。陳設神爲怡然。言曰。半年以來。宿於艦上。弔牀今觀是屋。乃大而無藝。其安樂舒適。直地上之天堂。

吾今在此。幾謂過第二之密月矣。浪子亦如是耶。實則新婚遽別。久別復聚。其趣味乃無減於新婚。此時夫婦均無言。彼此對視如醉。少須浪子如醒。言曰。武男汝將往就山木飲耶。武男曰。母命我行。胡得不行。浪子曰。吾亦甚願同行。武男曰。此亦易事。浪子曰。我何能行。武男曰。奚不能者。浪子曰。我微有所怯。武男曰。何怯者。浪子曰。汝亦知彼間有人恨我也。武男曰。孰則恨汝。浪子曰。卽爲豐子。武男曰。此孺子乃太慾生似此等人。吾乃不知誰娶之者。浪子曰。吾聞吾姑言千岩頗留意於豐子。或且二人有婚姻之締。武男一聞千岩名。卽怒曰。似彼聰慧之少年。吾乃不期其竟見疑於人。今日之武弁。令人生慚。實則我亦挿足其間。言之益增媿悚。今乃並無前人剛果廉潔之風。一屬心於利。但圖肥己。且我尤非謂武弁之皆宜貧。然能量入爲出。則妻子亦足以贍。須知身爲疆場師武。則必以性命力衛國家。胡能分心及於商賈與市儈。往來即兵士身中吮其餘液。此外尙有一節足以隳散軍律者。則蕩博耳。吾軍大有人坐此病者。今日之武士。仰面大帥。則奴顏婢膝。

匪所不爲及對其所部則敲骨吸髓甘之如飴武男盛氣睡罵水陸軍將而浪子傾心以聽語語謂然深信其夫勇概凜然眞男子也意後此得爲海軍省大將決能力祛積弊卽進言曰汝適所言爲事至確前此吾父入長陸軍省時苞苴日近吾門吾父大怒郤之曰吾力能爲合於義者雖不求得也若干以非義又吾力所不能至苞苴又何爲者然此等人仍覓取竅竇續續而饋吾父笑曰觀此宜乎人皆嗜廉仕也武男曰然然豈惟陸軍卽水師中何獨不然已而仰面視表曰十旬鐘矣浪子曰時光良易過也

### 第九章 山木燕客

山木兵造在芝櫻川町別業中爲屋非廣以屋背西久保山地勢崎而不平其中  
有池因地爲曲折天然之怪石照眼琳琅望之如入名山無斧鑿痕迹羊腸之徑  
宛宛可以登陟山峯池上架以小橋其地多楓多松多櫻花多竹池上有稻荷之  
祠祀神者也山坳深處有亭翼然足以消暑然自外望之乃無見而過其門者不

覩其內美以爲小構耳而其中山水天然林壑幽邃乃爲行人所不能窺涉但觀屋制之美麗則知山木以不義之財自潤其屋蓋數萬金以外矣時日影已在四點以外晚鶴漸漸歸林有一人衣和服似逃席行於林木深處而去即武男也奉母之命不能不來座客一無識者傳無爲之觴心滋弗適且山木徧召歌妓跳舞於此間男女雜遝轟飲無算武男觸穢不復可堪早欲逃席而去顧爲主人強挽且未見千岩不能不少爲勾留屋中酒臭偷氣中人欲噦則越席出領空氣蓋今日非得千岩不可自其岳氏宣示千岩劣迹之後未數日忽有人提手篋來訪武男出支票索逋三千圓武男觀票則千岩安彥所署借者而保證則武男川島姓名之下竟有己之圖書來人曰期限已滿而假資者悍不見還今亦不見其人故不能不尋保證武男觀據其迹甚眞其人且出陳舊之書告貸者無數皆千岩筆迹也心中大異然尙以爲外出時或老母允之及叩田崎咸不審其有此且云圖書初未假與千岩此猩紅照眼者又胡從來旣而思及千岩百事舛謬則此圖書

亦必僞爲者。當日卽欲尋千岩而問之。旋得千岩之書。約在山木家一聚。武男思相見時。力加申斥。乃千岩之來特晚。武男含怒出。履山石間。見山亭入而小息。甫坐。卽聞有木屐之聲。自下而上。豐子突至其前。蓬頭作高髻。錦衣照眼。立於武男之側。凝目細注。久乃言曰。爾獨居於此耶。武男生平聞巨礮震天。心尚夷然。無懼。乃聞此。嚶嚶者。則大震。立欲潛遁。豐子見武男欲逃。卽追逐其後。曰。武男君。武男曰。何事者。豐子曰。吾父命我引君領略山中風物。武男曰。母須爲導。豐子曰。父命如是。武男曰。不如孤賞爲樂。滋多此在他。人聞是峻拒。宜應歛避。顧豐子乃不之釋。卽曰。汝胡爲見我。輒逃。武男無術。不能不立而與語。蓋十年之前。武男之父爲刺史。於是間。豐子之父。卽爲屬吏。因是武男豐子。時時相見。武男年少。榔渝豐子。必致其涕泣。始已。不知豐子已屬心於武男。事隔十年。兩少皆壯。武男已娶。豐子之愛心。仍然未殺。武男亦深知其狀。時時避去其人。山木之家。無因輒不窺足。今日突出不意。如蹈覆中。知不能脫。卽曰。吾何逃之有。吾喜野適。縱步所如耳。豐子

曰。汝言太果決。非情。武男左右不知所可。在萬苦中。忽得一策。言曰。不審千岩君來。未。豐子君爲我視之。豐子曰。千岩君聞將以抵暮來。武男曰。彼常至是間乎。豐子曰。然。昨日尙在此作長談。久久始行。武男曰。如是耶。今或已來。幸。豐子君爲我覩之。豐子曰。我不欲往。武男曰。何爲不行。豐子曰。我行爾卽他逸。實則舍我而愛浪子。亦當少假顏色。何由推我。使我莫堪。此時武男思不與之辯論者。但有力決而行。正夷猶間。有人呼豐子君不已。遂見有侍者與語。武男乘機力劈竹叢而遁。旣遠。始小息。仍入人叢之中。知此間不爲豐子所僵矣。然天晚客亦漸散。囂聲亦漸息。山木去外衣。但常服。扶醉至小屋中。托菸卷於盤中。寃榻而坐。其狀甚罷。額汗如滴。言曰。勞諸君久待。然今日之會。可云極歡矣。面武男曰。男爵今日縱飲。胡不如量。乃不類水師中人。前此尊甫男爵。則浩飲如長鯨。鄙人年老。然仍山木兵造之故態。卽盡數斗。亦胡足異。時千岩已至。則面山木曰。今日足下興致絕高。似又得多金矣。山木曰。此何待言。且言且引火吸菸。手顫不勝菸。久乃得吸。卽向千

岩曰。所云事。正在措手。此貿易良佳。今允外國人雜居。吾事乃尤濟。又面武男曰。武男君。胡不出數萬金行賈。君即自諱。以尊紀代。之得金當無算。山木霑醉。口不擇言。而武男端坐不動。千岩旣面武男。復面山木。曰。吾乃健羨。顧無資不可得金耳。武男汝胡不一試。武男終始不言。而眉端雙鎖。語二人曰。二君盛意。吾至感謝。惟吾旣蒞。兵間致富。在所不計。且此身不審。何時瘞於魚腹。或成礮灰。卽擁多金。何益者。果使有二三萬金。可以信手拈得。亦宜捐之水師學校中。決不行賈。千岩聞言。卽以目視山木。山木君適有私事奉干。君且勿言快意。事川島男爵已允假吾資。吾意請山木君爲保證。君圖書在否。遂出據於襟間。上之山木。蓋此時千岩之窮迫。直至於萬狀矣。以身居參謀部中。匪但與山木朋比爲奸。就中取利。且移取公款爲貿易虧蝕。至於五千餘元。旣向山木假貸。僅得二千。尙短三千。計戚黨中。但有武男貴而多金。其母又加之憐愛。顧姨氏雖有恩。而甚吝猝與假此多金。勢必不可。顧公款急如星火。不得已僞爲武男圖書。果假得三千元。然期限垂

滿至以明信片寄諸參謀本部索還計此事一傳則功名已岌岌今將圖向武男假此三千圓以還債家正月初三日往面武男而武男適出不相值已又奉檄外出可數日至債家索逋於武男千岩初不之悉山木見千岩出券則極口稱可遂令出圖書蓋後上之武男之前曰據已在此金以何時付者武男曰攜鈔在是千岩曰確耶或愚我耳武男自襟底出紙擲示曰此非三千鈔票耶千岩見狀顏色頓變然變羞成怒嚼齦而起蓋武男所出之鈔非鈔也卽千岩以武男僞印向人假貸者千岩以爲此紙尙在債家之手不料今日出諸武男據上加以墨圓知武男已爲償之久矣旣得此紙卽駭然曰此句武男曰此紙君未知耶胡不自承其謬千岩平日兒撫武男不圖今日乃爲所窘則痛恨入骨力圖復仇山木大驚倒執其菴斗以火近鬢久不能語武男曰千岩茲事吾亦不更述矣爾我親爲媒表斷不能以汝冒我圖書因而致訟此三千元吾已還矣債家或不以明信片赴部辱汝汝其釋於懷矣千岩不能對然尙矯爲鎮定幾至欲取武男而力劈之顧知

其無濟。則僞爲和藹之容。言曰。吾親愛之老弟。承君訓迪。吾慚沮已極。惟吾之爲此。殊出於無可如何。武男曰。無可如何者。即可以王法爲兒戲矣。千岩曰。弟勿怒。吾請訴其衷曲。吾百計皆窮。果爾在家者。吾必徑遂告爾。而爾復未歸朝。吾安能向阿姨請貸。計更一月。即可清還。故漫然試之。以濟吾眉睫之難。今日深知吾過。尤非欺汝。計還金後。質實與爾言之。武男曰。讐言也。汝果誠懲者。胡以向我假資。乃並不一間。竟向山木求證。山木見武男怒氣勃勃。疑將用武。卽曰。男爵勿怒。此事模糊。至是吾乃不知。顧爲至親。儘足寬假。三千元之數。非多無足較也。千岩君誠誤過。無可辭。此事果喧傳於外。則千岩君前程殊礙。茲事尙須男爵玉成之。武男曰。吾非親串。宜訟之理。胡爲代償此債。此事不涉山木君。幸勿與之。遂語千岩曰。茲事不能爾爾。今日爲始。與君絕交。千岩見事體決裂。則亦暴怒。言曰。汝絕我耶。我亦何惜。武男大怒。二目盡赤。言曰。汝已得錢。何惜交誼。直賤丈夫耳。千岩曰。汝擬我何等耶。此時山木宿酒都醒。卽起而言。曰。男爵及千岩君。且少釋忿。此爭

無已。足傷親誼。於是左右拱揖求平其爭。而二人亦止。已而武男復弩目視千岩。曰。千岩。此事可勿更言。吾及爾自少迨長。事爾如兄。本意可以彼此匡翼。苟可爲力。匪不盡死。第邇來人言噴噴。幾塞吾耳。令我器重之心。消歸無有。爾極力愚我。乃視我如童駄。然爾須知。欺我者一人。受欺者也。而事尙有大於此者。我又何須言者。至三千元作何浪擲。我可勿問。但尙有藥石之言。凡爾所爲。事人人耳目。咸非蠹蟲。陸軍中人至有隱備。爾之行爲者矣。第爾之所重者。在金錢不在名譽。卽言之。亦不甚愛惜。大恥。臨身。又將何以甘受。自此之後。定不更相見。此爲臨別之贈言。並以三千元爲饋言。已立碎其借券。擲之於地。立起過別室。時豐子方隱壁而聽。及武男入時。適與豐子相觸。武男大驚。卽復他逸。亦不計豐子之暗泣矣。山木見武男旣去。始張口謂千岩曰。此孺子氣鬱。乃如昔未減也。雖然。以三千元爲絕交之饋。遺君亦不爲虧折矣。千岩目視地上殘券。不復發聲。但歎脣不已。

三月初旬。浪子爲風寒所侵。不藥旋瘳。逾數日爲其姑製衣。至於深夜。病復作。至於二月中旬。而浪子尙淹滯牀褥間。人言閒年之冬必較去年爲寒。語固相傳。而今年寒乃果甚。雨雪隨北風而至。卽晴明時。冷亦砭肌壯者恆病。病者恆死。報中所紀死數日。乃不翅以天寒之故。浪子之病亦縣綴不卽愈。矧又弱不勝衣。雖病狀非危。但偃息牀褥。飲食銳減。亦非佳兆。時壁上鐘交二點。餘音旣渺。屋中寂然無聲。但聞鐘機徐動之聲。愈形其靜。時風日大。佳病榻中。防爲陽光所灼。則以錦屏少隔之。用以養目。而屏間光線已射及浪子手中。浪子方爲武男治襪。左邊瓶上插茱萸。右則老梅一枝。橫斜作影。梅萼尙稀。知春光未甚老也。紙窗受日。有小貓之影。在瓦溝曝日。留影於窗間。一小蜜蜂似爲花香所引。直撲紙窗。小貓遂起。擗之以爪。既不可得。則又以爪自摩其面。但見窗間貓頭之影。忽上忽下。浪子斜波視貓影。則眼立生纈倦。甚閉其眼。少蘇。則又結襪矣。忽聞廊外有屐聲。短影循窗而過。則其姑也。已至其病榻之下。問曰汝今日如何者。浪子曰愈多矣。惟不能

猝起。因置襪且起。姑止之曰。勿爾。且汝胡又治襪。此至不宜於病軀。凡人遇病。以養病爲宗。胡能兼顧他事。汝幸勿舍命以爲武男。求速愈爲佳。浪子曰。兒病久。不耐。故以此消遣。幸老姑恕兒。姑曰。汝又好苛禮矣。禮繁則親殺。此非事姑之道。實則此軀尚有無數瑣屑之語。尚未傾吐其半也。平日恒言少年婦人恒不知禮。事上無文。惟浪子尙知孝謹之道。今日宗旨復變。轉以多禮爲煩。則令人不能遽解矣。少須間。浪子曰。汝得武男書。書中作何語。浪子卽從枕底出家書上其姑言曰。夫子言。將以禮拜六。歸夫人略視其書。卽還之曰。書中乃云。將移爾病軀。易地以養。此乃大愚似此寒天。以病身暴寒。卽強健者亦無倖矧。乃爾奄奄者耶。實則感冒小恙。靜養當立愈。何紛紜爲武男年少無知。習近人陋俗。一病即欲延醫。十換天氣。然吾年少時似此小病。至不歸臥。卽生兒時。不十日已起而操作。汝當覆書武男。請勿置念。百事有老人在也。語已微笑而眼稜之中隱含不屑狀。後此夫人外出。浪子起坐言曰。阿姑恕兒不送。迨夫人出。浪子微歎。乃不料身爲人母。以人。

子愛暱其妻却生嗔妬之心。蓋自武男歸後而姑婦之間日見隔閡。武男見浪子辱弱常加熨貼。浪子微窺姑意。妬不可言。自念夫婦敦睦爲人生倖福。而因是開罪於姑。則女兒身世之難可想矣。方圖少睡而侍者言加藤小姐問候在門。浪子張眼外視。見千鶴子盈盈入。卽曰：「千鶴子君。君來見覲。眞念我也。」千鶴子去其髻幕。言曰：「汝今日佳乎？」蓋浪子之與千鶴子本爲姨表之女兄弟。自少在幼稚園已成莫逆。形影不復相離。浪子之妹駒子恒言：「汝二人交厚。我乃無友。」一自浪子嫁夫。而同學者亦都星散。惟千鶴子居近。又屬親串。故常往來。故武男出時。而千鶴子時來道款曲。以解愁寂。千鶴子問時。浪子卽曰：「病良已。」惟吾頭岑岑然。且歎不已。殊足厭也。千鶴子曰：「然此間乃甚冷。此時侍者出座。茵千鶴子即踞浪子之側。十指中多金鑽戒指。就火爐上溫之。遂以已溫之手。自摩其粉頰。取煖。浪子曰：「娘父娘母無恙。」千鶴子曰：「佳。」謝君問訊。二老均爲君病當心。謂天寒於病者不宜。昨日吾尙言汝病少蘇者。遷逗子小住。或於君病得少益。浪子曰：「此說良確。」武男在

橫須賀寓書亦言必易天氣千鶴子曰武男君意定胡不遽行浪子不敢斥言其姑不憚但曰卽不遷亦可愈千鶴子曰寒威可畏言次侍者進茗浪子曰汝知夫人安在侍者曰方與客語浪子曰客何人侍者曰客自村間來浪子不問語千鶴子曰君今日無事能否小住移時呼侍者曰兼汝將少食物至款女公子千鶴子曰吾恒往來是間必以飲食相餉爲事過煩於是出小合於襟底曰尊姑好米餉吾已挾得一合至矣惟姑氏有客少須進之浪子曰吾姑得此良歡千鶴子又於長袖中探出橘子數枚言曰霜降後始得但未知其甘酸請以奉餉浪子曰請君爲我剝其一千鶴子果去橘皮而進浪子食之滋甘以病中髮覆其額乃掠而上之千鶴子曰掠且復披吾今爲爾挽而作椎結不甯佳耶然汝亦勿強支而坐千鶴子卽出梳於浪子奩具中爲之整髮且整且言曰吾同學昨日開一同窗之會歡聚一日良歡想亦有柬奉速同輩不見汝恒以爲憾言已笑曰吾輩出學堂僅一年乃有二分中之一易髻而髻矣吾見大久保君本多君北小路君均籠髮作

已嫁粧前此女郎態度全非易爲莊重言時卽曰汝髮爲吾擊而痛耶復笑言曰人人乃爭言嫁後事實言之滔滔後此同學開辯難會發問者爲人子已娶者與父母同居耶抑屏居耶北小路君則主同居言新婦不善持家而其姑甚慈愛故以同居爲是大久保君則主分居汝亦當知彼家有姑惡聲也吾見其論辯專爲私圖則欲進而爲均平語衆乃不許吾言謂吾未有婿家則此例母乃酷乎浪子曰人人咸有苦衷汝折中之論似難得兩全汝曾否憶姨母言少年夫婦無姑嫜督責往往入於情廬吾思姨言良當且不能以夫妻好合遂棄置老人於不顧汝意又云何者浪子者聰明識物理固知持家之道雖繼母歷歷言其幹略而浪子恆不謂然以爲後此綜家政時自別有部署自一至川島家則事勢全非武男名爲家督權力一不之屬全屬之太夫人然亦伏處苛政之下意姑婦調和後出其幹濟以佐老母乃爲時逾久畛域愈深迴念繼母議論謂已婚之子分應離居此說良確而又恩宗國風尙所貽數千年無改則亦不敢謬託維新創爲異論故但

述。姨氏之言以自解。千鶴子者知武男家事至稔者也。謂其姑精覈浪子溫柔虐政之下理應離居胡爲乃有是言。知浪子別有隱衷未易爲已道者。但視浪子久微語曰。彼尙咆哮無已時耶。浪子曰。時亦暴發。惟吾病中尙有寬典。其尤不堪者則不許我曠近武男何也。然武男常勸我言彼母尊如王后其能結歡於母氏較事已爲更有禮。噫今且勿言吾髮已整頭亦不如前之岑岑矣。則以手拊髮覺罷復閉其目。千鶴子納梳於奩中。以紙自拭其手。見浪子罷甚。則小立於奩臺之次。見有小匣啟之。則武男所贈浪子之金鍼。鍼頂刻無忘我花一小朵。卽曰美哉。武男君。男子乃能辨析花樣均入時也。浪子此時張目視千鶴子。千鶴子復至其側。言曰。俊次欲我習法文或德文。以爲外交家之妻必須通外國語言文字。而我則良以爲難。俊次者千鶴子聘夫也。服官於外部。浪子曰。吾甚願爾。後此作丸鬚爲新嫁娘。惟今日之粧亦雅稱於爾。千鶴子羞絕力止浪子勿言。然神宇之間則又甚樂。言曰。浪子君曾否憶及荻原君先我一年畢業者。浪子曰。憶之。彼嫁松平君。

千鶴子曰君亦知是人前日離婚矣旨微浪子駭曰確耶其故爲何千鶴子曰翁姑待彼厚而荻原則薄視之不以人齒浪子曰彼生兒矣千鶴子曰松平有外遇乃決其妻嗣荻原之父知狀怒婚之不義乃索女而歸浪子曰傷哉胡爲見棄此足知男兒之無行千鶴子曰然吾思之乃至以爲恨天下惟爲姑婢所不悅而爲棄婦此尙可也旨微若爲夫所棄者此安謂有情浪子太息曰吾思同學已分勞燕又判菀枯吾寂寞極矣嗟夫千鶴子君爾我兩人當永永爲良友也千鶴子曰此吾所禱祀以求者此時二人不期而堅執其手尋浪子復笑言曰吾臥病經時恒作夢想今試語其一幸勿哂吾癡譬如數年後吾日本與外國交兵吾日得勝俊次君爲外部大臣出而議和武男則水師總司令官以兵艦布於敵國千鶴子曰然則吾姨丈片岡君必爲陸軍之司令官吾父在上議院持議必發帑遍犒水陸各軍浪子曰至時吾必入紅十字會將護被創之兵千鶴子曰汝纖弱如此乃能奔走伺創人耶浪子一笑乃大歎不止至以手捧其右脅千鶴子曰吾言多矣汝罷

而脅痛耶。浪子曰。吾歟即痛其脅。千鶴子曰。吾行矣。汝且調攝。遲日更至。及千鶴子行。而西日已落矣。

### 第十一章 選子養疴

千岩爲武男楚辱之後。恨極羞深。未五日。忽捧檄驅出參謀本部。入第一聯隊。凡人交於否。運遇事輒蹇無遂意者。千岩財力之敝。已一年矣。百思不能自脫。第一思慕之浪子。已爲武男所奪。而貿易復折閱。告貸於人。明信片竟直至部中。名譽銳落。平日視武男如孺稚。玩之股掌。今乃受其重罰。無可自伸。環顧親串。但有川島一家。今亦斷絕。不復往來。復於無意之間。斥去優美之官。淪入末弁。千岩亦自知罪。無敢伸枉。旣蒞兵間。則亦蒙恥。爲之千岩者。本狙譎能。遏抑其喜怒。不外形。今日忽爾貶逐。則熱血如沸。大類登樓垂及高梯。竟爲人推陷。又思陷我者。又爲誰氏。同官中又何人與本兵交厚。計惟有片岡中將一人耳。遂決爲中將加之讒。間。又思武男亦必有力。彼視財良輕。其最恨者。必謂我僞其印信。雖然。浪子本恨

我以我速書之故。時時扇惑其夫。亦事理之所必有。此所謂求親不遂。反受其殃。思極則怒不可遏。於是合嫉妒怨憤之毒念。專注此三人之身。因曰。今但有報復而已。天下最得意事。但有飲仇人之血。爲最有味。惟報復之事。當從何入手。爲力不能置炸藥於二家。使之骨肉化灰。然則尙何術者。況勢力旣不相敵。殺人復須論抵。則但有陰毒左計。俾兩家均受吾害足矣。時已三月。梅花全謝。千岩一日到新橋車站。迎一故交。剛自客座中出。忽見一高碩之婦人。領一女郎。過其側。卽片闔夫人及駒子也。千岩趨前問訊。顧雖如是。心滋戚戚。防爲二人知其已事。旣而見二人之狀如恆。遂復其故。不以爲異。蓋千岩之恨。恨浪子。恨將軍。恨武男。與夫人。駒子。初無所恨。則卽而鞠躬致禮。夫人曰。客胡爲不常至吾家。千岩曰。夙應奉謁。以事集莫。前今夫人又安適者。夫人曰。我將至逗子。客又安適。千岩曰。在此延候一友。夫人之至。逗子消遣春光耶。夫人曰。汝乃弗知吾家有病人在彼耶。千岩曰。病者何人。夫人曰。浪子耳。此時火車鈴動。人皆登車。駒子立催夫人曰。母趣

行千岩遂代夫人提篋同赴車上。道問曰：浪子君病狀如何？得母劇乎？夫人曰：肺病耳。千岩曰：然則療乎？夫人曰：尙時時咯血，故不宜於東京遷之。逗子吾今日特往省之。旣登夫人取篋與之爲別。且言曰：更相見吾行卽歸。幸常過吾家一談。千岩見夫人母女同至頭等車廂，則慘然笑曰：吾報仇有路矣。時浪子之病，醫生知其入瘵，然祕而不言。言之將滋病家之駭，顧病已日重。至於三月，瘵疾已成。醫生知乃不能不言。浪子之姑，平日自恃健碩，以爲常病，不宜遷徙。易取天氣，今見浪子咯血，則亦大懼。尤聞瘵疾足以染人，遂如醫言，遷浪子於片岡之別業。浪子初知爲瘵，亦覺凶多於吉。將永謝人間之俸福，然尙至逗子者，亦任天而動，不復奢望其愈矣。時爲三月初二日，浪子一易天氣，病軀若有起色，日剪采花枝爲消遣。武男亦適歸，則請武男采花，自編爲花毬。正意得間，胸膈忽奇痛，頭重如戴，立時血乃大溢，淋漓傾吐不已。此時似見墳臺在其眼中矣。然自念此死胡以不在未嫁之先百無顧戀，即可拋擲而行。今乃盡嘗人間情愛，春光斗然割去，亦復萬萬不。

能。自。遣。然。武。男。此。時。舟。駐。橫。須。賀。去。逗。子。未。遠。時。時。歸。視。中。將。亦。時。時。以。書。問。訊。  
 姨。氏。及。千。鶴。子。則。間。數。日。卽。來。老。嫗。本。在。逗。子。適。爲。侍。病。之。人。照。拂。幾。於。匪。微。  
 不。至。浪。子。初。尙。清。爽。以。爲。病。固。未。佳。得。與。故。嫗。常。聚。亦。不。爲。非。樂。且。東。京。奇。冷。逗。子。  
 清。和。海。上。清。風。時。至。覺。一。身。百。無。虧。欠。醫。生。每。禮。拜。必。自。東。京。兩。至。診。視。見。浪。子。  
 自。遷。逗。子。病。勢。弗。增。卽。無。勿。藥。之。期。尙。有。措。手。之。地。則。語。之。曰。汝。心。但。無。煩。擾。吾。  
 尚。有。術。足。以。起。汝。於。是。至。於。四。月。京。城。中。櫻。花。忍。寒。未。綻。而。此。間。近。海。則。花。色。爛。  
 然。照。眼。也。又。一。日。爲。禮。拜。六。曉。雨。濛。濛。自。晨。達。午。未。止。山。海。均。爲。雲。氣。所。漫。入。眼。  
 莫。辨。畫。漸。陰。沈。而。漸。長。雨。勢。復。挾。風。而。至。海。濤。澎。湃。作。甲。馬。聲。一。帶。漁。家。均。掩。關。  
 畫。寢。閑。無。人。蹤。片。岡。別。業。中。爲。狀。則。少。別。於。外。景。武。男。新。歸。自。兵。間。冒。雨。而。至。既。  
 晚。餐。易。衣。浪。子。對。坐。而。治。襪。時。時。停。鍼。視。武。男。微。笑。髻。上。新。簪。櫻。花。几。上。置。燈。以。  
 紅。紗。爲。罩。其。旁。有。膽。瓶。亦。滿。插。櫻。花。窗。外。風。雨。沓。至。武。男。方。披。來。書。讀。訖。言。曰。岳。  
 氏。爲。若。病。心。至。沈。鬱。明。日。至。東。京。當。繞。道。赤。坂。慰。此。老。人。浪。子。曰。風。雨。兼。天。汝。行。

耶。老姑候君。吾恨不能與君偕往。武男曰。浪子汝何言。此爲養病之區。猶之配所。汝不能自由也。浪子曰。此果名爲配所者。吾願終身居之。親愛者勿顧我。汝恣吸菸可也。武男曰。吾未至此間已倍吸。吾菸明日去此亦加倍酬之。浪子笑曰。如是見愛。當有米糧餉君。姻爲我將出之。武男曰。糒佳。得毋爲千鶴子君所遺。浪子曰。否。此爲吾手製以病中無事少製佳餌用獻吾姑。武男曰。汝又勞力矣。浪子曰。此何礙者。畫長人靜用是自遣亦佳。且汝今日能否允我久坐須知吾身未有病也。武男笑曰。在勢當愈。川島醫生在是。胡能不愈。以大勢度之。果有起色。吾亦銳減其憂。此時媼以茗進曰。今日風雨殊足駭人。主人果未歸者。吾至不敢貼席。千鶴子君已行。看護婦亦歸東京。此夏屋中舍媼及老僕茂平外。無第四人。浪子曰。如此風波海行者。遇此將何自處。顧舟中征人之苦。較諸春闌夢裏之思似閨人苦也。武男飲茗進餌。言曰。此何足云。果使爾在南中國海。風潮數日。爾方覺其苦耳。以四五千噸巨艦置之潮頭。乃恣其侮弄。艤面高浪如屋。舟憂憂如老屋被風則

距舟方覺其奢語時大風忽至怒雨敲窗如撒數十小石屑其聲鏘然浪子閉目老嫗縮頸但聞風雨交至聲人聲立止武男曰似此風雨之夕宜勿作困人語法宜熾炭於爐明燈於几相處爲歡樂須知此地較橫須賀爲煖不觀櫻花都已開耶浪子謂老嫗曰將此櫻花挿入瓶中此爲老茂平晨來贈我者似此風雨摧花多矣旨微此未經風雨之花爲色尙酣媚惟吾午間讀蓮月歌有詠櫻花者吾讀之甚喜詩曰花嫩殊慚人晨曦被欲笑晚風爲飄落數英亦娟妙旨微武男曰詠花胡爲言花落耶吾國詩人好爲蕭颯之語譬如靈戰吾兵傷亡過夥卽勝不甯悲耶吾意則以經久不凋爲旨勿爲悲落傷亡之言我今將爲歌詩幸勿以武人笑我卽歌曰勿嗤花戀枝蒂穩花尤媚老紅逾衆芳直過春廿四詠已言曰吾詩勝蓮月乎老嫗驚曰然則主人亦詩家耳夫人以爲何如者武男笑曰得嫗贊我我名垂宇宙矣語至此風潮喧然於門外而三人者如坐小舟之中飄泊於巨海老嫗起而取水灌瓶花浪子自口中出寒暑鍼就燈視之曰吾熱度銳減矣更視瓶花

如有所思。不期驟然而笑。言曰。今日距吾嫁期。剛一年。當日情形。思之甚審。吾登車時。家人集而送我。我乃不知爲留別之言。及車過沿地橋。天晚月明。兩岸櫻花如雪。吾車過橋。而花片爲晚風所卷。撲入車窗。有一叢落。吾髮際。吾乃弗知。下車時。姨母爲吾檢去之。武男以手自摩其面。漫應曰。此去與爾行銀婚之禮。不遠矣。尙憶當時交拜之日。卿神宇甯靜。吾方自思新嫁娘。胡乃有此堅持之力。浪子曰。實告君。吾震恐極矣。合卺之杯。幾墜於地。此時老嫗適進。見夫婦諸笑。卽曰。主人偕夫人樂耶。嫗見主人房中之樂。則亦大悅。往往憶及伊香保時也。浪子曰。嫗言。伊香保令我如入春夢。神思都昏。武男曰。汝憶采蕨時乎。今爲時且屆。汝且自調攝行。復往也。浪子曰。至時吾病自瘳。迨明日天氣澄霽異常。武男將以下午赴東京。午前以和暖之故。遂引浪子至海濱。吸取空氣。並觀海色。所行處多高松喬杉。浪子曰。終風之暴。乃不圖今日見此韶光。武男曰。試觀對岸。了了然。幾可呼之而應。二人則又駛行沙上。沙受日已乾。羣兒爭集而拾貝。漁人處處張網。且下海汎。

曲。如。新。月。二。人。循。行。至。於。無。人。之。境。浪。子。忽。有。所。憶。問。武。男。曰。君。亦。知。千。岩。近。何。  
事。者。武。男。曰。千。岩。無。恥。吾。自。見。彼。後。遂。不。相。聞。問。汝。問。彼。胡。爲。者。浪。子。如。有。所。思。  
卽。曰。言。之。勿。貽。君。笑。吾。昨。夕。得。噩。夢。武。男。曰。夢。千。岩。耶。浪。子。曰。然。夢。與。吾。姑。道。吾。  
短。<sup>綫</sup>武。男。曰。汝。惟。心。多。故。有。是。夢。且。彼。何。爲。讒。汝。讒。汝。又。何。言。浪。子。曰。語。細。不。  
可。聞。但。見。吾。姑。頻。點。其。首。千。鶴。子。曾。告。我。千。岩。恒。與。山。木。同。行。<sup>綫</sup>因。而。告。我。心。懸。因。  
有。是。夢。未。可。知。也。吾。親。愛。者。聽。之。千。岩。又。胡。敢。至。吾。家。者。武。男。曰。吾。母。亦。頗。惡。其。  
人。浪。子。釋。然。微。噫。其。氣。曰。吾。知。老。母。以。我。久。病。頗。耿。耿。於。心。武。男。心。動。因。憶。浪。子。  
行。後。母。氏。乃。向。其。旁。極。言。浪。子。惡。劣。尤。囑。武。男。勿。至。逗。子。防。爲。療。人。所。染。且。因。浪。  
子。久。病。遂。歸。罪。於。片。岡。武。男。亦。力。爲。浪。子。緩。煩。夫。人。則。大。怒。以。爲。寵。妻。而。忘。母。如。  
是。者。已。三。數。次。然。今。日。聞。言。但。能。曲。加。慰。藉。戒。其。勿。作。歧。思。言。待。明。年。春。季。汝。病。  
全。瘳。則。挈。家。同。至。吉。野。看。花。今。茲。野。行。稍。遠。汝。罷。且。歸。汝。罷。也。此。去。不。  
動。堂。未。遠。曷。往。寓。日。吾。力。自。信。可。以。直。至。美。洲。武。男。曰。幸。勿。自。勉。諱。疾。不。言。今。當。

加以領巾。石頭路滑。爾依吾腕而前。於是武男扶攜浪子行經山徑。再行再息。至於小瀑布之下。瀑布左次。卽爲不動堂。磴古松斜。幾僂身趨海。武男拂石。被以羅巾。讓浪子坐石。已則抱膝其旁。曰。光景幽閑。令人神志爽然。望海如鏡。天作深藍。目光所及。浪花弗生。天水合一。浪子曰。吾至親愛之人聽之。武男曰。何事者。浪子曰。汝觀吾病。究能愈否。武男曰。是笑不愈。吾力已足。愈汝時。浪子以首枕武男之肩。曰。吾思茲病大難。吾母卽以是終其天年。武男曰。浪子汝今日所言。胡乃令人寡歡。汝病何憂。醫生固鑿鑿言之。惟吾岳母固。苟然爾。年甚穉。在法可醫。汝又何憂。汝不憶吾戚大河源右肺已爛。醫生束手。然尙生十五年。汝果立志求愈。則愈之一字。如操左券。果不愈者。惟不愛我耳。愛我則決愈。且我烏能聽此病蕃滋於爾身而不愈。武男言已。則力把浪子之手。親之。尙見其指上金鑽燦然。卽定情戒。指也。二人無言者久。忽見有白帆之舟。至自江之島。行於鏡平之水。如臥如行。而漁歌隨風直送入此二人之耳。浪子感極。欲涕亦抗言曰。吾病決愈。然吾乃不審。

人生胡以有死。又不延至數千之年。果必死者。當同時同穴。武男曰。汝死我焉得生。浪子曰。確耶。同死亦一至樂。然君有母在。並有官守。胡能竟遂爾意。以我決之。我宜先行。以遲君。緣惟吾行後。君能否時時憶我。武男淚滿於眶。拊浪子之背曰。吾親愛之浪子勿言。是以窘我。汝病全瘳後。隨吾行金婚禮也。浪子亦抱武男之手。且伏武男之膝。嗚咽言曰。我死尙爲夫子之妻。仇也。病也。幽也。胡能問我情愛。天長地久。我永爲川島家人也。

## 第十二章 仇復

千岩自在車站聞繁子夫人述浪子病狀。即得報復之機。蓋浪子一身實爲川島片岡兩家之關鍵。但從此人入手。即可兼復兩姓之仇。且武男不時在家。下手正在此時。但費須臾唇舌。聳此老嫗。卽了是事。嫗猶炸藥。我實火種。其間袖手觀其炸裂足矣。思極意得。尤知嫗母之性質。亦頗恨己。顧嫗母之恨。乃殺於武男。尤知嫗母視武男。仍爲孺穉。每大事必詢己。以己之閱歷多。且川島家戚晚無多。卽有

之亦恆引避。非我往造其家。直門可羅雀。今但能以言語聳姨氏。仇復之事。卽迎刃而解。遂令山木先至姨家探取口吻。並令山木述已改過之狀。一日爲四月下旬。天色垂暮。千岩知浪子未愈。姨氏常以病婦爲恨。而武男又在兵間。遂徑入川島家。言將訪田崎。至時但見姨母一人坐而沈思。手中執武男家書。其申相見之言原書引姫語千岩曰。病未愈也。然糜費已不貲矣。病已兩月。愈尙無期。吾乃不知爲計。甚願有人示我。須知武男直一童駭耳。千岩曰。吾甚爲姨母憂之。在理原不欲來。惟此事爲川島一姓之大事。胡能默而不言。我平日沐姨母恩勤。又荷教養於姨丈。此來直爲報恩。姨母須知家有療疾。其狀至險。常有一人病療。傳染一家。遂至覆滅。吾甚爲武男君憂之。茲事若不預圖。禍乃不測。姨曰。吾亦爲此而憂。已對武男累言之。勿赴逗子。乃堅不吾聽。汝試觀此書。滿紙皆言妻言。醫生言看護婦。千岩笑曰。姨母聽之。此人情之常。無足怪也。天下夫妻之好。殊無物足以勝之。利武男君之戀戀其夫人。亦不能言其謬。姨曰。身爲人子。以妻之病。即可悖逆其母耶。

千岩僞歎言曰世局之變遷乃無常也吾聞人言啧啧稱武男君得美婦爲時未久不期其至於此極乃以一婦人關川島氏之存亡事殊莫測雖然片岡家人曾以人道歉於吾家乎夫人曰安有是者卽來亦尋常之存問間饋小食物已耳而加藤家尙數至若片岡氏則久已絕迹千岩又僞爲太息言曰事勢至此以理決之片岡家亦當知吾家之難彼以病療之女郎累我乃蕭然事外若無與者嗟夫此時世界人心但知有己又焉知有人者夫人曰然千岩曰今日最宜留意者卽武男君果使不幸之事即當武男君之身則川島氏之祀不幾絕耶今常與往來療疾之傳在意中事惟情關夫婦胡能折之分飛夫人曰老身正以此遲疑耳千岩曰吾思身爲父母厥責甚重事屬宗祀所關亦安能縱恣兒女即使時加夏楚意亦責善而然須知年少之人初猶倔強迨既屈於慈庭之訓誨亦僅默然順受而已夫人曰汝言金石也千岩曰吾思以姨氏之精明慈愛萬不能姑息兒曹自斬其宗祀夫人曰吾決不聽其如是千岩曰果使浪子君有孕者如何夫人曰卽

使有孕亦屬療種無用也。千岩見老嫗中計則立變其詞亦知毒種已下此老嫗自能開花結果無待更言矣。蓋武男之母初非不悅浪子以浪子溫純且又守舊與己志事正同己雖不言亦知身爲新婦時女德尚不及彼及見身得療疾糜費無數而又不愈乃大失望所最畏懼者正懼療種流傳而千岩之言適中其所忌後此千岩常來其家人人咸見皆知此來非復佳兆實則千岩大功已成但待奏凱之日而已。

### 第十三章 母子辯論

五月之初旬武男所居之兵艦奉令赴佐世保軍港既至復令至箱館會操此出可一月始歸遂至東京與老母爲別時夫人甚怒其子訓飭者已數次惟此遭之歸忽大悅爲之調羹飯武男見母怡悅心殊弗甯天下身爲人子者無論年齒老稚苟得其母撫慰匪不喜者矧武男身處其母嚴霜苦雪之下忽被春陽胡得不悅飯罷出浴浴罷坐而凝思在逗子事又思浪子病愈則我自兵間歸時必悅而

迎我思極甚樂執菸赴其母寢室夫人方令小婢按摩取菸筒而吸兒武男入卽曰汝浴罷矣我見汝頗思爾父在時出浴後情態亦正如汝汝今且據席坐呼侍者曰松汝往點茶夫人起立取米糒於庋閣間授武男武男笑曰母今日乃視兒如上客夫人曰武男汝今日歸來適當其時吾正有良言告爾爾今日自逗子來乎武男知母氏不悅其赴逗子然不敢欺母則直告曰然並言浪子病已日瘥且浪子聞母爲之憂煩心滋戚戚夫人曰彼爲我憂耶語時以醜目直注其子此時松已將茗入夫人曰松汝出掩吾屏夫人遂爲其子渝茗並自渝之旣飲則取菸筴而吸言曰老母邇來體日羸憊去年一病幾死者數昨日往視若父之墳今日骨節厯厯而痛以此觀之吾一足已插入墳中矣吾家衰宗人口凋零汝尤宜自愛武男以食指叩其菸灰於盤中以目視母言曰兒常在外不能爲吾母服務甚願浪子病瘳能佐母中饋則母力頓蘇矣浪子亦常自怨艾夫人曰彼欲歸而助我我乃防其傳我以療武男曰愈多矣天氣旣和煦而彼年復少何至久久不祛

其宿疾。夫人曰。咄嗟間。烏能立愈。我聞醫言。彼母亦以療死。武男曰。彼已對兒言之矣。唯句夫人曰。療疾恆留貽其後嗣。武男曰。人言固如是。若浪子之疾。以惡寒起。非療也。且天下人貴能衛生。則百病不滋。人但知療多遺傳。而得實則不慎。於起居亦足得療。又何待傳者。浪子之母固療。而其父則昂然偉丈夫。卽其妹亦未嘗有療。若兒之軀幹堅實。萬不受染。母幸勿聽醫生之讐言。言已而笑。夫人曰。否。此事烏能一笑了之語次。則以菸管叩其餘灰。言曰。療疾在百疾中爲最險。汝不憶東鄉家人乎。彼家有孺子。爾常與之爭鬪者。彼母於二年前正以療死。汝聞之矣。後此其兒亦坐此而死。死尙未久也。爾乃不知此兒之亡。非彼母傳染之耶。諸如此類。纍纍然。吾亦不復記憶。武男汝須知之。療疾非談笑事也。武男靜坐而聽。而夫人亦罷菸弗吸。則以手自支其頭。以目視武男。言曰。我尙有言告爾。語至此亦不卽續。但以目凝視。久乃曰。汝亦知浪子乎。武男曰。浪子何事。夫人曰。汝試思可否。令浪子歸耶。武男曰。母言歸。何意。夫人尙凝視曰。吾意令之歸母家耳。武男

曰。令歸養病耶。夫人曰。卽養病亦可。惟終以歸爲當。武男曰。逗子養病佳也。彼家多孺稚。長日紛擾不堪。且旣令其歸。諸外氏不如歸之己家。其事尙順而非忤。夫人飲茗。自解實則茗已冷矣。夫人蓋借此以斟酌其詞。已而作顫聲言曰。武男汝今日不醉耶。胡以僞爲不解吾言。吾所謂令歸者大歸耳。武男駭然曰。大歸非離婚耶。夫人曰。汝且少戢其聲響。武男肌膚起慄。夫人曰。此卽俗語所謂離婚也。武男曰。離婚以何罪。夫人曰。汝尙待問乎。吾累言此病爲危險之候。武男曰。以彼生療母。卽遣兒出妻乎。夫人曰。然。此事亦出於無可如何。吾心滋戚戚耳。武男以目注視牆壁。不期雪茄墜落於火盆之上。覺窗外雨聲及燈花作爆之聲。至微細亦皆聞之。夫人以物撥灰。令掩此雪茄。勿令其作煙上突。徐徐言曰。吾亦無怪爾之聞言而駭。顧爾爲驟聞故爾。我則宿計。如是以百計俱窮。故爾出此。卽爾亦當諒我。爲不得已也。我與浪子無仇。爾伉儷亦篤老身之爲此言。亦深恨己之無情。顧禍之逼已。病之可危。蓋無術足以自掩。武男忽愕然曰。彼病愈矣。夫人曰。孺子勿

躁且聽吾言。凡病療者如潮汐來去無常變動亦迅譬如少換天氣病卽旋瘳然謂誅淨病根則我老初未之聞且每發輒甚果更發者汝之沾染無可疑矣脫有不幸浪子固死汝亦不免卽兒女亦因而夭逝此尙有川島氏一家耶若父炳業至難又荷天皇錫爵於吾家遂聽之奄然夷滅歟吾家之遭浪子浪子滋悲汝亦無可自聊卽吾爲人姑亦非無心肝者惟爾當知療之爲害至虐顧一人則滅一家雖然浪子縱可悲然斷不能爲我川島氏於夷滅之後更生一家督若爾能知其大者則當從老母之忠告武男無言但有傾聽覺咫尺之間浪子之亭亭瘦影已蕩漾其前卽毅然曰老母怨兒此事兒決不能爲也夫人之聲少厲言曰何爲者武男曰今乘病出之浪子卽立死夫人曰死尙何術武男聽之我實爲汝並爲力萬不能爲彼年少或不得老母之歡然愛母之心實出之至誠兒安能以彼婦德無虧但因一病之故驅而出之況療病不愈之言亦屬子虛矧逐日漸有起色

即使不幸而死母氏亦當容其爲川島武男之妻而死果使防療之染人兒於其未愈之前可以戢足不往惟生而休妻此雖出之慈命亦不敢曲意以從夫人曰汝發言卽及浪子獨未爲川島一家之宗祀及一己之性命籌畫武男曰母但知兒之性命初未計及人之性命凡人以殘忍害人求生雖生不武至於因果之說雖不足憑然陷人以求一家之利或爲天心所不右況無名而出妻烏足爲川島之光榮噫母氏聽之兒決不能休妻也夫人初亦知其子之抗撓乃不期其如是之甚則大怒勃然青筋見於額上太陽穴躍躍而動手中執菸管戰不可止則抑怒而僞笑曰汝勿躁急當澄心思之汝年少不審於世故汝不聞古語以羊易牛卽以小易大汝惡知之浪子羊也川島一姓巨乃逾牛羊死固非吾意然欲保全川島家族則亦黜爲第二義矣汝言出妻不義茲事人人有之古訓云娶妻不爲夫家之利者義當出尤有不生子者出惡疾者出汝讀書久乃不之知耶以此言之不義二字絕與此事無涉以理言之片岡之家宜延歸其女今彼不爲而我爲

之。何。能。語。我。之。違。義。此。舉。當。也。武。男。曰。母。意。謂。人。人。皆。誤。者。我。亦。當。循。其。誤。而。以。  
 爲。當。因。病。而。出。妻。古。諺。良。不。合。於。今。俗。即。使。有。之。而。吾。輩。當。文。明。之。世。亦。應。力。剖。  
 其。誣。謬。且。母。力。欲。保。全。吾。姓。亦。曾。否。爲。浪。子。一。姓。思。之。試。思。浪。子。見。休。則。家。有。繼。  
 母。何。地。足。容。其。身。譬。如。兒。生。瘵。疾。而。片。岡。之。家。立。趣。女。歸。母。亦。忍。受。之。乎。事。固。一。  
 律。胡。能。軒。輕。至。是。夫。人。曰。否。否。女。子。胡。能。與。男。子。平。等。武。男。曰。同。也。但。以。知。覺。言。  
 男。女。初。無。分。別。此。尙。言。其。大。且。遠。者。若。以。近。且。切。者。言。之。浪。子。已。日。就。痊。可。果。聞。  
 爲。吾。休。則。且。立。變。詎。非。吾。家。之。速。其。死。此。事。吾。對。之。路。人。尙。復。不。忍。矧。爲。結。髮。之。  
 妻。矧。母。聽。阿。兒。手。刃。浪。子。耶。於。是。大。哭。夫。人。立。起。取。通。武。神。牌。置。諸。武。男。之。前。言。  
 曰。武。男。汝。視。之。汝。輕。視。吾。言。汝。試。以。對。我。之。言。對。若。父。木。主。言。之。胡。不。發。語。汝。忤。  
 逆。之。兒。哉。此。時。以。兇。醜。之。目。視。武。男。且。以。菸。笛。敲。火。盆。不。已。武。男。平。日。恭。順。至。是。  
 亦。憤。然。言。曰。母。謂。兒。忤。逆。今。忤。逆。果。何。條。者。夫。人。曰。汝。尙。辯。耶。聽。妻。言。而。違。母。訓。  
 非。逆。而。何。吾。長。養。爾。身。及。壯。大。則。弗。顧。其。身。尤。不。顧。家。族。乃。非。逆。耶。武。男。汝。聽。之。

汝誠忤逆顯叛先聖先賢孝養之道武男曰兒乃不悖先聖先賢愛人之仁心夫人曰汝止勿言汝重若妻乃逾於爾父爾母耶汝可謂愚悖已極乃聲聲言其妻而並不言爾父爾母汝直狗彘乃專寵浪子而不知爾母爾今不爲吾子矣武男容忍熱淚滿眶言曰母心忍矣夫人曰吾何嘗忍武男曰兒初未違訓卽母亦未達吾意夫人曰汝旣不違吾訓胡以不休爾妻武男曰茲事但句夫人斥曰勿言但字爲爾轉語武男今但語我作二語重妻者卽不重母果重母者卽勿重爾妻爾今尙親浪子耶則力以菸箇叩火鑪作聲已而箇斷半節向空而飛聞門外已有人聲入言曰幸主母恕我夫人曰何事侍者曰有電報至武男敵視而侍者已出此時母子氣概乃小靜片晌相對無言而雨力絕巨夫人目尙含怒而聲息少輕呼曰武男適來之事非有意苦汝吾一生僅有汝一人心滋望爾成立且思抱孫此吾所大欲也此時武男心緒潮湧遂出電報示母言曰軍中以電趣兒明日當首塗一月始歸兒不在家母幸勿孟浪言此俟兒歸時言之於是母子遂不復

議。明日遲明。母亦允武男不更議是事也。武男遂面囑醫生後。即以車至逗子。到門時。雨止。月明。過一小橋。宛曲穿松徑。忽聞有琴聲。至清越。武男點首歎曰。是必浪子矣。心動欲碎。至門。不卽入。先拭其淚。令乾。浪子今日果愈。而琴心已有。望夫之意。既見武男入。卽知有不特意事。叩之。但言夜深失眠而已。飯時。夫婦均不下咽。浪子僞笑。欲力遏其傷離怨別之情。飯後。卽爲武男治衣刷其風塵之服。已而知火車。且至。武男將別。浪子堅引武男之臂。曰。吾親愛之人。汝果行矣。武男曰。須臾。卽歸。歸時汝愈矣。二人堅握其手。同至門外。老僕茂平。將送武男至車站。左手執篋。右手執燈。老嫗則在門外。將履以進。武男曰。媼吾行。卽以浪子付爾矣。浪子珍重吾行矣。浪子曰。親愛汝早歸。慰我。武男點首。旣行十數步。復迴首而視浪子。迴首。尙見白衣人影在門外。延步路轉。始不之見。然當未轉時。尙遙遙見浪子脣吻微動。似仍云早早歸來也。

## 不如歸卷下

日本

德富健次郎原著  
鹽谷榮譯爲英文

閩縣林 紓

仁和魏 易

重譯

## 第十四章

山木訓女

山木之門。閻者忽大呼曰。主人歸矣。於是山木之車轔轔然入諸門中而止。旣入而就浴。浴罷坐於巨茵之上。以背就壁。時菖蒲之花新開。滿插瓶中。山木左右顧盼。豪甚。時晚餐已陳。其妻則時時爲斟酒。山木引目視其妻。眼光中初無不適之狀。但覺妻貌非佳。亦無復見其可憎之處。侍者進報紙於席間。山木視之曰。此論高麗事也。東學黨乃肆其狂悍。中國已以兵往矣。吾日本亦將以兵往。旦晚定有戰事。吾生財之道至矣。面其妻曰。汝亦當浮一大白。以慶茲事之成。妻曰。吾國乃有戰事耶。山木曰。戰事肇。吾消息佳也。又連稱其佳者再。曰。吾尤有佳於此者。今日晤千岩矣。言所謀之事。乃大得機倪。妻曰。武男君已允其母出妻耶。山木曰。未

也。彼尙未歸。顧欲其首肯。事安可集。浪子君又咯血矣。此寡婦則堅絕之。不望其愈而更歸。據老寡婦言。乘武男未歸。實行其出婦之策。但得千岩君慫恿數言。吾事濟矣。果武男君在者。則萬不允諾。故寡婦乘機行之。此事蓋與吾家有大利焉。今且更進一杯。妻曰。事固利我。然浪子君至可憐也。山木曰。汝乃大奇。汝先憐爾女。爾女欲去浪子。今事已垂成。汝又轉憐浪子矣。汝今勿爲是慾語。在理宜摒擋。爾女爲人家新婦。妻曰。此事防武男君盛怒。不必卽娶吾女。山木曰。氣固宜然。事已成矣。又將奈何。況武男至孝。但其母一哭。卽不復牴牾也。則後此之事。直順水行舟而已。至於豐子爲武男繼室之謀。須待其鬱怒少平。送吾女至於彼家爲侍兒。以學大家風範。飲食之費。我自承之。以示非爲奴隸者。就中取事。亦不爲難。唯事之關鍵。卽在豐子能否得此寡婦之歡悅。果豐子能爲男爵夫人。則大願已遂。而我則身爲丈人。可以經營川島家之財政。武男無知之童豎。又胡知理財者。然皆後圖。今所屬意。則在於訓迪豐子。妻曰。汝今可以飯矣。山木曰。未也。唯豐子事

姑爲婦之禮。汝當息息提撕。不爾者亦立敗。但以豐子之性質論之。無論不能承事姑嫜。卽其姑慈如觀音者。而亦不必能容。妻曰。吾焉能教彼者。爾常句山木曰。汝勿諉過於我。實踐勝於巧言。我今教爾以訓女之法。汝今以侍者呼豐子前。侍者遂入豐子所居。啟畫屏。述主人見召。豐子晚粧甫竟。聞侍者傳呼。卽曰。聞之矣。爾且少待。遂以手拊其鬢。謂侍者曰。竹汝試觀吾髮整乎。竹曰。其狀甚美。豐子悅。臨鏡徘徊不已。竹則掩袖而笑。旣見豐子不行。卽正色曰。主人方候女公子。豐子曰。知之。吾旋至矣。於是仍面鏡而顧影。始同侍者至山木許。山木曰。豐子吾候爾久矣。且就我爲我斟酒。復曰。爾置此酒壺宜輕。若令外人見之。必謂爾未受家庭之教育。今更置此酒壺。微輕則近禮矣。時山木已微醺。妻則力勸其節飲。而山木仍浩飲無已。言曰。豐子如是修飾。貌亦滋佳。色本白皙。豐子聞言意得。則俯首於席。狀似S字。山木復贊曰。體段亦佳。詞華復美。但其門牙過露。大似其母。妻怒而言曰。兵造胡作是言。豐子聞訛後。之毀則似飲糖而繼之以鹽。遂顰而垂其眼尾。

山木曰汝能將眼尾少高至一分者則尤妍矣妻復曰兵造汝又妄言矣此時幾欲以掌力封其口山木見豐子不悅卽曰豐子胡怒一怒自毀爾容矣爾幸勿不樂吾正將宜樂之消息至矣爾更爲若翁斟其酒吾將告汝以事山木旣引滿則開口而笑曰吾同爾母方談武男君事豐子一聞武男則類駿馬繫於空槽忽聞春草之香則舉目聳耳而聽山木曰汝曾否憶及當時剗去浪子影中之面大類厭勝今彼墜爾術中矣妻曰兵造言又不檢山木曰吾言已入題矣浪子君今且大病以久病故其姑欲令大歸茲事尙未示其外家卽浪子之心亦夢夢唯此事旦夕且行川島家旣去婦則必更覓充位之人咄嗟胡可必得今吾及爾母之意欲以爾代浪子唯急切不能圖功計唯先送爾至彼家爲侍兒豐子聞言愕然山木曰爾勿駭侍者非侍實爲繼位之人至事之成否則觀此老寡婦之意嚮此事全在汝矣唯爲侍之期亦當悠悠吾惟先示汝以端兆明吾之計畫而已汝當知武男君之母私己而不顧人且狂悍無倫旣而曰吾誤矣將來爲爾姑婦吾不應

在爾之前唐突如此質言之其人雖非復恭順如爾之母幸非毒蛇猛虎仍然人也但得爾以術愚之以甘言餌之勿論人也卽厲鬼亦將感格果吾身爲女子者能顛倒此老寡嫗爲繞指之柔第我雖自誇於爾何益不如以術授汝之爲得汝當傾耳聽之汝後此至川島家爲後備之新婦第一節當勿嬾散如兒時老寡婦早起汝亦宜早汝盡致百事勿理專精爲寡姑治茗及菸令一切無闕第二節當力歛其怒勿猝發勿論何事卽非理亦復曲從罵之而受苛求之而受卽理直氣壯亦當曉理而抑氣勿敢抗辯此不待爲下屬事上之妙訣亦可生業場中有諺曰虧本卽得錢吾今授汝矣至第三節言之尙豫然不妨乘興姑言譬如成婚以後慎勿得意形於詞色示其恩愛非勸爾不睦也牀第之間儘爾所行唯面人時當落落似輕夫而重姑者又當於老姑之前微加責備夫子之言令此寡婦信爾非蠱惑夫子者尤當言之有節不當逢彼之怒大凡身爲姑嫜逢人必道予婦之和諧爲家門之慶實則子婦過於甜蜜而又弗甘實則嫉妬爲已之心卽骨肉中亦難遽泯彼

意。蓋謂夫妻好合勢將撇其母於弗顧。須知浪子何嘗有過過在曠近。武男遂爲此寡婦所憎。此實爾前車之鑒。須在在設防也。汝當令若姑視爾爲老人身旁之新婦。非復武男之新婦。其理始足。其術始精。天下姑媳之不睦。爭端實兆於此。汝但送若姑。至於佛界後。長日攬爾夫之頸。亦無人妬汝矣。唯對姑之前。當不輕與武男一笑。此外尙有祕訣。宜告然。須至爾瀕行時方宣示也。卽此三策已足爲爾終身坦坦之途。且取用無窮也。汝果欲求遂所懷此三策直同金石之言。無復可易。尤宜將吾前示之二策。從今日練習而起。語至此屏開竹已將一來函而進山木。啟後卽傳示其妻女曰。汝輩觀之。川島寡婦召我必其家有大事矣。

浪子自武男去後。可兩禮拜。咯血之病復起。醫生趣至診視。顧乃甚輕。幸不瀕於險。武男之母聞耗。去婦之志愈決。越二日。有人見川島家寡婦。忽以車至加藤家。方寡婦與武男爭浪子去留時。武男堅不之許。尋此寡婦亦允以武男在軍不復議及此事。顧武男一行。寡婦復思今茲不允。歸後卽能允耶。且暫時之別。愈足堅

彼之愛。胡可遽決。若悠悠寡斷。果事出不意。則吾策敗矣。於是決計乘武男外出。力行去婦之謀。其始尙防決裂。亦不遽決。雖千岩逐日催逼。寡婦仍自夷猶。及聞浪子舊疾復動。策始大定。遂往訪加藤。以加藤當時媒妁也。實則川島家與加藤家密邇。初未拜謁。唯謝媒時。曾一蒞其門。加藤夫人聞川島夫人奉謁。則心知其非祥。旣延接而入。聞寡婦所言。心痛如剖。乃不料姻緣自己合之。亦自己斷之。當川島寡婦洋洋灑灑宣言時。加藤夫人如不之聞。但思此等婦人。乃全無心肝。近於禽獸。敢公然自至。爲是不義之言。然寡婦抱膝抗言。一無疑懼。如出天然。加藤夫人聞後。卽曰。夫人此言。戲耶。眞耶。川島寡婦正色曰。確也。加藤夫人大怒。幾欲以無禮加之。語且脫口而出。旣思得罪此人。何利於浪子。則又咽而忍之。但問以何故至是。亦故爲溫慰之言。以勸沮之。寡婦岸然。一無所受。不特弗納。且怪加藤夫人喋喋。復爲斬決之言曰。但乞夫人爲我傳言。加藤夫人思及浪子可憐。及亡姉。遺囑淚盈於睫。立而言曰。我決不能爲此忍心之事。當時二姓之好。我合之則

所謂成人之美也。若今日之不仁不義事汗我生平我又何能徇爾之請川島家寡婦亦大怒而歸。晚中以書召山木。川島家固有田崎。亦知田崎忠篤不足辦此遂變計以山木往。時加藤夫人之夫復外出。室中無決策之人。問之千鶴子。知武男兵艦所在。則以書予之。知茲事本之悍母。武男必且未知。然寡婦已別以人往矣。山木旣至。寡婦卽以策告之。明日山木卽以車造片岡。

### 第十五章 中將允歸

山木之車垂近中將之門。門中有壯士。適以馬出。聞車聲。驂驟。馬驚。作人立。其人少爲控勒。一轉避車。已出門矣。山木見其人行後。整衣微咳。瑟縮入高大之閣。山木平日出入朱門。至有閱歷。唯今日至此。深自慚悚。且奉寡婦之命。心滋畏懼。知此行至尷。唯於己有益。則不能不冒死而前。旣上名紙。少須有侍者引至客堂。堂上有案。陳中國高麗地圖。其旁有小盤。上承菸燼。觀之似曾有人在此坐論兵事者。時中國方以兵至高麗。日本亦以兵往。茲事乃日掛人口。中將雖歸後備。然爲

戎行老將問者至多。遂罷其英文之課。專屬心於兵事。中國將領觀之山木坐而四顧。忽聞有草鞋聲入。有偉碩之丈夫。其高如山岳。相距至遠而坐。山木驚起立。竟翻其小榻。口中謝過。扶起其榻。與主人鞠躬。至三四次。蓋合寒暄與謝過爲一致矣。中將曰。客爲山木君乎。幸上坐。下官本聞尊名。但未覲面。山木曰。今日得瞻山斗。爲幸已極。商人山木兵造也。爲村間之偷。蠹蟲不審禮衷。每一語必一鞠躬。鞠躬時坐榻必戛然作聲。寒暄既已。遂及高麗事。中將曰。山木君見教果何事者。山木作聲而咳。至於三咳。其聲始發。然頗自怪。平日能言。今日聲乃及喉而格。此時始爽然言曰。商人今日之來。爲川島家事來也。中將側目視山木。曰。川島家何事。山木曰。川島夫人本欲自來。今以商人爲使。中將曰。知之。山木額汗如淋。累拭乃更出不已。言曰。夫人本意以加藤爵夫人來。加藤夫人不可。故易遣商人。中將曰。果爲何事。山木囁嚅言曰。此事滋難出口。川島夫人句謂公之女。中將注目山木言曰。小女又何事山木曰。女公子句川島家。恒以其疾爲危。今聞良憲似爲佳消息。

也。中將曰。其下尙有餘語如何者。山木曰。此語雖奉夫人之命良難。遽出諸口。尙乞將軍容我特女公子之病滋險。將軍亦當知川島家衰宗也。今冢子武男君爲川島氏之單丁。故太夫人甚爲武男君悚懼。而吾又難傳述。夫人之意。夫人意防療疾傳染。實亦過慮。特先事豫謀爲佳。太夫人意謂武男君果傳染療疾。川島氏之鬼餕矣。今新學昌盛。雖無後亦非重要之事。究於吾國故俗有礙。且女公子之病又不能不防其染人。語至此。汗乃愈淋。竟格格不能下愈。强力言之愈不能脫口。中將已覺言曰。知之矣。足下來意蓋言浪子病危。彼家之意令大歸耳。山木聞中將自言。則心爲釋然。自拭其汗曰。將軍言然。唯茲事吾不能盡言。幸將軍諒我。中將曰。武男君歸乎。山木曰。未也。此事彼或知之。請將軍放懷。太夫人初無偏見。中將曰。可。乃閉目。蓋神火手於胸。唇吻堅翕。而微動。忽張目曰。山木君。山木曰。諾。中將曰。足下亦有兒女乎。山木不悟。中將所問。卽謹對曰。商人一子一女。中將曰。山木君旣有兒女。則亦知身爲人父者之難也。山木曰。愛子之心。何可言喻。中將

曰。汝既知之。吾亦如約。汝爲告川島家寡婦。吾今日即迎。吾女大歸也。唯此事重勞足下。山木鞠躬承諾。而中心滋悅。此事已成功矣。遂興辭。中將送之門次。歸時獨坐於精舍中。垂頭無言。

### 第十六章 浪子大歸

自武男旣別。浪子寂寥逾甚。其居逗子覺日月至修永。如是可五禮拜。麥秋已過。山百合盛。開醫生言。浪子病良已。可以無虞。且得武男箱館來書。中心滋悅。則一如醫生之言。服食調攝。以待武男。惟數日以來。武男無書。而家中亦無問訊之使。卽母家姨氏。亦斷音耗。浪子乃不知其所以然。是日方綴百合花爲毬。用以排悶。語老嫗曰。數日以來。乃不得一書。嫗曰。吾亦奇之。大抵爾病良佳。衆乃無詞奉慰。實則主人旦晚亦歸。復言曰。花乃大好。吾願主人歸時。花未萎也。旨微浪子亦視手中之花。曰。花良鮮美。然留之枝頭。自極天然。折之良復不忍。旨微正於此時。有車聲至門。入時則姨母加藤夫人也。夫人自決絕寡婦之後。心殊懸懸。遂至片岡家。

問狀。知川島寡婦已另以人至辭婚。將軍許之。則大愕不止。心中滋怒。知己力已無可挽回。顧已無術。遂自至逗子視浪子。而將軍亦不敢自至。知至時神色稍動。浪子且立死。故堅囑加藤夫人勿言。浪子一見夫人喜曰。兒方念念阿姨也。夫人曰。吾亦深願見汝。嫗面浪子曰。夫人吾言驗乎。固知有人至也。加藤夫人曰。浪子近如何。前此咯血後半復耶。口雖發言目則他顧。浪子曰。幸謝阿姨。吾無他恙。阿姨深有不豫之色。詎患作乎。加藤夫人曰。我特頭痛或天氣不正使然爾。近來得武男書乎。浪子曰。前二日得彼自箱館所寓之書。言將立歸。唯行期未定。且言攜得物事歸也。加藤曰。確耶。晚矣。已而改口曰。已二點鐘乎。浪子曰。方交二點。何即言晚。阿姨少坐。胡忽忽爲千鶴子君。近如何。加藤夫人曰。彼佳。寄聲候汝。時嫗進茗。夫人把茗忘啜。嫗曰。夫人少延吾爲治魚羹供飯。夫人聞言駭如夢覺。言曰。佳哉。則以目疾視浪子。後復卽他顧。忽憶老嫗言治羹飯。卽曰。勿爾。吾今在百忙中也。浪子今日胡不同。阿姨少歸。一視浪子驚曰。阿姨命我安歸。夫人曰。爾父甚望。

見爾醫生言亦可歸。卽若姑者亦許爾矣。伏浪子曰。老父胡由命歸。夫人曰。若翁久不見爾。安怪老人之思慕。浪子曰。果爲是乎。而心中至疑惑。老嫗亦然。卽曰。夫人胡不少留一宿。明日同我夫人聯軒以往。不甯可耶。加藤夫人曰。醫生在彼久候。吾待第二次火車行矣。老嫗愕然曰。胡急急如是。此時浪子雖疑顧念來者爲娘招者爲父。而其姑又許其行。行可無事矣。乃亦不疑。則亦略束行具。加藤夫人曰。可攜看護婦同歸。浪子曰。須斯不卽歸乎。攜此胡爲。加藤夫人助之理衣。曰。攜歸爲當。迨四旬鐘。三人力車遲諸門外。三人偕出。浪子衣銀灰色之縑。衣蔚藍錦之腰帶。簪白山梔之花。執傘蔽日。時微歎。則以羅巾掩口。語老嫗曰。吾且少出。實則離家久。少歸亦佳事。吾有未竟之衣。無多針線。嫗爲成之。少須言曰。勿爾俟吾歸後。自紩實。則歸時成之。尙足交時而衣。加藤夫人聞言淚落如雨。以衾自蔽。不令浪子見之。浪子無意防其嫗母道中。乃不之間登車。後沿道吸取空氣。胸間亦不作惡。以爲瞬息見慈父矣。惟今日嫗氏神志恍惚。語多遁詞。旣至火車。心尤疑。

惑不止。旣至新橋。以心中懷疑。則盡忘其歸甯之樂。下車時。扶看護婦出車站。出時見有武弁矗立其旁。似另與一人語。及迴面見浪子。則微笑。浪子視之。千岩也。見彼一哂。心爲之動。顏色立變。似有嚴冷之氣。中人而又非病。及登馬車。後餘冷。尚在胸間。車中與姨氏初未交言。到家後。天已昏黑。入門。卽聞栗香。門外停車。至夥似疊篋。筍纍纍然。大類移家。浪子亦不之知。看護婦扶之下車。繼母已出迎於門外。旣視浪子。卽面加藤夫人曰。汝行事良精敏。操心勞矣。浪子曰。阿娘無恙。阿翁又安在。夫人曰。翁在書室。此時聞其小弟妹自內狂奔呼浪子。不已。夫人力沮勿前。而二孺子則力抱浪子。弗釋。浪子則俯首問曰。道子毅一吾弟。吾妹皆佳。噫。駒子亦至矣。道子則堅執浪子之裾。曰。姊今與我永永同居。姊家俱都已攜至也。夫人及加藤夫人聞言。大震顧。乃不能遽止。於是夫人及加藤夫人與駒子皆凝視。浪子相嚮。無言。浪子旣視。三人復視。家具鏡奩衣笥。一一在目。但曰。嘆。卽伏其。姨氏之肩。而大衆皆放聲哭。此時聞有革靴之聲。中將出矣。浪子含淚呼曰。阿翁。

中將曰。吾兒。吾心戀汝。不已。卽抱浪子於懷中。而浪子歟歟。不能自己。半句鐘。中屋中寂然。書室中。惟父女相嚮。覺今日之情形。卽同遭嫁之日。浪子伏地哭。中將則摩撫其背。用溫語以寬慰之。

### 第十七章 武男見母

川島家門外有鬻新聞紙之童子。搖鈴呼曰。此大奇事。爲高麗兵要。童子旣過。卽有小車至門。則武男歸也。寡婦知所行事。武男必怒。則自謂吾先下刃。則吾據勝。着自山木歸時。得中將許可。卽於本日賣浪子。奩具遣歸。亦知所行太忍。顧不如是。無有了期。不如斬釘截鐵爲之行後。自以得計。兩三日意氣發舒。而家中人咸哀憐武男夫婦。心中滋不悅。此毒嫗所爲。頗望武男主人歸時。質問其母。而武男果歸矣。加藤夫人之書。乃未及得。家書亦不語及。故武男之歸。一無所知。自橫須賀以車抵家。司庖之使女謂松婢曰。主人尙未知狀。竟攜歸物事饋少夫人也。松婢曰。然天下安有如是爲母之人。出婦乃不令其子知之。汝姑待之。主人必且大怒。

吾。老。主。母。直。爲。老。厲。鬼。甘。人。而。食。司。庖。者。曰。然。天。下。固。無。此。慘。事。也。彼。長。日。詈。我。  
 己。則。胡。知。者。彼。身。爲。村。女。驟。爲。人。上。吾。役。彼。家。心。滋。不。憚。松。曰。胡。吾。主。人。尙。未。知。  
 休。妻。事。司。庖。者。曰。此。何。能。怪。彼。久。出。不。審。家。事。又。孰。計。身。爲。人。母。乃。爲。是。慘。無。天。  
 日。之。事。我。爲。主。人。憤。又。爲。少。夫。人。悲。也。今。尙。未。知。少。夫。人。作。何。狀。汝。聽。之。老。寡。婦。  
 聲。張。矣。吾。爲。吾。事。勿。令。彼。踏。隙。而。攻。我。時。屋。中。母。子。之。聲。漸。語。漸。巨。武。男。曰。母。允。  
 我。未。歸。者。母。決。不。行。是。事。留。待。兒。歸。而。書。中。又。不。一。言。但。以。一。人。之。意。行。之。此。事。  
 兒。胡。能。忍。回。時。路。經。逗。子。以。不。見。浪。子。問。彼。老。嫗。嫗。言。曰。浪。子。已。歸。東。京。兒。已。深。  
 駭。以。病。軀。遠。行。乃。不。期。母。以。計。出。之。兒。凡。事。固。稟。承。之。母。氏。然。以。情。準。之。亦。頗。爲。  
 過。寡。婦。曰。吾。過。也。且。知。過。也。吾。非。不。愛。浪。子。特。愛。汝。耳。武。男。曰。母。專。爲。兒。舉。天。良。  
 名。譽。而。盡。蕩。之。寡。婦。曰。武。男。汝。男。子。非。婦。人。也。若。母。已。謙。卑。至。是。汝。仍。思。浪。子。乎。  
 武。男。曰。母。所。行。事。竟。出。兒。萬。不。能。忍。之。地。步。寡。婦。曰。爲。事。已。晚。不。可。救。矣。彼。家。亦。  
 已。允。汝。尙。何。策。實。告。汝。汝。敢。妄。爲。者。匪。特。爾。母。蒙。羞。卽。汝。亦。難。雪。恥。武。男。無。言。卽。

取所攜歸之蘋果餉浪子者一一擲而碎之。告母曰：母殺浪子卽殺我。我行不歸矣。立時登車赴橫須賀兵輪而去。時高麗事急。日本政府與中國下書宣戰。七月十八日。日皇下諭。命樺山水師副將爲軍令司長。以松島戰艦爲水師中軍坐船。武男卽隸其舟。他船均在佐世保。天皇命松島亦赴佐世保與羣船遇。武男但備此身爲受敵之鵠。行時一無顧戀。但圖一死。片岡中將自長女歸後。即家中構一精舍。爲浪子養病之所。卽自逗子延老嫗歸侍浪子。至於九月。後備兵動。中將亦奉勅出師。卽於月之十三日至廣島。天皇亦臨勞軍。執兵符爲大元帥。十月中旬。片岡及大山山地兩大將至遼陽。前書所敍瑣屑之事。可暫止勿言。而全國均注意於日清之戰矣。

### 第十八章 鴨綠之戰

一千八百九十四年九月十六日下午五旬鐘。日本水師啓航出大同江。趣西北。聞清國水師在鴨綠江左近。則出而迎敵。卽欲於是迎戰。日本之遊擊隊艦。曰高

千穂、浪速、秋津洲、吉野爲之旗艦。中軍隊曰。千代田、嚴島、橋立、比叡、扶桑、松島爲之旗艦。外有赤城、及西京丸。西京丸者爲商船而裝甲者也。軍令司長樺山則坐於西京丸中。十二艦作長線。鼓浪而前。日本營日戰艦皆木質至以商船爲之。丁汝昌坐令威海之艦有數鐵甲乃屬之。死全師敗衄汝昌一及太陽旣落。月光大上。日本戰艦均在銀海中行。松島艦中礮機之房。夕餐甫已。職司之官各以事去。尙有少年將弁坐而閒語。船窗皆嚴閉。防有漏光外射。艙中奇煖。人皆絳頰。案上尙有杯盤。尤有巨盤之餅。已全空。但餘一片。有少年之少尉。方以手支頤。語其同伴曰。吾國陸軍得平壤矣。水師乃一無所得。久候殊令人寡歡。又有支應之官。言曰。汝知演劇乎。簾開迅速者。劇亦早了。惟少留不發。饒有意味。少尉曰。汝特惰窳之言。吾與北洋艦隊。直類戲捉迷藏。吾烏能待者。果此回不遇清國之師。吾直將趣渤海。以礮攻大沽矣。復有一少尉言曰。汝言胡易。卽入大沽。爲人塞其歸路。又如何者。少尉曰。塞我之路。我亦甘之。正恐吾敵。正奄奄無意於敵。我中國水師將弁羸之。我非敗興之言。惟此行仍不遇敵也。中國行。

事之儒緩。吾幾不能容忍。中興政府臨之此時忽聞有革靴聲。一高碩之少尉入艙。少年少尉仰面問曰。駕駛官有見乎。曰。有之。月明佳也。今只待點名後。少睡耳。見盤中餘餅一片。卽拾而嚼之。曰。吾在外守更。易於苦飢。卽呼侍者取餅。又有一少尉着紅衣入。晒嚼餅者曰。汝於此時。尙能食耶。嚼餅者曰。汝卽不能下咽耶。吾水師之人。食量逾於陸軍。實告汝。明日必有戰事。今日且飽食爲樂。就中有年事稍長者。言曰。腹飽者氣壯。惟行軍須謹慎。勿粗豪。粗豪者決敗。又有一人言曰。汝言謹慎。忽憶一事。有一少尉屬於何隊者。吾忘懷矣。彼之行事。勞瘁不辭。吾輩入此兵間。固聽天命。而此少尉常言特來。輸命於敵。何也。年長者曰。汝所言者必川島耳。前在威海衛耀兵時。少尉悉力行事。果使爲司令官者。必直抵渤海。且赴白河捉李鴻章。吾觀川島乃大異於前。前此初未見其怒。今茲與之談笑。及其夫人。竟握手。毆我。我防其逆命。歛避之。語次謂駕駛官曰。加立波的。外號汝與之交甚稔。亦知其家有他故乎。此時侍者以餅入。大衆嚼餅。皆無言。至十點鐘。船上點名。執事者

各執其事。不與者歸寢。今日特別之令。母許大聲談笑。及然燈而寢。因之滿船皆無聲響。但有長官發號令及船中機器之聲。煙囱中黑煙突出於月光之中。亦極靜肅。望臺上有二人。一立臺之左次。一則往來趨走。趨走者卽爲川島武男。奉命瞭望於望臺。爲役以四旬鐘受代。至於右次。以遠鏡四嚮。乃不見一物。因以左手倚闌干。而望萬聲都靜。中夜風漸覺淒冷。月明愈徹。上下透明。迎面者皆黃海中白浪。隱約見島間樹石之影。秋津洲在前。而行銀河在天。一望無極。武男自一怒與其母別。可三月矣。三月中所經之變故。乃極繁夥。先爲東學黨之亂。後爲艦隊出佐世保時。送別之軍樂。悲慘無倫。迨宣戰以後。武男之膽力乃加倍。當威海衛耀兵爲第一次縱礮。後此軍中事。驚奇百出。乃無餘暇。思及家中。然身雖勞碌。亦不言勞。謂正借此以消相思之日月。且國家多難。但圖以身殉國。掩蓋其無窮之長恨。此時視死直等灰塵。今夕對月獨行。不期心緒復生。前此旣怒。且恨久之。爲怒恨所燼。靈魂幾爲傷耗。木木然直等死人。寡婦兩次以書予之。願其早歸。武男

作書亦善言報母。言前此蘊怒離家。乃甚悔之。此書特存母子之意而已。而至情則已中梗。無復前此親愛。長日晚中入夢。但夢浪子衣白衣在別業送行狀。又念三月中不聞浪子消息。詎猶生耶。亦知必未嘗死。果死者吾心胡以初無警兆。且吾二人誓同窀穸。果爲事非祥。必有警兆。湧起吾心。方以手倚闌時。心中苦憶浪子。不已目中見月似浪子。冉冉自月中而下。既而思明日必遇敵。果使中敵礮者。吾生已矣。忽思及其母喪。我以後塊然獨居。又思其父生時已身在江田島水師學校。旣而復思浪子正凝想間。而與之同立者。卽至其旁拊背言曰。川島武男。一驚迴顧。則管駕官也。管駕曰。月色良佳。我輩乃不類爲國效命之時。武男點首。微拭其眼。又以遠鏡四窺。月光益白。舍天水外。一無所見。已而月落天作紫色。已交明日九月十七日矣。六點鐘時。日本兵艦近海洋島。礮船赤城。奉命探望於島之左右。盡夜無所見。而艦隊仍前趣。隱隱見大孤山。十點鐘時。武男受待。少息至艙面。聞人呼曰。見煙紋矣。於是履聲雜遝。武男心動。立而遠視。有水手行經其前。張

皇問武男曰。見敵船乎。武男曰。然。語已。即見船人。翕唇作聲。相示號旗。已上櫓梢。船頭水手作隊而立。望臺上司令官。及其副咸目注一嚮。見海邊黑煙直上。可十處。有兵官在臺上取表觀之。言曰。可一點半鐘始相遇。吾輩且先飯。其中又有一人撫鬚言曰。彼敵船故延宕。其時吾輩趣備。此足見丁汝昌之號令少須。日本國旗升於檣上。感築聲動。令衆各職其職。於是登梯者司機者。上下分掌司魚雷者。卽下魚雷房。醫生及看護者。紛入病房專候。開戰時。交十二點鐘。將令草草進食。武男及一大尉司左舷快礮。時吾國艦隊竟從部臣之命令省費。不勝一快。礮李文忠不能爭也。武男受令部署。故入飯少遲。同班者已滿座間。忽有一人立起。即衣紅衣之少尉。言曰。諸君聽之。今日大敵在前。尙能從容飽食。足見有養。惟晚餐後。能否團圓。則我不敢定矣。今大家相見。請執手道別。以備赴敵而死。武男適與並坐。遂先及武男。接手已。各起爲禮。時有瘢痕之少尉。與醫官接手。言曰。吾輩中脫有傷。幸先生善治。此一接手似先行賄賂者。衆皆大笑。已而飯罷。衆皆肅然而出。仍各執其事。十二點二十分時。武男之長

官大尉令彼登望臺。面副提督言事。武男登時見本國兵艦作一字形。先鋒遊弋隊。四艦前行。每船相去可四千迷突。中軍隊六艦。以松島爲率。居中調度。赤城及西京丸合後。松島桅上國旗受風而颶。濃煙躉天而起。望臺上武弁或以遠鏡或提指揮之刀。人人當風立北來十道之煙積漸增高。皆破浪而前。少須敵旗。皆見當中爲兩大鐵甲。曰鎮遠曰定遠。又曰經遠。曰致遠。曰廣甲。濟遠爲左翼。來遠。靖遠。超勇揚威爲右翼。又見四戰鬪艦。曰平遠。廣丙。鎮東。鎮西。又有魚雷艇六。隨後而來。日本水師仍作一線。向敵中軍而前。相距可一萬迷突。先鋒遊弋隊。左向攻敵之右翼。餘艦向左而前。時吾國之大將丁汝昌屬兵事於漢納根將紅旗死難。於桅上目水變其陣法。而吾軍乃不變。竟以船舷受擊。故立敗漢納根不善兵事蓋一工匠也若郎威里在者常有失郎威里爲劉步蟾所逐而將弁又互相疑貳安得不敗此郎帥船乃不測量而彈妄出矣。黃海中昨夕受月如鏡。晨來受震。亦紅鮮如畫。今則幻爲戰場矣。武男自望臺而下。歸於快礮之旁。大

尉方以遠鏡外測。礮兵皆去衣卷袖。一語不發。專候號令。此時遊弋隊以礮攻擊之右翼。行捷幾越過敵船。中軍松島爲首。直趣敵船。時敵船已成爲銳角形。定遠鎮遠爲銳角之形。徐徐而合。二船旣相遇。二軍不以遠鏡。咸矚之了了。武男曾憶數年前。此二舟曾一至橫濱。心甚屬意。顧船仍舊式。而狀乃今昔不同矣。武男旣懼其威。而又恨之。爲勢大類二虎撲人。忽聞轟雷一聲。巨彈已近。松島仍落海中。海水直立至五丈以外。武男大驚。立又鎮定。左右皆失色。於是接連五彈。及松島之舷。海水大入。武男曰。大尉吾胡不發礮。此時已過一點。以外聞號令曰。四千迷突矣。大尉移礮引繩。繩引而船搖。一股濃煙直出。礮出而敵彈亦答。松島煙肉立斷。彈入於海。有兩三礮。兵抱頭而伏。大尉曰。誰爲此狀。武男及數弁皆笑。大尉曰。衆定更發吾礮。凡星。舷一帶之礮接聯而放。三十二森的迷達之礮亦出。船震震而動。松島後援之船亦上。爭出其彈。忽見敵船出一彈。直趣礮旁。而炸一礮。兵擣彈。且前立仆。武男之後。欲起復仆。血射武男之衣。餘兵皆注視。有人問曰。誰耶。有

一人言曰。西山也。第三人曰。死乎。大尉復大聲曰。放礮於是。礮兵復合。武男命去其戶。大尉見武男血濺其衣。卽曰。川島傷乎。武男曰。爲血所濺。大尉曰。我爲死者。

復仇。於是彈續續出。船仍足機而行。時中軍艦爲半壺形圍敵之右翼。於壺中。此時

吾國魚雷艇又安在此

足見

丁汝昌之將令矣

在此

第一次交鋒既少息

第二次交鋒卽續而上

星舷之礮已

已少停

礮兵皆拭其額汗

而先鋒遊弋隊專攻敵右

揚威超勇二船已大創莫動

時

先鋒隊欲包敵之後

濟本國之中軍

而中軍之比叡機器少緩

乃落後

其勢大危

欲以近路前趣敵船。竟幸而過。以礮彈夾攻。不敢前而退。西京丸幾爲敵沈。幸乃

出險。赤城之船僅六百噸。當敵之右翼。併命力戰。欲合比叡已而合矣。於是四船

聯而爲一。丁汝昌之船一船步驟之鐵甲乃時超勇焚。揚威不能戰。右翼已亂。敵之左翼。

有三船出隊。追比叡赤城。而鎮遠靖遠見日本船尾其後。則亦迴向來敵。將合力

攻松島。此第二次交鋒也。時西京丸旆上升旗。言赤城比叡危甚。將令以先鋒隊

中快船救之。日本中軍不動。作巨圓圍中國之船。以礮攻之。二點半後。日本之艦。

已包圍中國之艦隊。先鋒隊則力逐中國之艦。救出赤城二船。卽距敵人之後圍攻。是時吾國之船爲敵人破的矣。此第三次交鋒。爲今日之惡戰矣。時日本中軍隊在右。先鋒在左。兩兩合攻。礮火無晷刻之停。戰事愈烈。武男愈致其死。平日所學之功課。幾幾忘之。今日則一一奔赴其腦。舍少停時不呼。其餘咸大叫發令。聲幾爲暗。敵船之礮攻松島。鐵皮皆脫。木片爲焦。滿船皆血。而武男神息如恆。覺敵船礮聲。乃與己心血同沸。礮或少停。心轉弗怡。而所部之人見武男無事。則亦安詳。自爲已事。中國水師學生觀之。茲可學也。松島受彈而焚。幸撲息之。雖如是。大戰死傷甚夥。幸皆鎮定。中國水師學生此時外望。煙燄彌天。敵我不分。但隱隱見桅竿而已。礮聲續續如鐘。機海  
可觀之茲水羣飛。忽大尉曰。定遠火上矣。武男自煙罅中觀之。果見熊熊然。艦然爲黃煙所裹。船中水手往來如蟻。撲滅此火。武男大悅。曰。趣竟此艦。則又發其礮。此時敵艦兩面受敵。軍心大亂。超勇沈揚威遁。致遠亦垂沈。定遠餘火尙爇。來遠亦著火。遂不復成陣。則四面紛逃。獨二鐵甲歸然。當羣鋒之中。未動。先鋒隊往追逃者。中軍

隊專攻此二艦。定遠火雖未滅，仍不動。鎮遠亦不緩。協助其勢。此兩鐵山力支日。本諸艦無退斂意。顧日本之礮如回回輕刀，不入十字軍之重鎧。但在空氣自爆。三點半後，松島與鎮遠相距甚邇。武男見敵艦中礮弗動，則大怒。拔刀言曰：「大尉。吾恨極。胡以不能動其毫髮？」大尉亦怒而頓足曰：「我但擊其船面。」於是復衝擊。忽有一絲散鐵觸武男立暈蓋。敵彈中武男之礮，礮炸故武男仆更起而復仆。覺下面奇痛異常。四顧，則周身之左右皆血。人肉狼籍。大尉已不見矣。遮礮之鐵板已洞穿。見有藍物在外閃動，則海也。武男既痛，又聞焦爛之腥氣，軀乃莫動。但聞四面呻吟之聲。木質爲火所焚，爆爆作响。又聞有大呼放礮及抽水機之聲。忽覺有人引之而起。足動奇痛徹心。但滿目紅光，人已不醒。

林紓曰：甲午戰事，人人痛恨閩人水師之不武。望敵而逃，余戚友中殉節者，可數人。死狀甚烈。而顧不能勝毀者之口，欲著甲午海軍載盜以辨其謠。今譯此書出之日人之口，則知吾閩人非不能戰矣。若云林紓譯時爲鄉人鋪

張則和文西文俱在可考而知天日在上何可欺也卽以丁汝昌劉步蟾言雖非將才尙不降敵而死亦自可憫唯軍機遙制主將不知兵事故至於此吾深恨郎威里之去已爲海軍全毀之張本矣哀哉

### 第十九章 戰餘小紀

十月中旬日本陸軍第一師團赴遼東矣廣島中乃稍靜而第二師團復至爲後備天皇亦臨廣島開御前會議六百議員皆至故廣島幾騰沸矣由此會不可謂之國會見日本足見上下如一市上但聞兵士趨走武弁佩刀觸地聲與小車往來聲人人門口咸署小木牌或曰參謀總長親王殿下寓或書宰相伊藤寓厯厯皆是又有小紙署屋中幾區住幾人尙有空屋與否以俟陸軍中人下榻見日本一大商接濟軍實忙乃逾倍在百忙中有一將軍騎馬向御營接連有新報館訪事者催車向電報局火車站中有人以黃紙裹刀適自遼來又見宰相御車沈沈如有所思時廣島一城有二種歌聲一爲軍歌其聲壯一爲女郎之歌柔婉以勵將士向前敵大街上有一高伐

榜大書於門外曰。供軍實之所。其中若鼈龜也。兵衣也。積疊如山。有數人在其次。檢選優劣。此時有中年人。髮禿。左眼有痣。及一人同行而至。既至。則與書記草草作數言。昂然自入。忽見有一車過門。車中人則舊識也。卽呼曰。田崎君安往。車中人如未之聞。轆轤而過。卽以人追之。少須車反。田崎年逾五十。顏色赤而成黑。髮有二色。常服冠亦舊式。乃不審爲人所瞞爲何事者。旣入。始曰。招我者。乃山木君耶。山木與之間訊。卽曰。君以何時至廣島。田崎曰。正欲以火車歸東京。山木曰。適從何來。田崎曰。來自佐世保。居彼間數日。經行及此。山木曰。然則往省武男君矣。田崎曰。然。山木曰。胡以過門不入。吾甚願聞吾女侍老夫人如何者。乃久久不得吾女書札。田崎曰。吾本宜造訪。以太忙。乃不及過。山木曰。便道見覲。於尊事亦何梗。今日胡不屏車少留。爾我少作情話。遲至下一次火車行。亦未晚。武男君如何。吾聞在佐世保病院中。吾本欲往訊。此時適第一師團赴敵。爲事大忙。但能以一書往。田崎曰。武男君傷在股際。未及骨。今茲少愈。山木曰。佳哉。老夫人聞此當慰。

田崎取表觀之。卽起立將行。山木復堅留曰。勿爲是匆匆。吾尙有微物上老夫人。託君爲我賣送。晚車之行。亦不撓君之事。吾今少爲部署。別尋一靜室小飲。此間魚較他處佳也。時天安川之岸。有酒樓。當斜陽將落。餘光射及樓窗。樓上之人。皆滿其人。悉御前議會之員。朝罷聚飲於此。樓下有小屋。山木及田崎二人促坐談心。其意至密。似有祕事。故斥去侍兒。勿令左右伺。田崎事川島家已兩世。爲綱紀之僕。人既有才。而又誠懇。凡主人度支。未嘗侵蝕。老寡婦倚之如左右手。有要事。悉需此僕。山木一手執杯。一手掠髮言曰。吾在東京。僅一日以事忙。復至廣島。故浪子君之事。初未一聞。想浪子君病劇矣。茲事乃大殘忍。唯尙爲川島家久計。勢在不能不行。田崎曰。浪子君復至逗子矣。聞其病尙未大劇。山木曰。然耶。唯此療疾。無恆十人中九人死也。今武男君如何。尙慍怒耶。此時田崎取魚羹嘗之。香菰之味。撲鼻。田崎大悅。言曰。卽此爲難耳。母子之間。終不相洽。老夫人之冒爲此事。顧全大局。心亦可原。唯乘主人不在而爲之。雖尊爲母氏。母乃太過。我亦力勸夫

人少待少主人。然夫人性烈如火。言爲卽爲。今少主人之怨怒。固在情理之中。唯近來與千岩大不相合。其人聞已赴中國矣。山木視田崎曰。千岩君之行尙未久。僕亦與之齟齬。蓋萍水之交。其破耗吾資夥矣。彼臨行向我假資。言禮當餽。卽死於兵間。義亦當賄。若僥倖凱還。吾已得寶星。又何患不能償責者。則以強力假去百元。今此事亦不復論。但問武男君病愈。仍歸東京耶。田崎曰。否。病愈尙赴前敵。山木曰。此亦英雄壯志。吾甚敬禮其人。唯吾意此時武男君宜東歸。侍其母。夫妻誼重。然已大歸。而又得療。胡能更爲覆水之收。已過之事。作過去觀。之母子間隙。法當先彌。田崎君以爲何如者。田崎沈思言曰。少主人性本純孝。固怪母之不然。而未嘗不迴思絕母之過。甚。吾此次至佐世保。固奉老夫人之命。所謂彌母子之間隙者。間隙固已彌矣。山木曰。吾意尙不止此。今國家多難。壯士胡以家爲。然以理度之。川島氏未有嗣續。禮宜更娶。一娶之後。後嗣有資。卽母子之前嫌亦釋。凡少年人。恒鍾情於結髮。第一見新人。而舊人亦稍忘矣。田崎曰。老夫人亦爲是。

想。唯。事。在。萬。難。少。主。人。之。意。蓋。至。決。山。木。曰。茲。事。固。以。宗。祧。爲。重。胡。能。梗。以。意。見。  
 時。樓。上。似。演。說。羣。人。打。掌。之。聲。雷。動。二。人。之。語。亦。少。停。後。此。山。木。復。滌。杯。斟。酒。上。  
 田。崎。言。曰。田。崎。君。吾。女。居。川。島。家。今。如。何。者。此。女。嬌。惰。未。更。事。老。夫。人。時。能。如。意。  
 否。先。是。山。木。當。浪。子。大。歸。一。閱。月。後。卽。送。女。川。島。家。言。就。夫。人。學。禮。既。至。則。欲。偵。  
 取。消。息。曾。否。契。合。於。夫。人。田。崎。似。解。言。中。之。意。但。有。一。笑。格。格。不。能。傾。吐。也。方。武。  
 男。盛。怒。別。母。時。老。寡。婦。曰。逆。子。汝。行。吾。不。更。見。汝。矣。寡。婦。素。知。武。男。孝。行。雖。分。  
 之。苛。求。武。男。皆。未。嘗。抗。尤。知。武。男。素。愛。浪。子。竟。於。武。男。未。在。時。力。驅。浪。子。謂。吾。子。  
 孝。愛。妻。必。不。敵。其。愛。母。之。心。及。見。武。男。大。怒。始。知。其。已。甚。蓋。身。爲。人。母。亦。決。不。能。  
 舉。人。子。終。身。所。屬。意。者。遏。抑。而。摧。折。之。其。先。見。武。男。之。愛。浪。子。妬。不。可。言。今。見。以。  
 浪。子。之。故。竟。行。其。忤。逆。匪。特。妬。也。而。亦。成。恨。迨。浪。子。旣。歸。尙。長。日。冤。詈。無。已。尤。有。  
 一。事。益。增。其。怒。老。寡。婦。初。本。自。知。其。非。果。能。遂。非。而。兒。子。不。較。則。亦。漸。漸。可。忘。及。  
 事。不。遂。心。家。庭。決。裂。於。是。恨。中。增。恨。武。男。既。決。然。不。歸。卽。家。書。亦。渺。寡。婦。百。思。別。

無良法。但有罵詈。武男咒詛。浪子以洩其鬱氣。然舉目無親。雖怒亦無人慰解。平日。胖碩之軀。日漸瘦削。家中女侍見寡婦。咆哮如狂。則潛束其行裝。待發。寡婦知衆叛親離。媿悔無極。及聞豐島牙山開戰。他家戰士各有書歸。獨武男無之。且他家戰士出門。母氏至車送之。恒以書鼓勵。獨已有兒。乃不能隨人而行。此慰勞鼓勵之語。復思武男果戰死者。則又大懼。於是降心抑氣。作書問武男。既得回書。心爲釋。然又逾一月。忽得佐世保醫院電報。言武男傷重。寡婦得書而顫。乃遣田崎往問。及田崎歸告無傷。寡婦良慰。意待戰事一竣。卽爲續娶。亦知苟行此着。以老母爲兒擇婦。亦足掩其前失。蓋此心之畜。自浪子出時已勃勃欲試矣。凡於戚屬中女郎。一一私加評量。均不適己意。正萬難中。山木忽送其女學禮於己家。寡婦亦知山木之用意。然豐子雖未佳品。譬之溺水之人。雖遇纖草必攀。因亦姑許山木。意將小試。以卜其可否。此時田崎聞山木問女而笑。此卽山木試驗之收局也。蓋寡婦豐子二人彼此各不相合。咸有後言。同伴之侍兒。咸用豐子爲笑柄。謂來

備員而竟如此耶。寡婦之處置新人。終始但有一策。前數日必和平。僞爲慈愛。已而用沙子爲彈。小試令痛更進。則巨彈震天矣。浪子新來。卽受爾許磨折。今茲卽以舊時伎倆施之。新來學禮之侍兒。唯豐子夙心本願爲川島家新婦。又益以名父庭訓沙彈之來。初亦甘受。寡婦見沙彈弗痛。則非巨礮轟擊。無以見命婦之威。稜每日晨起。卽以百事指揮。取至難極困責之。旣成功而仍嗔責。無藝。初來豐子尙復容忍。至於再三。豐子亦不能忍。計非欲嫁武男者。則久已抽身而逝。唯情絲未斷。尙極力包容。寡婦見此。女木木遂。用以洩憤。侍兒則羣聚而誚。豐子。豐子計情人不必歸來。而茹苦已不勝其苦。知情之爲物。非佳品也。且豐子來時。寡婦忽挑動其故事。諺云常玉遺失。價忽連城。已死之妻。必且無過。今見豐子行事去浪子遠。甚以貌言之。以才論之。咸不如浪子之靈瑩而映徹。因之頗悔出之。已甚。又思惟其出浪子也。始招豐子入門。於是舍浪子不恨。而恨豐子以上之事。田崎。一知之。故山木發問。田崎不能答。但有微哂。知豐子及夫人之交惡。甚於本國之。

與中國也。

## 第二十章 武男養創

武男在病坊中。爲窗外鳥語啁啾驚醒。自披其幔。見晨曦甫出。影被窗紙。山峯仍籠曉靄之中。然深秋氣爽。野曠天高。樹間鳥聲細碎。似見窗奩啓處。鳥乃驚飛。蹴落一片黃葉。武男枕上閉目忍痛。後乃移動其軀。置於穩處。則又閉其目。時曉色初分。萬聲皆寂。忽聞鳴雞。武男復醒。然心緒潮沸。則又閉目而思。計自兵間受創而歸經月矣。股上爲炸鐵所中。深陷入肉。幸脰骨未碎。若他處少傷。初亦無恤也。同伴之大尉。身首俱碎。餘人亦多戰死。武男自計能生此間。亦似有天幸。初至病坊。熱力大熾。幸年少氣足。足與熱力相抵。熱減病輕。逾一月後。尙能少起而躋行。今心中所期。但有愈後更赴戰艦。初念求死而不死。及受傷後。而又望愈。旣愈而舊時之恨事復來。蓋人有生命而煩惱。卽隨之而生。蟬固能蛻。而人又何從蛻者。武男之恨。初爲兵事所蓋。無心及之。今臥病坊間。則舊事陳陳。若益以重息而取。

償於己者。顧人經大病廢理爲之一新而感覺亦變所快快於老母者心亦旋忘而浪子之身則爲己心房所裏藏於深處一思浪子如聞舊時歌曲發聲於悠渺之間田崎之來既詢其母並及浪子田崎防武男之怒匿豐子之事不敢示武男武男自田崎口中得浪子消息爲語無多已足鉤其眼淚是日下午正思及田崎方讀報章即又擲去引目窗外時同寓尙有一人以愈後歸船故武男獨居於是隔壁創人似醫生以電醫之故機聲弗斷機聲雜以秋雨之聲心乃逾困但注視林滴寄其無聊之思忽見院人入言有人寓包裹及木合與君武男舉目見有一童挾裹背上負木箱武男曰物寓自何氏童子遂誦其合上之封題武男曰吾乃不識其人汝爲啟其裹中爲何物童子啟之中爲紫布之包袱既啟則絨衣一襲白帶一襪一雙尙夾以裏衣數襲武男復啟其合則巨梨及香蕉均武男所素嗜者武男心躍躍而動問童子曰中有書乎童子四檢無之武男大愕卽曰取外裹之封題示我武男觀其筆迹知其人矣心卽大動知所寓決爲浪子試展其衣上

漬。淚。痕。無。數。卽。封。題。之。字。亦。似。手。顛。所。書。於。是。武。男。淚。落。如。綆。蓋。武。男。之。與。浪。子。  
 情。愛。一。絲。未。斷。卽。思。浪。子。果。死。尙。爲。吾。妻。卽。在。此。世。界。中。亦。未。嘗。離。我。中。饋。顧。此。  
 念。但。存。之。意。中。而。世。界。成。規。則。萬。無。自。由。之。事。其。母。以。武。男。名。出。妻。卽。外。氏。亦。認。  
 其。女。爲。已。出。之。婦。在。俗。眼。中。觀。之。二。人。絕。無。情。慾。武。男。此。時。忽。思。病。愈。後。能。否。力。  
 排。俗。例。仍。取。而。歸。之。既。而。又。思。國。俗。雖。改。然。此。事。仍。未。有。行。之。者。且。此。事。匪。特。不。  
 行。即。使。冒。行。亦。無。以。自。全。吾。母。於。是。迴。環。數。四。謂。人。生。世。上。胡。以。情。愛。一。節。亦。復。  
 不。能。自。由。百。思。不。復。得。策。但。私。誓。於。心。無。論。生。死。終。以。浪。子。爲。妻。用。自。寬。釋。已。而。  
 醫。生。至。言。曰。子。病。垂。痊。矣。醫。生。視。已。卽。出。少。須。夫。人。書。至。書。言。田。崎。歸。聞。吾。兒。病。  
 可。母。心。大。悅。惟。病。愈。醫。生。許。爾。行。動。者。趣。歸。東。京。母。尙。有。言。詔。汝。他。無。言。矣。武。男。  
 思。母。氏。何。言。言。必。續。娶。此。安。可。行。者。乃。決。計。不。歸。十一。月。初。旬。武。男。病。愈。松。島。船。  
 亦。修。整。至。大。連。灣。武。男。卽。以。運。船。赴。大。連。灣。歸。伍。臨。行。發。二。書。一。書。蓋。告。母。者。

自九月以來。人家至逗子避暑者。續續而歸。本地漁家。則於風日晴美時。恆見一少婦。將一老嫗。近海遊。眺漁人半知此。少婦慘極。見時多與鞠躬爲禮。此少婦。卽浪子也。人雖未死。希望全無。竟如垂滅之燈。欲滅未滅。秋深矣。尙無彌留之狀。六月中。同其姨氏。並歸東京。及聞夫家休書。病復大發。醫生言疾不可爲矣。家人戚煩憂不可止。而浪子則安心待盡。蓋命本一絲。復加以霹靂之力。震墜九幽之下。爲憎。爲愛。爲恨。已悉無知。但有麻木而已。覺雖生無味。欲逃此刼者。但有死之一字。計一死後。斬斷情絲。飛精於九天。依其死母痛哭。其遭際之不幸。故仰望闔摩直如福星之臨蒞。顧亦吝而不予。每日晨起。心中私祝。其必盡於此日。而又不然。於是者。一閱月。匪特不死。且微動生機。更一閱月。竟似漸愈之勢。天若堅留。不釋其行者。則直以淚珠洗面度此蕭晨矣。乃大恨。醫生胡以頻來保全。此萬無情趣。之生命。其不忍擲藥弗飲者。則又爲老人之故。不敢逆命而自殊。且老人在百忙中。尙偷閒臨視。至時必調藥勸進。浪子每聞其父足音。已急收其淚。至見老人喜。

動顏色謂已少瘥則亦倒收其淚向肺腑而流無敢令老人見之且不敢拒醫屏藥者是又有故知武男之待已決無離異之心尤知大歸之舉必不出自武男之意其寄衣送果使者遄歸言武男痛不可止浪子之心既慰且悲所謂慰者非謂有團圓之望特以萬重怨憤惟彼知之一縷情絲仍牽而未斷因之念父感夫益以醫生之術藝竟將浪子垂滅之火燦然復然九月之初浪子竟能起立與老嫗同赴逗子旣至逗子病復日瘡地偏心遠與病體爲宜有時浴罷開窗面海聞濤聲洶洶雜以秋禽之唱髣髴似過春陽待征夫之返顧者餘事則一如前狀侍疾者一嫗一看護之婦浪子逐日尙起臨窗飲食起居一如醫生所言無聊時則編花爲毬或哦詩排悶醫生每禮拜必至自東京或一次或二次不等至姨氏表妹及其繼母雖亦時來特無如醫生之懇摯而同窗女伴聞其臥病亦時以箋問訊顧皆時世之酬應無復懷誠而至浪子心中屬意之人惟一千鶴子外間消息及國家戰事均千鶴子自至厯厯言之自大歸以來川島家人已渺如隔世武男身

在數千里外尙懸浪子心目若川島寡婦思之輒復心痛卽偶一念及立卽以他事遣郤之及聞山木之女送入川島家爲侍兒初聞心爲梗然旣知武男之心絕不之戀遂亦消滅不復置念時心中所繫戀之二人悉在兵間自移居逗子而老父亦至廣島聞不久亦至遼東本欲赴彼送別而中將寓書力沮以爲不可俟勾當公務後再至而迎我時聞武男不在兵間或以天氣惡而成病莫赴前敵故雖無事養病而心則飛馳海上每日新報必購取而讀至九月之下旬始聞武男鴨綠江之戰武男竟在創人之列此夜乃直無睡而姨氏居東京中消息較捷卽馳告以創輕不死已赴佐世保醫院之中浪子少慰然心思飛越已旋繞武男病榻之側顧欲以書自通乃格於禮俗後乃覓得良法製衣送果以無名氏之書予之度武男見其筆迹必洞徹己心至十一月之中旬得一書自佐世保至浪子得之大哭時千鶴子及駒子同至逗子已小住數日及得書之明日始行浪子乃逾寂一人獨坐與死母影相嚮萬聲皆寂是日爲十一月十九日卽浪子死母之忌

日。浪子張其母影於壁間。以白菊花製爲花園。四旁環繞。時其母下世可十年矣。十年中。浪子一時未嘗去懷。顧往年之忌日。乃不如今日悲極之切。意果吾親在者。則滿腔悲憤。正可對母而宣。今寂然寡歡。積其極慟深悲。乃以一肩荷之。則覺重不可勝矣。因對影言曰。母何忍心獨行。乃遺我受此荼毒。思極淚簌簌不期而自落。尙憶死母未逝之前數月。一日爲極歡之時。浪子八歲。駒子則五歲。衣粉霞之衣。臂上以白櫻花爲標識。母攜其姊妹以馬車至馳名之照影家立木寓中。映相此影。卽當時所映者。光陰易逝。轉瞬十年。直同大夢。且十年中。母行但留此影而已。身又自娃而髻而鬢。終局爲棄婦矣。忽聞壁上丁丁作二點鐘。浪子聞聲如醒。則四顧無人。尙聞老嫗及看護婦在隔室深談。浪子無因自立。若有所事而竟忘其端。又無因自行出園。又自園門及於海瀕。海色沈沈。雲片聚而欲雨。海上寂無一舟。浪子沿海而行。心無所主。乃不知其所以然。沿途所見亦無一漁人。但見一女娃。攜一小兒。卽海灘拾貝。旣見浪子與之。曲躬爲禮。浪子亦笑答之。仍俯而

前行無心竟至不動。堂斗見飛瀑。此卽當春與其夫同坐而誓同生死之地。即踞其故夫坐處而坐。風景旣殊而心懷復劣。前此春光明媚。海乃鏡平。今則雲黑。如墨濤花撲向石磯。其聲震耳。海上飛鳥盡逝。初無片帆。旣坐則出武男之書。書中雖草草數行。自浪子觀之較之。萬言書爲夥。中有一語曰。吾無時無刻不念浪子者。但此一言已足以炸裂己心。不期向天言曰。此世界中有兒而天又胡以待兒之酷。兒愛兒夫。魂酥骨化而兒夫愛兒亦深情。如揭風箏中斷。是又何耶。今歲之春。吾二人在此誓同生死。海若聞之。頑石聞之。爲時未遠。海不枯而石不爛。而吾言已消歸烏有矣。嗟夫。吾夫今年之春。在此石上。今年春天在此石上。其餘乃不能更語。而襟袖琳琅矣。覺心緒潮湧。厯厯思及前事。骨肉面顏一一皆瞥過其前。旣苦憶親屬。又思及千鶴子。前日復告我以舊事。其人卽已同學。較長於己。可二歲。前二年嫁一年。少子爵姑亦鍾愛其人。惟子爵落落不能契合。顧已生兒而子爵以游蕩之故。竟休其妻。同學不久。亦奄奄以死。自念彼以不得夫憐已。則傷於

姑惡兩離異事殊而命同也浪子長歎以面視海愈思愈知世界之中無已廁身之地又念生在朱門不爲薄命惟早年喪母十年之中屈於繼母威稜之下剛剛嫁得可兒夫婿又復陷身於沈瘵因瘵而見屏其悲較死爲深果使恩情斷絕亦云瓦解冰消顧乃名分無屬而情愛尙深則萬萬不能自遣夫命途之蹇至於如是則生我又復奚爲母旣不祿纖纖者又胡以不從卽嫁夫亦恒人所有又胡以嫁此多情之武男卽得病弗痊又胡不早死於兒夫腕下百凡皆奢謂我尙得生耶勿論病根終未必除直苟延此悲酸之日月縱病魔都盡康泰如昔覆水旣不能收則亦痛心而死耳與其一死胡爭遲速早脫苦海一日卽一日等於生天今舍死之外無復餘望復含淚注視海波時迎面爲大島黑雲成屯濤聲亦漸洪巨風力大扇浪花起立如屋幾撲坐石之下而湘南之海立時化爲沸瀉浪花已濺及身浪子木木然但思及海底卽爲瘞身之地因憶人言死後靈魂可以自由計留之適爲病軀所絆不如歸盡則游絲一縷可以常繞武男襟底衣邊亦不爲

非福。今武男從軍黃海。此水即可宣通。吾順流而西。與武男遇矣。噫。決死於此。以遊魂見武男爲得。因力納武男。信於紳間。斗然起立。風力撲面。幾不能支。海聲如嘯。上挾松聲。萬聲震耳。浪子欲僵。忽大言曰。此正其時。不可外錯。母也。扶我父也。恕我。我行矣。卽去木屐。以手合其兩襟。張腕欲撲。忽有大呼。擒其背者。浪子遂暈。不復省人。

## 第二十二章 耶穌宣言

別墅中老嫗方爲浪子汎埽。浪子曰。嫗。淪茗以待。彼女冠欲來矣。日人稱奉教者  
代之女冠

嫗曰。其人良佳品。胡爲往奉耶穌之教。吾乃再思不到。是人爲教門中人。  
乃不剪髮。明其爲嫠。浪子曰。剪髮何爲者。嫗曰。凡奉教之人。死夫乃不剪其髮。且爲豔粧。思更醜也。旨浪子怒曰。孰告嫗以此者。嫗曰。吾胡不知。彼教之中。卽小娃亦魁岸不宗禮法。前此嫗有戚屬。隔鄰一女郎。卽奉教者。女亦佳品。後此入教會。學堂中讀書。盡易前此之態度。每逢禮拜。其母欲其助力。則怫然不可。竟日入禮

拜堂。且言家中不淨。不如學堂嚴潔。又絮絮怪其母不能理家。然雖讀書有年。至不能秉筆書收條。而女紅一節。令少縫紉。針痕亦非端整。父母深爲之憂。無婚家之可相。而女爽然謂欲嫁人。非其婚月得二百五十元者不之嫁。汝思其言不良異耶。惟其拘謹之女郎。一易而爲貳弛。乃顯然見其不類。吾思一入教門。性質立改。其中必有邪魅之術。浪子笑曰。據嫗所言。此人性質立變。然觀人論事。不能泥於一偏。據一偏之評量。萬非正論。嫗雖不敢復辯。然意殊不然。視浪子久。言曰。夫人宜少遠教門之人。爲得。浪子復笑曰。汝謂我今日宜拒此女冠乎。嫗曰。果各耶穌咸如此耶。耶穌者。亦何害。唯句嫗言至此。見簾外人影微動。且聞有聲。曰。幸恕我從後戶入。嫗卽立啟畫屏。見一纖小年可五十之女冠。入以風貌論。似逾五十。髮已斑白。衣黑衣。容色如蒙重憂。而眼光均含善氣。口角亦類含笑。其人卽老嫗所指爲耶穌。亦一禮拜前自海濱拯浪子者。其人姓小川。名清子。司某地育嬰堂。名培。以病肋膜炎。故前三月至此養疴。剛至不動堂。見浪子欲蹈海。

以英  
文譯  
之。不  
龍類故  
音不

力挽之歸。時老嫗點茶於外。旣以茶入。聞耶穌言明日將歸。浪子曰。嫗胡趣趣。吾適倂遇。乃遽別乎。清子曰。吾甚願在此小留。與君雅談。尤不願於君病中。決然舍去。遂卽襟間出小本之書。贈浪子曰。此爲耶穌聖經。君殆未及寓目。浪子者。固未及讀。卽其繼母夫人在倫敦時。亦曾入教。歸時叛之。聖經一卷。蓋同其敝履。故衣擲於舊寓。聽其霉蝕矣。此時浪子亦謹對曰。未之讀也。老嫗見聖經。卽疑邪術在中。則力守之不敢行。意行後。浪子卽爲所蠱。清子曰。君病愈後。讀之於尊患大益。設吾未行者。必常來講解經中精義。惟今日爲最後之一日。他無所言。但敍胡以讀經之故。請君聽之。且君罷乎。姑臥而聽。浪子曰。我何嘗罷。君且一一言之。老嫗不得已。亦爲易茗而出。清子以手按膝。少思後。卽仰面視浪子曰。人生至短。果於世界中得閱歷。則爲日又長。吾父爲武門中有權力之人。且多金。君應憶得小石川水道橋中。有地榆樹最多。今其地已爲人得。卽我生長之區。吾十二而喪母。父悼亡。誓不更娶。吾年雖少。家事均吾一人司之。吾有兄已娶。吾乃嫁與小川家。亦

爲舊勳。較吾家爲勝。吾年則二十有一矣。想吾嫁時。在君未生之十年。少經教育。謂女子宜躬操作。不敢言勞。顧旣嫁之後。竟有不能自忍者。時去明治歸政未遠。吾夫恆外出。夫家有五大人。及兩小姑。則所遭之苦蓋萬狀。翁尙善人。而姑氏則難事。而難悅。吾夫固已前娶。臨門遇窘。則潛逃而大歸。今老人悉歸泉壤。吾亦不忍。更作貶詞。綜言之。吾姑遇我。乃無人理。吾雖極力排遣。然仍悲不自勝。且一哭之後。爲姑所知。則又加以痛詆。已而維新國中大戰。江戶一城。亂不可狀。吾夫及父兄咸與新黨反對。因而博戰。兵屯於上野。而吾翁大病。吾又孕而及期。已而上野爲維新者所勝。吾夫逃入箱館。父乃不知所之。兄復戰死。妻孥蕩然。吾翁死。而吾子生。顛沛之事。一時同責吾心。麻亂不知所爲。時大將軍失權。斷我俸祿。吾所有遺產。維新後。一一入官。懷抱乳兒。將吾姑及老僕避難。踰箱根山。至靜岡道中。逃越。如在夢中行也。語至此。看護婦入視。浪子服藥後。自出。清子少閉其目。待看護婦行後。復言曰。此時大將軍幕士苦。乃不翅。大將軍失權。並失其祿。裏小路子。

爵亦退隱於下。吾前此歲入乃萬石。後此所得乃供三人。此尙大將軍餘蔭所及。嗟夫。當日欲得半豆餅者。乃不能購。可憐甚矣。吾姑尙欲美食。而爲婦者尤難。則備女工及爲人教孺子。得小資。助以養家。茹苦甘也。特吾姑仍如前之豪暴。吾夫尙在犴獄。老父蹤跡渺然。吾非爲此呱呱者。則視死如飴。此一年中。幾增吾十年之老態。後此吾夫出獄。復入軍隊。吾亦復踰箱根山歸東京。今之東京。卽前江戸也。時爲一千八百七十一年。逾年吾夫奉檄外出。家尙能立。惟阿姑暴厲如故。當時吾心所戚戚者。則不知吾父之耗。是秋吾夫赴歐羅巴。一日雨中。吾至小石川訪女友。回時以車。時雲盛雨集。吾犯雨行。而車行亦緩。吾見車人着油衫。手中執燈。泥濪沒踝。且行且喟。委頓不前。車至水道橋。燈滅。車停。車人請吾起。卽車箱中覓取燈。吾聞聲至。及燈火射面。則吾父也。語至此。清子以手掩面哭。浪子亦爲雪涕。聞隔室亦有歎歎之聲。清子拭淚言曰。吾卽下車。自承爲其女。引至左近飯莊。勸吾父少進食飲。父卽舉別後之情況告我。言自王師破上野後。卽逃避村間。

以力自贍。有時病發。乃無一錢。今與園丁同居。園丁爲吾家盛時之廝僕。吾父遂以引車爲業。吾驚喜悲痛。一時奔集腦中。至格格不能作一語。父趣吾歸。吾卽與父爲別。回家至晚。姑大怒。肆其罵詈。至疑吾有醜行。吾遂以遇父之事告吾姑。姑匪特不憐。且斥我自掩其醜。吾怒極立意逃就吾父。迨吾姑已睡。吾卽易衣作書別姑。置於六歲吾兒之枕畔。吾書方置。兒忽醒。引手抱我。請吾勿出。兒殆作夢。其止我勿行者。夢中語也。吾大驚。視之。兒轉側復睡。吾大哭。因憶及吾少時。吾母示以故事。其事適與吾合。乃不行。計容忍必有伸眉之一日。吾語多矣。汝不覺疲乎。浪子神聳志凝。淚滿於睫。搖首不能答。清子曰。吾在姑家。甚欲集得小貲。濟吾父。顧乃不能。則少鬻其衣。濟吾父。而父終無濟。幸有人薦吾至外國牧師家授音樂。卽以所得之錢。養吾父。牧師夫人待我厚。久之成爲良友。一日授我以書。令讀。即馬太福音也。汝啓此小卷第一篇是也。是時書爲譯文。吾讀之事迹太離奇。遂置之不讀。明年姑得風癱之病。病後性質立變。前此厲烈。後乃柔順。旦夕不能。

離我我每行姑必呼我我憐姑病則深悔當時包藏惡念將舍之而去遂盡吾之力助吾姑顧乃無術逝矣吾姑喪而夫適自外歸國吾遂延老父同居父旋以急病不數日亦死臨死時言曰吾倅得吾女侍我我死瞑矣然我心思之殊不能圖報於萬一後此吾夫亦自武備中薦升兒子亦長惟吾夫嗜酒爲陸軍中人之通病且放縱無檢然較之同伴尙知自愛軍中結習深一人莫能獨遁吾有時力爭夫笑不省於是屆一千八百七十六年之內亂吾夫官羽林大尉奉檄平亂於南服去後兒子得紅斑痧吾日夜照料時爲四月十八日兒子略愈少睡吾令下女出自治針黹以伴兒倦而少睡似聞有人入室坐於榻前張眼視之則吾夫也衣軍服浴血面慘白無人色余大呼而醒則夢也四顧乃無人而兒仍安睡吾心動汗淋明日兒病復重卽於是日歿矣吾抱而大痛忽得電文自戰地來夫已戰死清子語至此無聲聽者亦屏息屋寂然如無人逾時清子曰事已敗裂如是人生在世幾如不見有日月矣吾以爲容忍者或有平安之日不圖收局乃至於此時

吾方病。立擬其死。顧乃不然。而禍福乃弗自知。吾此時爲世界畸零之人。不能立家。遂鬻其產。寄居友人之家。方檢點家具。忽得此書。偶然一檢。書中忽有一語。適貫吾心。吾亦無心披閱。但以筆識之。自是以後。則時時翻此書。顧乃莫明其義。久之似有微明。頗洞是中名理。時牧師夫人已行。吾甚欲得一人發明書中奧義。已而機會至矣。有人薦我入教會女學堂爲保氏。是中司事者。爲少年夫婦。禮我甚至。皆基督教中人人極慈祥。閒時卽爲講解書中之理。於是吾入教可十六年矣。十六年中。無日不披閱此書。此心幾以是書爲杖。吾初以爲人死立已。不圖尙有長生之路。今知吾父身歸天堂。而眼前所撫之嬰兒。即可視爲吾子。遂盡去其前頭之苦。因希望在後。悉化而爲甘語。後視浪子曰。此卽吾湛深此書之緣起也。夫人遭遇。吾已略問其一二。常見夫人循海而行。似懷殷憂。久欲奉訪。拓夫人心胸。今乍逢復別。心滋弗怡。究之爾我交期。非同泛泛。但願勉自珍衛。勿謂世界中之不能容我。待尊患悉痊。願展此書讀之。吾雖歸東京。而思君萬不能置。清子明。

日行而所送之聖經。浪子則常置之枕畔。自謂大地之上。但有父母姨氏知我不圖。有此備嘗苦趣之人。乃以深情覆我。此足爲殘生之慰矣。於是時念此人。復讀聖經。心滋適然。

### 第二十三章 記旅順口事

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第二師團得旅順。此中國少年壯士大紀念日也千鶴子取新報讀之。大呼曰。阿娘聽之。母叱曰。閨女胡得狂喊。至是究何事者。千鶴子色頰笑曰。阿娘。千岩死矣。加藤夫人曰。千岩胡得死。其戰死耶。千鶴子曰。千岩之名在死人冊中。此真果報。夫人曰。勿爾。已又自言曰。千岩戰死耶。彼人乃能勇於報國。千鶴子曰。彼死爲佳。夫人不語。久乃曰。千鶴。凡人一死。人不爲憫。此亦可憐之事。千鶴曰。川島家寡婦不之哭耶。旣云川島娘亦知豐子逃出彼家乎。夫人愕然曰。確耶。千鶴曰。然。昨日豐子與寡婦爭。聞寡婦詈不已。豐子哭歸也。夫人歎曰。何人尙能久住其家。千鶴亦無言。去母子談心後二十日。戰地中有書裹小骨頭。至川島家。焦骨者。

不

如

歸

卷

下

53

千岩也。書則武男寄母者。中敍旅順戰事。前略。克旅順之二日。港內之船及船塢。均日本水師司之。中國壯士讀此者。亦捐心而動色乎。兒及同官均登陸。筦其事。日本之人得志如是。戰場中蒼涼極矣。兒行過養傷之室。見二人昇一尸。其上蓋以藍氈。尸面蒙以白布。兒似審其人。問昇者以死人之姓名。則千岩少尉也。兒揭其白布。觀尸面。面慘白。牙齒堅敵。彼攻椅子山。受創極劇。創後尙了了。交午而死。兒問千岩之同官。咸言彼此次戰極勇。攻金州時爲第一人入北門。以千岩之爲人兇醜極矣。而日本人爲書尙稱道其勇足。見日人之愛其同種矣。惟行事非正。擁貲亦豐。一日在貔子窩待士人極酷。軍令至嚴。千岩乃强行刦奪。大帥怒。幾斬之。尋乃令其以功自贖。今茲一死。前失容可蓋也。兒當此時。頗以千岩之尸自累。千岩之生。本與之絕。旣死則怨釋。迴思少時同學。如兄弟。今親覩其死。心頗憐之。請之上官火化其尸。寄歸遺骨。幸母葬之東京。俾安於鄉土。實則武男之在旅順所爲者。尙不止此。尙有一事。特不敍之。書中武男見尸之日。以岸上事集。歸船已晚。行次見邏騎執械甚嚴毅。大官策馬。下士立正聽號令。尙有士人竊

竊而觀。雖可後此行經一次。有苦工數人。方向火中。有一人曰。寒極矣。吾在本國得酒啜魚羹。不盡美耶。呼曰。吉。汝所衣者何服。乃甚美。吉時着紫綬之中國衣。吉曰。汝不觀源之所衣。狐裘可值四百元也。其第一人曰。源殊佳運。每次臨敵。彈乃不及。未嘗苦戰。所得滋豐。試觀吾身。但有此木棉之衣。禦寒之具。均失之大連灣矣。今亦當以物禦寒爲得。又有一人言曰。汝當留意。吾今日偶至人家。欲少加搜括。忽遇一清兵。自內奔出。執大刀。彼以爲吾將殺彼。乃不知吾殊無意。乃甚畏其兇也。幸吾輩兵至殺之。不爾。吾亦身首異處矣。第一人言曰。吾乃不知其人。地既失矣。尙留此待死。武男聞之。亦不審。竟徐徐向石步行。人少燈疏。左爲軍械廠之高墉。黑影倒地。右爲路燈。亦黯黯欲滅。見一瘦狗逐步。嗅地而過。武男依牆陰行。見五十步外。有二人影。觀其狀似軍官。一人高碩。一人瘦峭。二人且行且言。復見一人潛尾其後。武男大驚。然觀之初不甚審。伏行之人似有所顧忌而不即進。旣至燈光之下。知爲中國人。手中有物。閃閃作光。似手槍也。此中國人亦乘黑影中力。

追前行之二人。相距微遠。其人發槍。途中瘦人立仆。欲發第二槍。中胖人。爲武男。力創其臂。槍墜。刺客怒極。與武男鬪。胖人亦歸助武男。邏者亦集。遂得刺客。武男。用力急而喘。胖人視武男。武男亦對視。則片岡中將也。武男曰。公耶。中將亦異曰。武男汝。胡在此。武男不意中竟出片岡於險。後此爲浪子所聞。老嫗喜曰。吾主人。得武男君之力不少也。汝趣愈始足以對武男君也。浪子笑而不答。

### 第二十四章 武男歸朝

此一年自始及終。均戰事。明年正二兩月。日本兵得威海。此又中國壯士紀念日也北洋水師全軍歿。中國壯士記之三月中。得遼東。中國壯士記之北方。日師大勢絕盛。遼河以東無敵師矣。四月議和使者至。和約定專候簽字。於是歐洲三國出與其事。以遼東歸中國。此中國恥也五月杪。天皇自廣島凱旋東京。戰事畢。武男葬千岩骨灰。救片岡中將。攻威海。得遼東。皆有功績。六月中。師歸橫須賀。武男亦甯家。自與母別可經年矣。一年中驚奇之事。乃無數。而武男之氣亦平方在佐世保醫坊。雨夜。北方雪中失眠。

則心心專屬東京。旣歸見家狀如故。而侍者已經易人。母尙癱病臥牀。體仍健碩。田崎日必一來。來時爲理家政。井井然。武男旣歸。百凡如昔。而轉生其鬱鬱。食旣珍異。臥具亦佳。但苦不能貼席而睡。夜深至於一句兩句鐘以外。二日猶醒。心中如有所梗。此一年母子之間隙已彌。唯其中如何。則人亦無從識別。武男初歸。母亦欣悅。武男見母如恒狀。亦甚悅。但其中似有膜隔。不能傾吐其肺腑。母子相見。絕口不言浪子事。彼此皆知提浪子。則火力必爆。故冰釋不言。實則武男又烏能釋者。且物是人非。胡能自遣。又思今浪子果安在者。我歸彼其知之乎。然相距兩英里。不敢一至片岡之家。直若相隔一星。撻之遠。至於加藤家。亦不敢造問。百思不到。去年五月。與浪子別於逗子。乃成永訣。臨行浪子。遙呼早歸。餘音猶裊。然於耳際。今將向誰言。武男歸朝也。一日武男向橫須賀路經逗子。遙視別墅。綠窗深閉。初以爲浪子至東京。遂遙繞後戶。見茂平方刈草於園中。茂平聞足音。迴視。見爲武男。卽去巾鞠躬爲禮。曰。男爵幾時歸也。武男曰。歸僅數日。茂平汝亦佳乎。

茂平曰。幸託大庇。乃頑健。武男曰。汝一人在是耶。茂平曰。男爵夫人。卽曰。小姐。又曰。有病之夫人。於前月遷矣。留老僕在此。武男曰。得母歸東京。茂平曰。老主人未歸時。尙在東京。主人旣歸。攜赴西京。今尙留西京也。武男思至西京。病當少間。卽曰。以何時至西京。茂平曰。可一禮拜外矣。茂平尙欲有言。尋記得言之非理。乃默而不答。武男知旨。色赧赧然。相嚮移時。茂平曰。吾且開門。男爵入而試茗乎。武男曰。勿累爾。吾今至橫須賀。便道過此耳。武男望園中草。雖常雍而窗閉簾垂。黃熟之梅子。時時墜枝。玫瑰殘紅。狼籍滿地。咸帶溼香。人聲都渺。但聞蟬聲噪於樹間。武男與茂平別。垂頭而歸。逾數日。武男奉檄南行。家居僅兩禮拜。初無壯士凱旋還家之樂。在外思家。歸家又無聊賴。武男此去本從橫須賀登舟。以非時不得火車。則但就東海道乘車。於六月初十日出。道中蕭寥之狀。至於莫堪矣。

## 第二十五章 火車斗遇

時有三人自宇治出黃葉山寺門。一爲高碩之人。衣洋服。年鶯在五十以外。執金

鑲之行杖。另有女郎。可二十餘。執黑綢之雨蓋。第三則老嫗負小行囊。三人旣出。有三小車候於門外。立趨迎之。衣洋衣者。謂女郎曰。今日天氣良佳。汝其小行里許乎。女郎曰。諾。老嫗曰。得毋苦疲。女郎曰。是安得疲。我良欲步。老嫗曰。然則徐行。疲卽登車。於是三人信步而行。車則隨後。此三人一爲片岡中將。一爲浪子。一爲老嫗。昨自奈良來此。今日將赴山科車站。至大津。中將於五月中歸自遼東。一日與醫生私談。究浪子病狀。故二日以後。遂以浪子並嫗赴西京。在水濱覓清幽之逆旅。長日引浪子領略山容水態。以祛其病。其衣洋衣。不着軍服者。爲避人延訪。凡以柬請與燕者。均謝不往。此時國中幾不知中將何嚮。蓋中將之身。已爲浪子所獨有矣。日本采茶之候。適遇而隔嶺風來。尙挾茶香。尤有村姑伏采二度之茶。茶田中左近夾以麥田。時大麥已黃。鐮刀聲相續於耳。和洲遠岫模糊在碧靄之中。麥田盡處。見宅治川風帆葉葉悉露。其尖近處人家。午雞方啼。頭上片雲凝而不動。浪子此時微歎。少須自小道中見一村人夫婦。沿途相語。似飯罷同赴田間。

男子紳間着一鐮刀。女子牙黑。以白布裹頭。手中執茶壺。一見此三人。卓立互視。立趨至其夫側附耳。如有所言。於是二人咸迴頭視浪子。女子笑而露其黑齒。且語且行。至於隴畔。入諸葵花叢中而去。浪子目送其人。但見一戴草冠。一裹白布。漸漸移影入諸麥田深處。而沒。卽自彼間斗出歌聲。歌曰。若刀製自正宗。兮刈麥。不勞吾刀鏽。而莫斷兮。刀當奈何。我決不斷兮。仍寶吾刀。旨浪子聞歌。以目視地。如有所思。中將曰。汝罷矣。則引其手更行。謂浪子曰。光陰易逝。汝憶否。少時吾背汝行。汝則以小腳踢我。當時汝特五六歲耳。老嫗曰。嫗憶之。主人背汝時。小妹亦索抱。卽今而論。小妹亦樂。同來浪子微哂不答。中將曰。汝言駒子耶。吾歸時。將囊物以饋之。唯千鶴子之欲同來。其意甚於駒子。老嫗曰。然果千鶴子君同來。則沿途爲尤樂。惟欲問主人適所渡之河。非宇治川乎。其間多螢火。此地爲駒澤。與其情人深雪相遇之地。旨中將笑曰。嫗乃博聞。時事之變遷。詎人所料。吾少時。自大坂至西京。行必以舟。行客如納箱中。鬱乃不翅。吾二十歲時。曾遇一事。當大西鄉。

及海江田挾月照和尚至大坂後。忽有奇事。吾則力尾而前。匆匆間竟忘囊金。沿河步至大坂。且在夜中。其狀至苦。言已而笑。且曰。浪子苦熱乎。仍上車爲得。於是老嫗招車人三人。遂緩緩遑麥中小道。向山科車站中將前行。浪子見老子之髮已斑。知其心大務苦慮。且此次同父外出究之樂耶。憂耶。已身爲人棄婦。人間生趣都盡。但有待死而已。然試爲老子設想。則親女爲已所出。其焦煩悲梗。更有甚於已身者。正未可言。矧老子慈祥有恩意而已。形且夕委化。莫酬親恩。則費恨方且無窮。今欲少圖報稱者。但有僞笑佯歡。以博老人欣悅所能者。盡於此矣。此次之出。隨地勾留。欲廓眼界。且在東京購得絲縑。取其鮮明者。意歸送其妹。用爲紀念之物。浪子此時雖極念父。然亦無時不念武。男武男自到前敵。但聞力救其父外。餘事一不之聞。而心緒則匪日不屬。舍夢中相接外。實則莫知其處所。甚欲見其一面。顧乃不能自遂。此時耳中尙留村夫婦之歌聲。並觀其倡隨之樂。私歎此夫婦衣布而樂苦。則衣錦而悲。悲樂相較。又何如耶。不期淚落如繩。欲自止其悲。

則歎聲大作。中將一聞歎聲。即迴首而視。浪子雖不自支。尙笑慰其父。謂已愈矣。及至山科上東行之火車頭等車中。但有片岡三人。浪子之坐臨窗中。將則坐而讀報。少須自神戶有車東來。二車隔軌而停。聞開車門聲。脚夫呼山科聲而已。車汽笛已發。車身徐動。浪子自窗中望隔車。至二等車箱眼中。忽見一少年。以兩手支頤而坐。浪子大呼。幾不能聲。此少年亦失聲。呼浪子。其人則武男也。然車行交而已。過浪子。卽出身窗外。揚其羅巾。老嫗曰。小姐幸留意。即力挽其袖。防其外跌。中將執新報。亦引首外望。然車行如風。而浪子半身。幾出窗外。尙遙見武男。亦揚其素巾。口中大動。如有所言。車轉小山。兩俱不見。但有樹葉扶疏而已。聞汽笛作裂帛之聲。而去車已渺。浪子以手扶頭。伏於中將膝上。哭不可仰。

## 第二十六章 浪子死訣

七月初七之黃昏。有無數人聚於片岡府第。人人作聲甚微。以女公子浪子病篤。在彌留間。六月底。中將與浪子自西京歸家人迎於門外。見浪子病狀較前爲甚。

醫生大駭。謂浪子此去。胡以增劇。心脈之動。較前之病乃大異。自是日起。浪子房中燈火不斷。醫生足無停趾。長日往來。夫人繁子欲赴山莊避暑。乃亦莫前。醫生百計俱窮。老嫗匪神不宗。浪子之病終無起色。日益沈頓。吐血既數。心日怔忡。每病一發。則如醒如醉。時作夢囈。體乃愈羸。中將夜聞浪子歎聲驚起。卽病榻詳問。浪子氣短。然一見其父。則力支病軀。聲吐琅然。勉慰其父。若在精神恍惚時。則口中常念武男二字。是日爲醫生最悚懾之時。夜已向黑。諸室皆燈。人人皆不敢作聲。其寂有同墟墓。有年長之兩女人。自病房出。一爲加藤夫人。一爲清子。卽不動堂力拯浪子之人。清子自別浪子。久未晤。此次浪子特以書速之。加藤夫人語清子曰。君前日厚待浪子。老身深感盛德。此遭病中。甚欲見君。果知君至者。意思乃大懶。清子微歎。不能答語。卽亦不知所以答者。少須問曰。彼人安在。加藤夫人曰。彼在臺灣。此二字何可令中國壯士聞之。清子復歎。加藤夫人不能更忍其淚。但曰。彼若不在遠者。浪子委頓至此。無論如何。必招之使來。與浪子話別。然已至臺灣。又在兵艦

之中。語聲未已。繁子夫人入。千鶴子亦隨入。千鶴子附加藤夫人耳作數語。意至  
 偏迫。時寢室之中。銀燭四照。中陳廣榻。浪子臥焉。雙目皆閉。以白布衾覆之。蓋病  
 已二年。消瘦乃不類人。而類影膚作玻璃。幾通明。入裏然黑髮之光。仍可鑑人。牀  
 側坐一看。護婦以冷酒糊其脣。令潤。老嫗亦坐其側。眼眶深黑。時時拊摩其胸。屋  
 中無聲。但聞浪子氣息吐翕。浪子忽爾微歎。作聲問曰。阿嫗安在。加藤夫人曰。阿  
 嫩在此。因移榻近浪子之前。言曰。爾睡酣乎。因謂老嫗及看護婦曰。汝少出二人。  
 旣行。夫人愈近浪子。則以手分其髮。以淚眼視浪子。浪子亦靜視其嫗。少須。自枕  
 間出一封口之函。上加藤夫人言曰。兒死後。以此書授彼夫人。淚落如繩。卽納書。  
 於胸際。曰。如爾言。必親授武男。浪子以左手置夫人膝上。曰。尙有戒指。余釋至此  
於不能下時。浪子無名指。上有武男定婚之金鑽石戒。指自大歸後。凡川島之物。一一歸  
 之。獨此戒。指則寶貴。不還。因曰。此物吾攜之入棺矣。夫人復哭而點首。浪子眼閉。  
 少須。復開眼。微問曰。彼烏在。又何爲者。加藤夫人曰。武男乎。彼奉檄赴臺灣。若父。

將請之歸。顧汝有何言者。恣言之。此書必親授。浪子微哂。少須。二頰皆絳。胸際躍躍。作聲。淚亦少出。言曰。心痛不可忍也。乃更攢眉。以手拊心。夫人剛欲外出呼醫。浪子忽起力把夫人之手。作數聲歎。血大溢出。遂仰而弗動。醫生及家人咸集。醫生及看護婦相扶飲以止痛之藥。開近榻之窗。令入夜中涼氣。窗外月光適射。自林梢而出。中將及夫人繁子與加藤夫人千鶴子駒子及老嫗咸坐榻前。夜風徐入。微動浪子之髮。乃瞑然如逝。醫生以手按脈。以目視浪子。看護婦則秉燭照之。火爲夜風所襲。閃閃不定。欲滅如是者可十五分鐘。聞浪子微歎。脣吻亦微動。醫生又進以一匙葡萄之酒。浪子復微息。膠膠作言曰。娘乎與我同歸吾來矣。來。則竟張目曰。胡尙在此。醫生以目視中將。自立稍遠。中將卽前引浪子之手。言曰。浪子汝聽之。我爲爾父家人悉聚是間。浪子四顧。後則注目中將。悲不自勝。曰。阿翁勿戚。戚時中將執其左手。浪子徐徐轉其右手。亦並執中將之手。言曰。娘安在。者繁子。夫人亦進爲浪子拭淚。浪子則執夫人之手。曰。娘兒行矣。夫人脣動以手。

掩目逃去。加藤夫人方撫慰千鶴子令勿哭。則自至榻前引浪子之手。駒子亦至。跔於榻前。浪子以手按駒子之首曰。別矣。此時浪子氣復湧發。且喘。駒子顫慄。與以一匙之葡萄酒。浪子開眼四顧曰。毅一道子安在此。二人已爲夫人遣赴別墅。故浪子未之見。則亦點首若不知。此時爲何事者。此時老嫗淚被其頰。堅握浪子之手。浪子曰。姥老嫗嗚咽曰。姑娘容我同行也。家人力拔老嫗之手。推過。復室屋中。復無聲響。浪子眼口皆閉。面作死灰之色。中將復前言曰。浪子勿遽行。尙何言。告我。浪子聞至穩之聲。則又張眼矣。加藤夫人曰。浪子平安。赴尋爾母餘事。阿嫗爲汝了之。浪子又微哂。眼閉而氣絕矣。月光直射入門。照死者之面。然尙帶笑容。人則已逝。三日後。浪子之柩。瘞於青山中。將所交遊者。至廣會葬者。至多。卽浪子同學。亦咸蒞。中將扶柩而行人知浪子身世者。咸爲雪涕。卽行路之人。見老嫗遂棺。後作斷腸聲。亦爲之淚泚。蓋死者爲少年。則花園山積。獨有一家花園中。將屏去。則花園中有小牌書川島兩字也。

## 第二十七章 翁壻埽墓

浪子死逾四閱月。時爲下午之四句鐘。川島寡婦精神來復。啟屏門出遊廊之下。視水盆。見無水。則大怒。疊呼曰。松聲已。有下女繞出廊腰。更有一人亦至。色皆沮喪。寡婦曰。汝觀之。吾屢詔汝矣。時則執水銚叩盆。示以無水。二女侍咸默然相向立。寡婦曰。汝趣行。二女侍力奔而去。寡婦滌手罵詈。方欲入室。見一女侍至前。鞠躬如有關白。寡婦曰。何事者。女侍曰。山木君求面。寡婦聞名。作不屑狀。蓋山木自豐子歸後。屏跡不常至。寡婦聞山木發迹。則尤怒。常語女侍曰。人苟無良。必無善果。若山木之忘本。汝輩戒之。此時詔女侍曰。汝延之入。山木入甚踧踖。老寡婦言曰。山木君玉趾殊不輕涉。山木謝曰。本欲至而問訊夫人。以戰後事叢。不克分身。茲見夫人健旺。心滋釋然。寡婦曰。山木君。吾聞足下得錢多也。山木曰。亦特人言過許。實足數用已耳。卽有一侍者。將木盤。其中雜陳禮物。寡婦視已。言曰。謝山木君。睨我。山木曰。此區區者。安足云。武男君升中尉。尙未爲夫人賀。吾於報中見中

尉得寶星。且有酬庸之犒。生此公子。夫人宜中心喜悅極矣。今尙在佐世保耶。寡婦曰。武男耶。昨歸矣。山木曰。無恙乎。寡婦曰。人尙如恆。但未改童貳之性。今晨早出。尙未歸也。山木曰。武男君歸。夫人當尤悅。片岡家良不幸。今已過百日乎。實則此病殊不得愈。夫人所行事。乃有卓見。寡婦聞片岡二字。顏色頓變。曰。吾爲浪子之身。被忿極矣。醫資浪擲無數。兩家乃至於失歡。川島家人感呼。我爲鬼。此時歸葬。送以花園。乃不受。擲還。教人如何甘受。寡婦初聞浪子之亡。亦頗戚。及花園見屏。恨怒復生。山木曰。此何禮耶。誰則能忍。遂復飲茗。言曰。吾乃未及語夫人。吾女豐子行將嫁矣。寡婦曰。足爲君賀。增家誰耶。山木曰。是亦大學畢業生。在農商務省中爲司員。其人名曰。旬又沈吟曰。其人頗提挈千岩君者。又曰。語及千岩君。其死良可惜也。寡婦攢眉曰。兵凶戰危。旬爾女吉期諱。於何時。山木曰。後日耳。夫人果能光臨者。則爲寒門之幸。山妻應自來延請。顧以事集莫前。並望少主人爲我增光。寡婦點首。見壁上鐘交五點。武男胡以不歸。是日下午。有水師官兵將菊花

之圓。至青山塚上。天氣。逢秋。陽光。朗照墳臺之上。籬上野茶花。盛開。芳馥。動人鳥聲。細碎。鳴於樹間。所坐車已遣之。去地靜無人。但聞東市上人聲。囂然含微風。而至籬外。有人影行過。少須見其面。則三十許麗人。命婦也。二目盡赤。攜小兒可七歲。衣水軍之衣。其人先行。可數十步。童子忽曰。娘觀之後來之人。亦衣水師衣也。此命婦以手掩面。疾行而去。此水師官亦不之顧。則時時俯讀新塚之碑。行經一處。遂立而點首。推籬扉而進。中有數墳。水師官至一新墳之下。新墳上有松樹數陰。櫻花枯葉。堆落墳頂。碑上書曰。片岡浪子之墓。此水師官矗立。不復能動矣。少須乃大哭。武男自前二日由臺灣歸。五月以前至臺灣。在道中與浪子暫然一面。未久即得加藤夫人書。言浪子逝矣。既歸。即赴加藤家。乞示亡妻臨終之言。今日之至。埽墓悲不自勝。三年往事。潮上於心。顯然在目。第一憶及密月。次則伊香保之采蕨。不動堂之盟誓。逗子臨別之聚。首後此山科車站之晤。面浪子臨門。早歸之聲。尙依稀在耳。而歸時已非其妻矣。及再歸。則人已奄化。因大哭呼曰。浪子汝。

奚爲死時。秋風忽起。黃葉飄落。如積。武男拭淚。及於墓前。以樹枝埽其落葉。端其花園寘之墳上。自襟間出。浪子遺書。此書得自加藤夫人。時幾欲痛哭。今至墳前。始發其書。幾乎不辨爲浪子筆迹。字字欹斜。墨瀋散漫。淚痕滿紙。書曰。吾在世之日無多。故以數言囑爾。自大歸後。不期於此。世中乃與君一面。是帝力所使也。片晌之間。我幾不能自支。武男讀至此。立閉其目。如見浪子在車站招手之時。更一開眼。則斷墳在目矣。復含淚竟其書。曰。汝我二人所遭。乃至不幸。然我殊不怨一人。吾身歸土。而吾靈實在爾左右。此時忽聞有童子聲。曰。爸爸有人在是也。既而又曰。卽武男君也。此時童子執花奔至。武男大驚。急存其書。回首見片岡中將已及籬外。武男低首不敢仰視。忽覺有人執其手。則中將也。二人相見大哭。中將曰。武男君老夫心碎矣。二人對立移時。無語。中將徐曰。武男君浪子雖亡。老夫仍以培祝君。武男悲咽無聲。中將曰。武男君勿悲。當思其遠且大者。凡人遇蹇。連多足。以助男子立其宏業。老夫與君別久矣。今且同行至老夫家。論臺灣事也。

日仍  
本脫  
入國  
之榮  
愛尼  
國見

# 唯一無二之奇書 記二宮清

洋裝一冊定價五角

內容

記爲前清駐法公使裕庚君之女德璘女士所撰、女士入宮侍慈禧太后一年，故知宮闈事甚詳。慈禧於近年國事之關係，可謂重要，書中所記，凡庚子後變法之真相、外交之實情、與夫德宗末年之幽廢、端肅諸人之被誅、戊戌之政變、庚子之拳亂，其實際爲外間所不能知者，均時時由慈禧口內流露而出。至於慈禧私蓄之美富、性情之乖僻、政見之卑陋、游嬉之荒縱，又如宮中禮俗之奇異、肥色之奢誕、宮眷之童駁、閨宦之險毒，皆爲吾輩腦筋萬想所不到者。女士身歷目覩，一一記載無遺，則此書實合政治小說、歷史小說、神怪小說而兼賅之，可謂無奇不備，有美必臻。閱之令人目迷五色。

商務印書館出版

# 最有興趣之小說

林

說

陸續出版

每集二一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

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

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爲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商務印書館發行

壬九三二號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不如歸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原著者 日本德富健次郎  
譯英者 日本鹽谷原榮

仁和魏林

發行者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北京上海棋盤街中市  
濟南開封奉天龍江吉林  
長沙太原西安成都  
杭州桂林漢口天津  
福州廣州重慶  
潮州南昌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